

1912

年

卷

第

16

期

第

小説時報  
十六號



artist's mark

# 相片登報須經本人應許

凡來本社影相其照片如欲登入  
婦女時報或小說時報者須囑咐  
本社即當照送照登如未經本人  
囑咐及應許本社照片決不漏出  
此佈

泥城橋西民影照相社啓

# 小說時報第十六期目錄

(一) 短篇

巴黎斷頭臺

(心一譯)

曼黛

(心一譯)

八萬九千鎊

(英國資倫特著)(瘦鵝譯)

(二) 長篇

結核菌物語

(天笑)

白四哥

(法國大仲馬著)(毋我廬)

拿破崙

英蘭戲劇家巽氏原著(綠衣女士)(冷)

姻緣誤

(三) 雜記隨筆

平等閣筆記

尊卿漫錄

## 本報通告一 (本報大綱)

(一) 本報主意投集時下新著繙譯外國名作以及筆記圖書等類貢獻社會

(二) 本報所集種類為短篇長篇小說為函本為筆記為異聞軼事為寫真

(三) 本報募集各種章程另詳後幅

(四) 本報每年共出十冊十冊之外另出增刊一二冊如定常年者不另取費

(五) 本報自十二期起加增小說雜談一門如平日喜閱小說無論新舊無論東西或述其異點或加以評論或有所成解均望投本館以便彙錄(其募集章程錄後)

### 本報通告一 (購稿章程)

(一)購稿 如願售稿本報者價直略分三等第一等每千字兩元半第二等每千字一元半第三等每千字一元

(二)徵稿 本報如遇命題徵稿時價值等第各以其題之難易長短臨時定價

(三)投稿 如有異聞逸事崇文宏論詩記歌詞等類欲藉本報發表不願取資者本報苟經登錄亦必略有報酬用答高誼

(四)原稿 無論購稿徵稿投稿既承惠寄登與未登原稿一概不能寄還以免寄失寄誤等種種糾葛尙祈原諒

### 本報通告二 (寫真募集章程)

(一)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

(二)風景 乞註名勝及在何地

(三)風俗 乞註事狀及在何處

(四)凡發出後即奉贈本報一冊

(五)來件須書明寄上海小說時報社收

(六)登與不登來件概不寄還

### 本報通告四 (募集小說雜談章程)

(一)原稿 凡投小說雜談稿者須將小說原本之書名發行所著者譯者人名以及價目等詳細注明

(二)字數 除注明原書之書名等外所投之稿不可過至三四百字以外

(三)報酬 投稿者欲得何種報酬 (或照購小說例或則照徵募寫真例) 請於投稿上書明

(五)如有未見諸小說而可為小說之資料者亦可與上例同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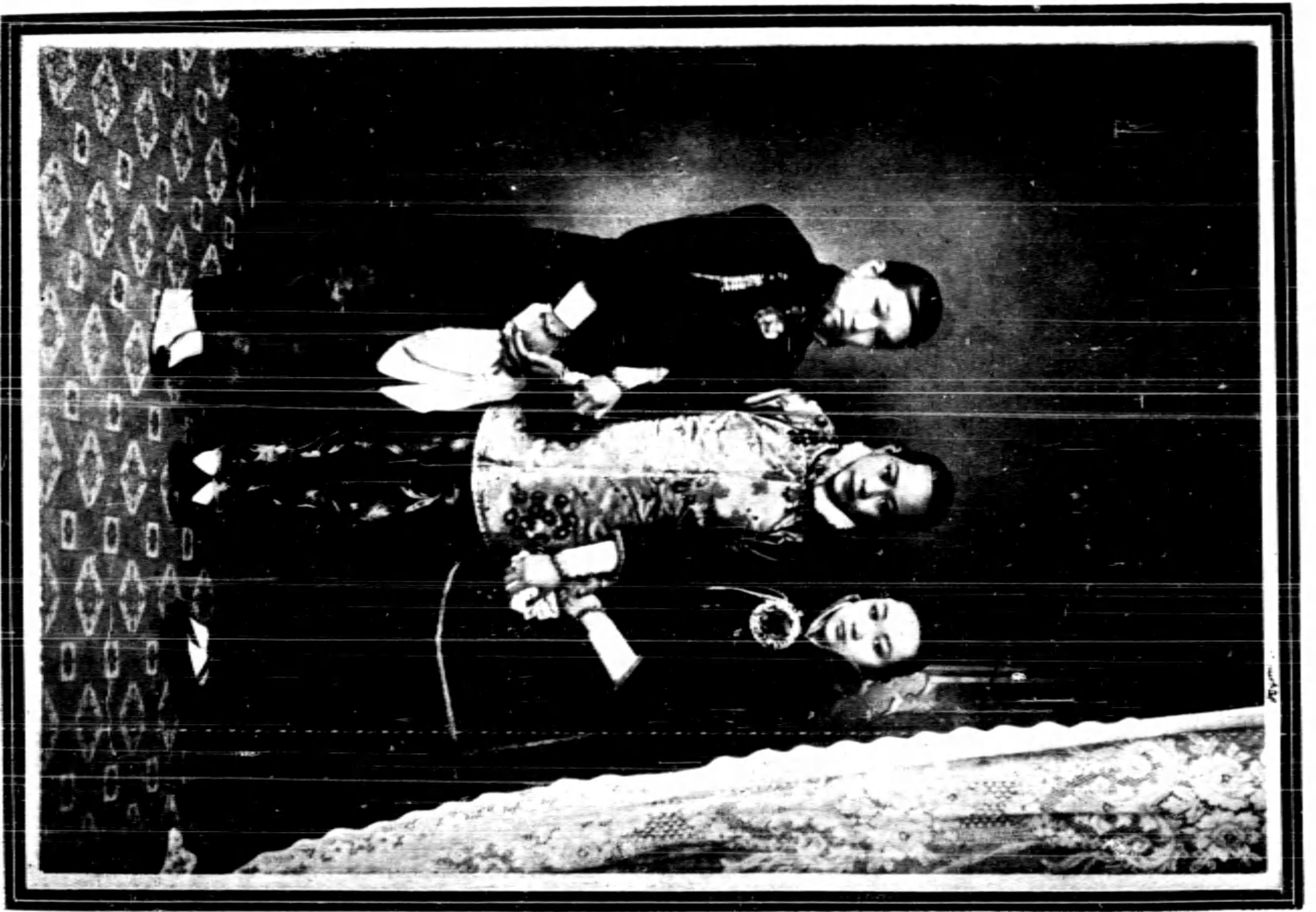


姊妹子四小花名陵妹



閣雲巧海上

出金花 錦繡閣 葉蕙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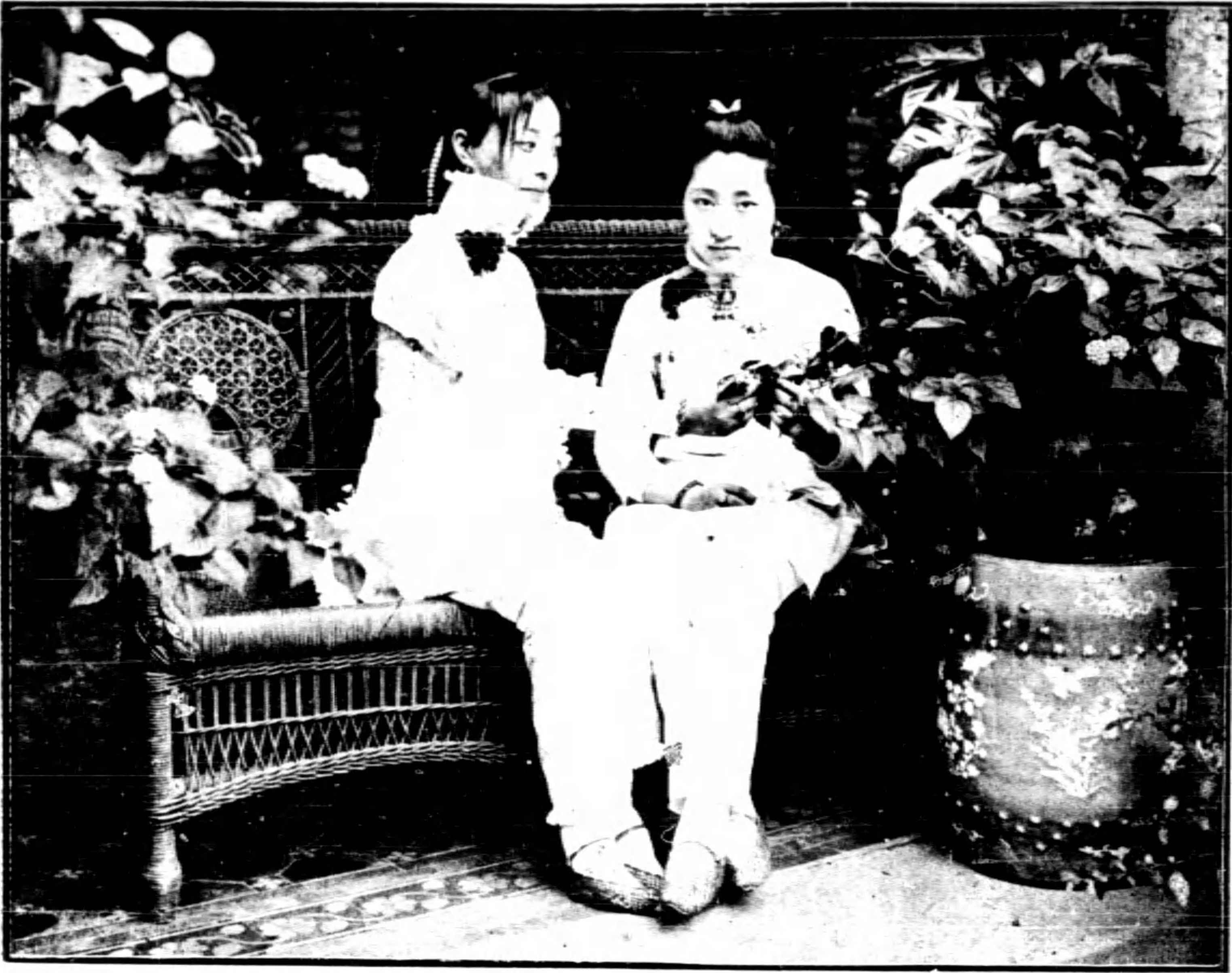


張倩雲 張倩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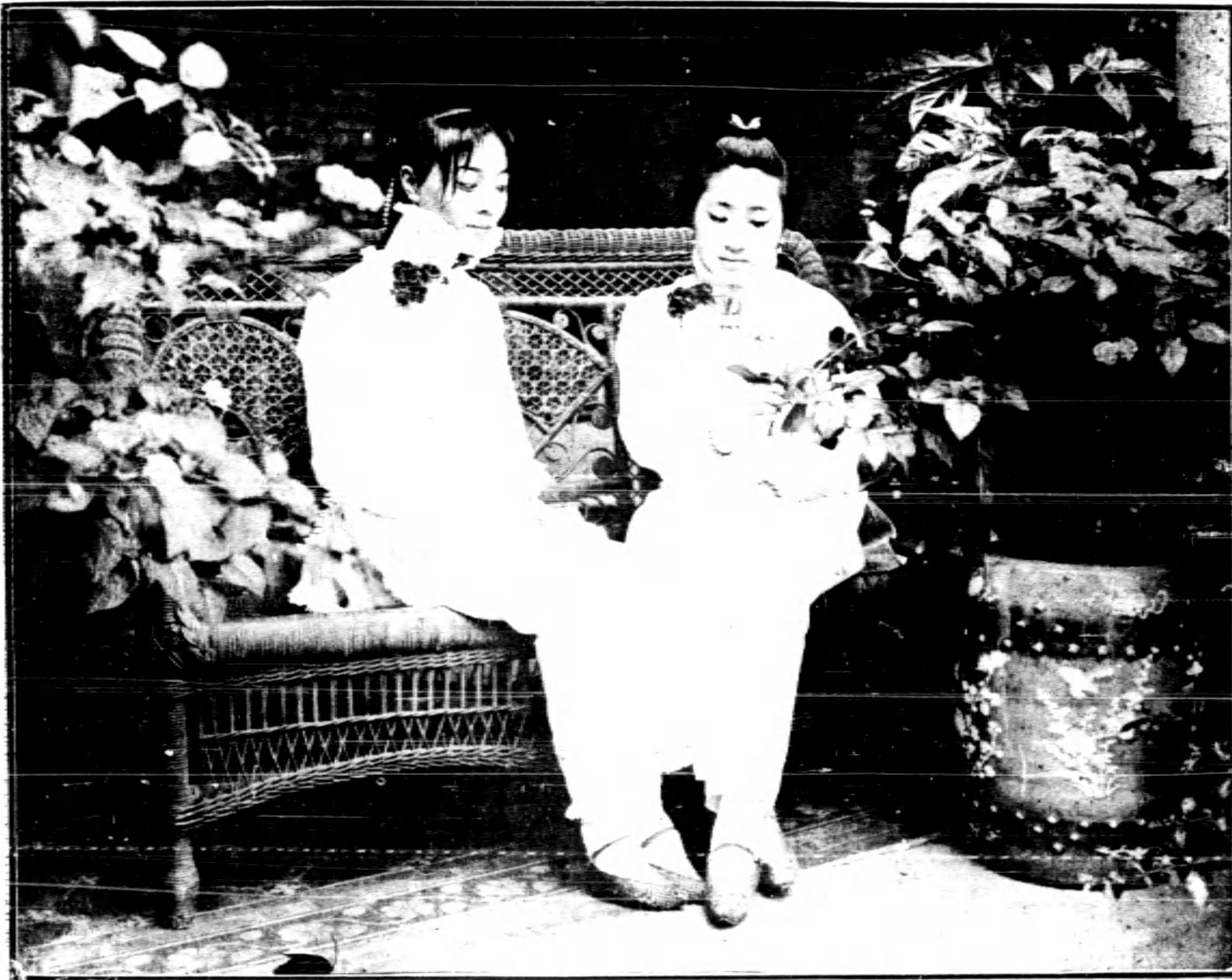




(舉目平視之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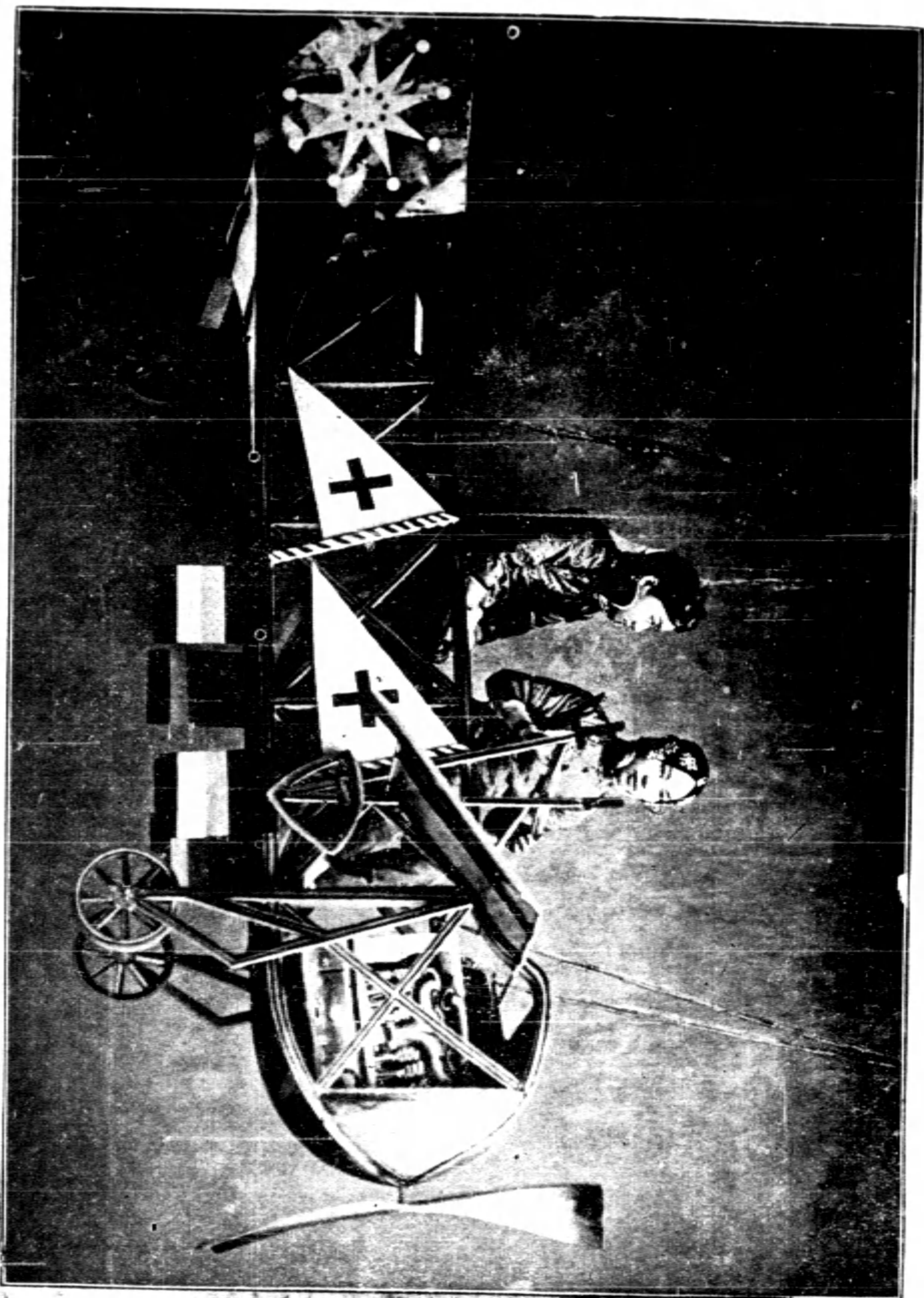


(俯首弄姿之態)



左係靈 犀館現 住迎春 坊四街 即前嫁 黃某之 下堂妾 三馬路 之巧雲 關也 右係怡 紅別墅 現住清 和坊一 街 李君 少穆 在展 虹園 攝贈

孫 鳳 雲 湘 如 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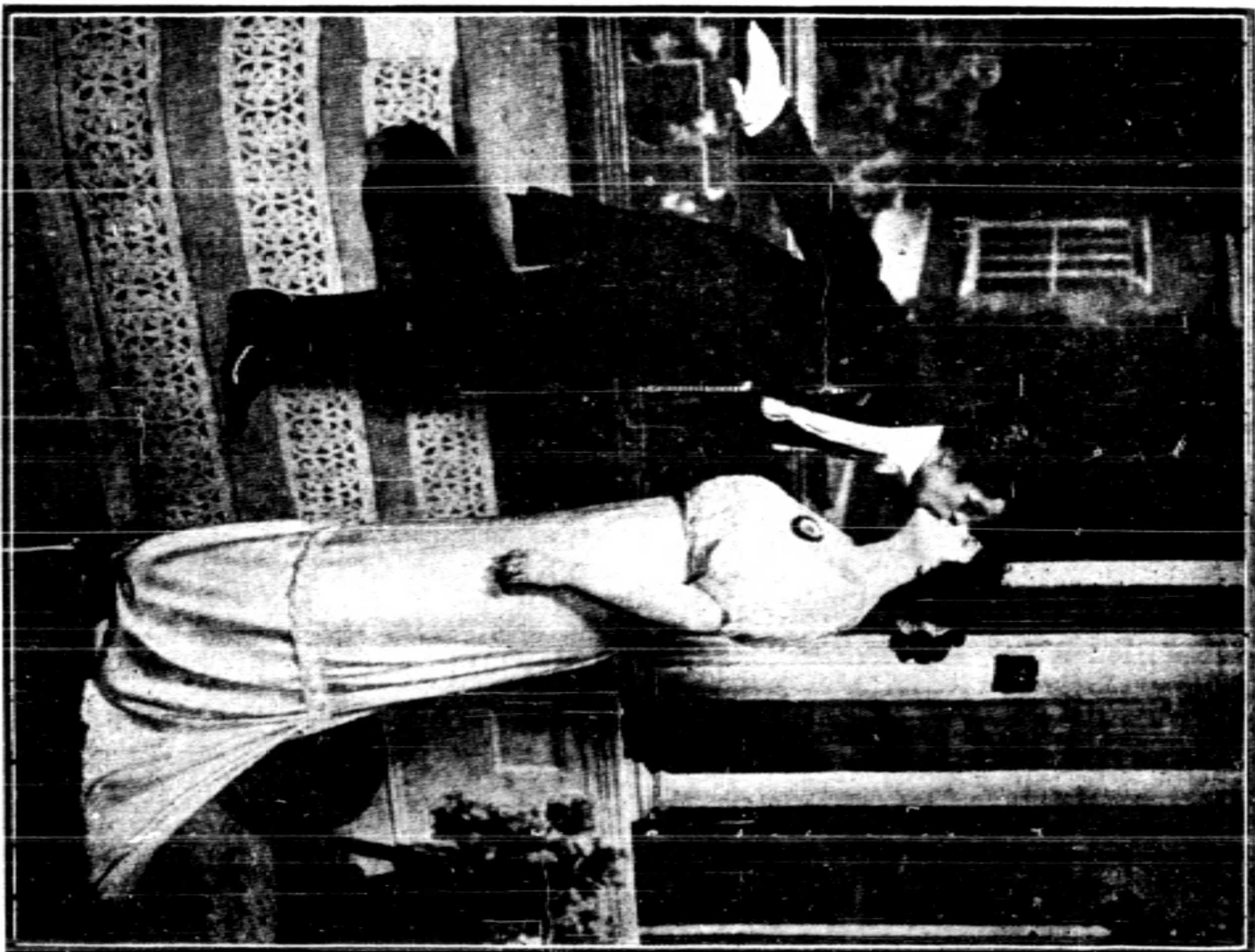




新 婚 之 第 三 日



最 樂 之 一 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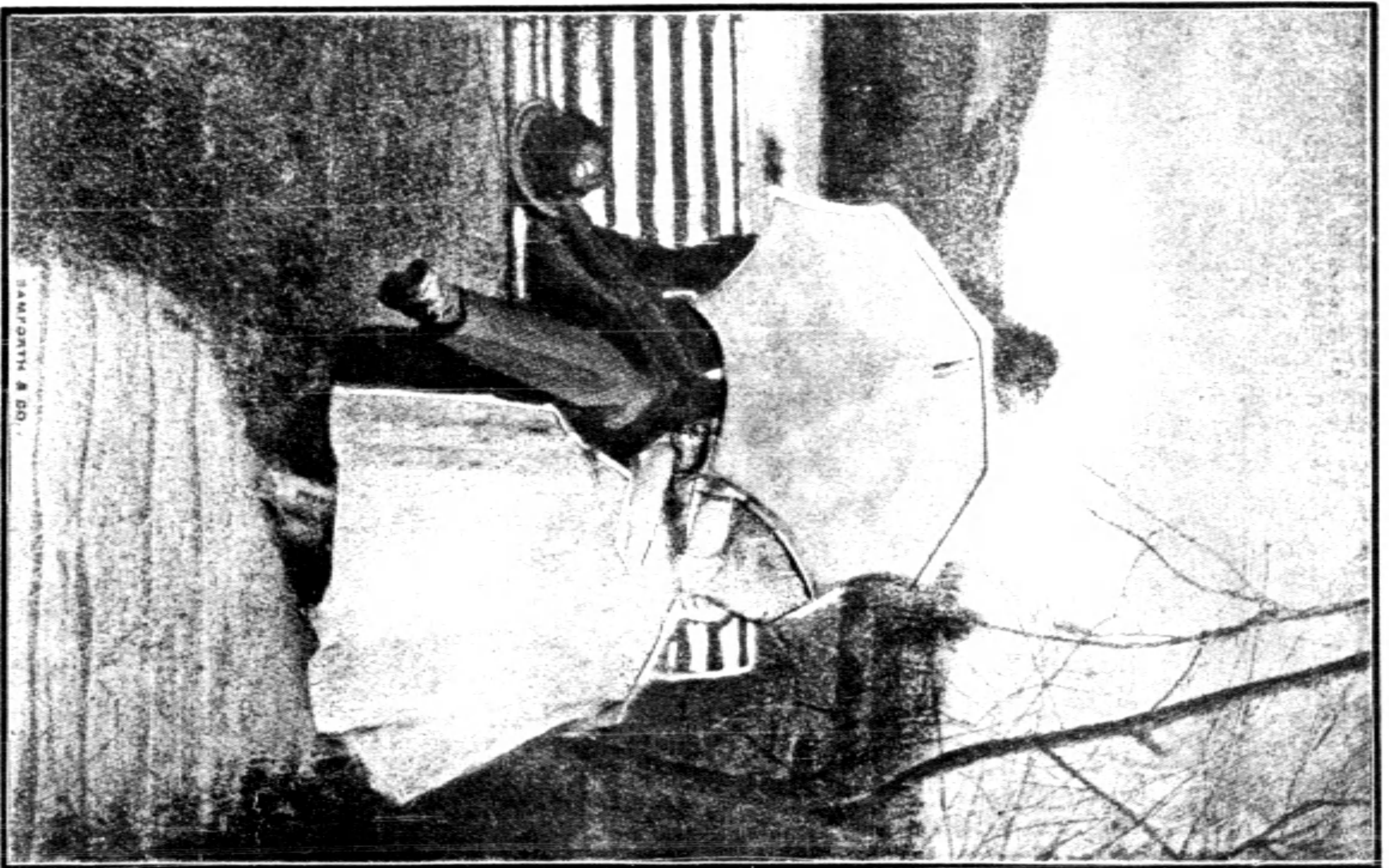


新 婚 之 第 一 日

● 劇 名 洲 歐 ●

枝頭落盡無餘葉。絲絲清露如霜。分明交頸睡鴛鴦。妒他絲織遮了影雙雙。假人。一晌剛相見。百般嬌韻彷彿。泥他無那解香囊。手持羅帶此際意茫茫。

(調寄臨江仙題月下織底情話圖)



桃。類。櫻。唇。合。與。離。個。中。情。景。耐。人。思。依。稀。震。日。新。娘。子。障。面。遮。羞。却。扇。時。  
一。織。不。將。上。下。分。任。他。涼。露。濕。羅。裙。儼。然。半。截。同。功。繭。罩。住。鴛。鴦。鴛。鴦。看。不。清。

此英國公園中月下攝影之真景也攝此影者即成名信片風行一時樽客游倫敦特購一紙寄贈題名為織底情話圖

(圖話情底織下月園公)

短篇名譯

法國革命小說 巴黎斷頭臺

(心一譯)

第一章

當法蘭西革命風潮劇烈之際倫敦有故家子樂斯者少年倜儻豪縱自喜富有巨萬而居家無所事事日惟詣郊野獵狐兔跨駿馬馳驟村落間積久頗厭此中况味漸覺鬱無聊賴乃約其摯友捲雷至法國觀流血慘劇一日爲二人束裝就道後之第三日二人在法蘭西一逆旅中捲雷倦而假寐樂斯獨與逆旅主人閒話逆旅主人曰革命時代頭顱大賤君等冒險來此何爲樂斯笑曰余儕欲往巴黎觀流血耳逆旅主人曰流血之事何地無之何必往巴黎哉此間有薄加堡者堡主人薄加公爵已物故遺一孀婦及一子二女其前妻所出一女已長而公爵夫人所出一子一女則均甚幼公爵夫人美而賢頗得左近居民之歡心意居民必不之仇遂不遁走而此間尙有一貴族男子亦遲遲未行其人爲馬里伯爵馬里堡之主人而薄加公爵長女之未婚夫渠之所以不行者不忍棄其所歡而去也余聞革命黨人將以今

夕。攻。馬。里。堡。捕。伯。爵。而。殺。之。樂。斯。曰。伯。爵。之。爲。人。若。何。逆。旅。主。人。曰。伯。爵。以。兇。狂。著。殘。虐。無。人。道。吾。國。之。所。以。有。今。日。者。此。輩。實。爲。罪。魁。馬。里。伯。爵。之。惡。事。至。多。然。渠。已。濱。死。余。何。必。更。揚。其。惡。渠。今。夕。必。不。能。免。但。其。僕。爲。余。言。渠。今。夕。將。往。薄。加。堡。晚。餐。也。樂。斯。頓。足。曰。寧。不。將。貽。禍。於。公。爵。夫。人。乎。逆。旅。主。人。曰。伯。爵。之。爲。人。外。狂。悖。而。內。怯。設。聞。人。將。殺。渠。渠。必。求。公。爵。夫。人。之。保。護。公。爵。夫。人。固。人。人。所。愛。戴。者。也。樂。斯。曰。公。爵。之。長。女。作。何。狀。者。逆。旅。主。人。曰。君。謂。麗。姍。乎。其。爲。人。慧。而。麗。樂。斯。曰。然。則。渠。何。故。與。狂。悖。之。馬。里。伯。爵。訂。婚。約。逆。旅。主。人。曰。女。郎。迫。於。父。命。耳。公。爵。生。時。嘗。有。所。求。於。伯。爵。伯。爵。慕。麗。姍。之。美。乃。言。設。以。女。郎。嫁。渠。始。肯。爲。盡。力。公。爵。不。得。已。而。許。之。三。年。前。公。爵。病。危。迫。其。女。踐。約。麗。姍。不。忍。拂。阿。父。意。乃。與。此。狂。暴。之。伯。爵。訂。婚。約。唉。設。以。女。郎。與。伯。爵。較。者。則。女。郎。爲。天。仙。而。伯。爵。直。一。狼。耳。樂。斯。曰。伯。爵。伏。誅。則。女。郎。自。由。矣。逆。旅。主。人。忽。曰。余。聞。輪。聲。轆。轆。其。有。旅。客。至。乎。君。其。恕。余。逆。旅。主。人。旣。去。樂。斯。對。火。凝。想。憶。於。三。年。前。曾。在。巴。黎。值。女。郎。爾。時。覩。女。郎。半。面。即。傾。慕。不。置。其。後。遂。常。繫。夢。魂。樂。斯。方。尋。思。間。薄。加。女。郎。娟。秀。之。風。致。嫵。媚。之。恣。態。及。其。玉。準。霞。頰。明。眸。皓。齒。一。一。現。於。目。前。良。久。始。豁。若。夢。覺。思。此。時。正。革。命。黨。人。群。趨。馬。里。堡。時。設。於。馬。里。堡。不。得。伯。爵。者。黨。人。必。詣。薄。加。堡。而。堡。中。兩。弱。女。子。何。足。以。當。衆。怒。方。念。及。此。其。游。侶。捲。雷。忽。寤。樂。斯。曰。君。夢。醒。乎。捲。雷。快。快。曰。余。頃。夢。登。巴。黎。之。斷。頭。臺。其。狀。乃。至。可。怖。余。頗。悔。離。英。而。至。此。余。寧。在。故。鄉。獵。狐。兔。也。今。盍。痛。飲。以。銷。愁。乎。樂。斯。曰。君。毋。思。鄉。余。儕。之。所。以。離。鄉。里。而。至。此。者。蓋。以。

生平未覩流血之慘。故欲往巴黎耳。今則無須詣巴黎。此間便將演流血之慘劇。捲雷曰：信乎？言次，逆旅主人引二男子入室。逆旅主人介紹曰：此國民代表史格。此其秘書官國民鐵蓋。史格身長而肌膚瘦損，眼眶深陷，目光透濃厚之睫毛，而出灼灼視人，其狡黠之態，流露於不覺。披長袍冠上，插一絕小之三色旗，以自示其爲共和黨人。其秘書官則矮且小，裝束與史格相類，而其奸惡似尤甚於史格。二人旣與爲禮，樂斯曰：余儕均英人來此游觀者，貴國今日之情狀與吾英乃大異。吾英人大都安居樂業，不圖鄰國之民乃日日送人登斷頭之臺。當樂斯語時，有譏刺意。國民代表聞之，盛氣曰：余爲革命黨人，君忘之乎？君欲往巴黎者，何敢向余妄言余爲巴黎國民之代表名震全歐之革命團體甲谷會之會員而革命大首領陸伯史披爾之至友。汝乃敢開罪於余乎？鐵蓋曰：誠然誠然。國民代表史格之爲人，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樂斯曰：謝君忠告，然爲我護照署名者之勢力較國民代表史格之勢力爲尤巨也。捲雷盍去休。史格以身當門，大怒曰：汝共和之蠢賊哉。余必不汝忘。樂斯曰：勿當我路。史格默然探手於囊，若將出手鎗。樂斯厲聲曰：汝聞之乎？余命汝勿當我路也。史格益怒，旋任樂斯行。樂斯乃與捲雷俱出。至旅舍外，捲雷曰：此輩小人不值君一怒也。樂斯曰：余固有深意在。余知此輩之來必有因。余特拂其意，俾余儕得脫。而至此然後歸而竊聽其語。余知其盛怒之後必不愼於言也。樂斯言至是，便爲其友緬述逆旅主人語述。竟捲雷曰：是何與汝事者？樂斯曰：薄加堡之女郎，卽余生平所最愛之人。捲雷曰：汝真妄言哉。余不信。有

所謂情愛者。余生平最惡婦人。余惟好駿馬及獵犬耳。樂斯曰。女郎之外。猶有公爵夫人。尙少艾。而公爵夫人有小兒女二人。捲雷曰。小兒女耶。余最喜與小兒女戲。樂斯曰。君今待余於此。余將往作偵探。樂斯返身詣旅舍。行數武遙。見馬里堡已火起。乃疾行入旅舍。潛詣國民代表所居室之鄰室。微窺之。則國民代表方與其秘書官對酌。聞史格欣然曰。今夕誠我報復之時。我囊中有陸伯史披爾之手書。命余執公爵夫人全家往巴黎。設麗嬾願爲余妻。則盡赦之。吾大首領陸伯史披爾知余曾爲薄加公爵之僕。後爲公爵所擯。夫公爵之所以逐余者。蓋以余深愛其女。一日余強擁麗嬾於懷。將吻之。麗嬾啼拒。色變而聲嘶。公爵奔入。大悲以馬鞭鞭余。余遂遁而至巴黎。然余終弗能忘公爵鞭余時。女郎之猥笑。史格言至是遽起立。狂笑曰。今夕今夕。其人乃在我勢力範圍之中。余將先今日覩其未婚夫之伏誅。然後迫令與余結婚。鐵蓋曰。國民代表女郎必允諾乎。史格曰。必允。必允。渠欲脫全家於死。安有不允者。至於復勒納之革命軍。此書足以制之。言次出陸伯史披爾之書朗誦一過。旋曰。革命軍今當在馬里堡執得馬里伯爵。便將往薄加堡。余儕更盡瓶酒。亦須往薄加堡矣。遂呼逆旅主人而逆旅主人不至。史格曰。余儕盍自入酒窖取酒。鐵蓋乃隨之入酒窖。樂斯潛尾其後。俟二人俱入。便闔其戶鎖之。而納鎗囊中。乃入史格頃間飲酒。處見陸伯史披爾之書。猶在几上。急取納囊中。更取史格及鐵蓋之長袍及冠。始由旅舍後戶潛出。疾馳至捲雷立待之所。



第二章

當史格醉述薄加女郎事時女郎方在薄加堡之應接室中室中未燃燈一燭置爐架上光細裁如豆而爐中餘燼猶紅與女郎之白衣相映女郎面色甚白惟兩頰微赤爲爐火之光所射乃益形其鮮妍項際巨珠一串鑲鑽石一枚在此昏暗之室中爲火光所燭精光四射室中於女郎之外惟馬里伯爵一人伯爵握女郎纖手微語曰麗姍盍遁乎余頃聞有亂黨自復勒納來首將襲擊我堡其後或將來是卿盍敦勸公爵夫人卽行余儕安抵英國之後當卽成禮寧不大佳伯爵言至是舉女郎之手將吻之女郎斗似觸電遽退縮返首視窗外踰頃退坐一巨椅中凝視爐火若有所思伯爵便就其側一椅旣坐乃曰麗姍卿豈猶以薄加堡爲安樂土耶此間居民雖愛戴公爵夫人若母然復勒納之亂黨寧肯計及此者卿不見此間貴族之堡大都已空乎此輩實怖死耳否則棄家離鄉何爲余今乞卿敦勸夫人卽行女郎曰渠不願行也伯爵曰然渠不可不行卿果愛余者卿當強之卽行唉惜卿不我愛耳女郎凝視伯爵徐言曰余誠不愛君君許余毀約乎伯爵曰是則不能卿今雖不我愛結婚之後余能使卿愛我也麗姍卿妄信人言耳世人皆不我知也麗姍余愛卿者余愛卿之情絕濃摯也伯爵言至是跪地上握女郎纖手舉首睨女郎面兩目注視面色灰死女郎靚狀微顫伯爵已覺之遽起歎曰上帝乎余寧能屢屢忍受女郎之鄙夷者然而女郎誌之汝終必爲我妻也至是女歎亦起立傾耳而聽若有所聞旋曰是何聲也伯爵趨

窗前細聲曰復勒納之赤冠黨來矣數分鐘後此輩當抵此余儕其遁余儕其遁設公爵夫人不願與余儕俱者余儕亦須遁也女郎聞之獰笑已而冷然曰君何卑怯乃爾君欲遁獨行可耳余則決欲與公爵夫人俱言次公爵夫人倏入室女郎急趨就之公爵夫人曰何事伯爵曰革命黨轉瞬且至但遁猶未晚公爵夫人搖首旋曰此輩斷不至侵及余儕也伯爵曰然來者爲復勒納之赤冠黨此輩寧知夫人者但知夫人爲貴族中人耳公爵夫人曰余殊不懼然君則大危頃我僕人來言尊宅已爲亂黨所焚此輩之所以來意蓋在伯爵耳伯爵默然條聞堡外狂呼聲氣魄悚駭毛皆森豎木然視公爵夫人旋又視女郎而堡外呼聲益近其駭人乃大似羣狼之嗥伯爵返身遽行麗姍朗聲曰伯爵今與君長別矣願君安抵樂土言訖嗤然而笑伯爵聞笑聲大慚若受人鞭然既已至是亦無如何返身與公爵夫人及麗姍爲禮訖轉瞬已出門而去麗姍歎曰愛我者竟如是耶公爵夫人默然立窗前眺望時亂黨距堡益近衆大都持炬且呼且行其一部分爲婦人均獰目而視醜惡異常公爵夫人曰余設與此輩言渠等必散去度此時伯爵當已遁走此輩不得伯爵則必不我擾也言至是斗聞履聲籍籍入者爲一十二齡之童子般屈倫尙有一幼女尾綴其後則般屈倫之妹賽雪兒也公爵夫人急曰若輩其返汝室般屈倫曰余儕寤居此與阿母俱余頃聞人言有惡人將來堡用特握白刃而來阿母其勿怖余能護阿母也公爵夫人曰兩兒其返阿母在此殊安無須怖也然般屈倫終不願去賽雪兒則大怖且苦寒匿麗姍身畔麗姍曰任其

居此可耳。俟亂黨至窗下，當卽與之語。公爵夫人乃唯唯。時樓下諸僕婢均駭極，蜷伏一隅。堡門則已堅閉，且加扃焉。而革命黨人已於是時入堡前之廣場。一革命婦人持赤幟，狂呼曰：「馬里伯爵何在？速令此惡賊前來，吾將飲其血也！」衆又聞砰砰之聲，不絕。麗珊曰：「行將碎吾扉矣。」公爵夫人其與此輩語。公爵夫人聞之，進至窗畔。時窗下人語嘈雜，僅見無數頭顱之攢動。衆見公爵夫人在窗畔，譁聲稍息。公爵夫人曰：「吾友聽之。」馬里伯爵固不在是。渠適已離堡而去，持赤幟之革命婦人狂呼曰：「汝誑耳，速啓汝扉。」任余儕搜索，渠必匿身堡中。別有一人舞巨斧而前，大聲曰：「渠必匿身於其情人之裙下。」然亦無傷余儕。終必得之。得之余將手戮其人。婦人汝啓扉乎？公爵夫人顧麗珊曰：「余儕當任此輩入堡乎？」此輩入堡之後，或將不我擾而行也。麗珊曰：「任此輩入可耳。」不之許。此輩亦將破扉而入也。言訖，麗珊按鈴，便有一老僕應聲而至。老僕身戰如葉，面亦絕無人色。公爵夫人曰：「邦欣，其卽啓扉。」任此輩入堡，并爲余告之。堡中可任徧搜，但事訖，請卽行，勿傷一人。老僕鞠躬而去。無何，堡門已闢，黨人群入如巨潮之湧，轉瞬之間，堡中已有無數之人。持赤幟之婦人及舞巨斧之男子，則率百餘人入，應接室幸應接室巨能容如許人。公爵夫人等時猶立於爐架之前。賽雪兒大哭，嗚咽不已。般屈倫則握其阿父之白刃，傲然而立，殊無怖意。公爵夫人及麗珊亦鎮定亭亭而立。舞巨斧之男子狀頗獍，惡濃髭繞頰，窺其舉止，似爲屠人。旣入室，卽狂呼曰：「誰係馬里伯爵之所歡？」麗珊傲然曰：「麗珊薄加余也。」衆譁曰：「汝所歡何往哉？」速以與余儕。余儕將剖其

心。以。示。汝。麗。珊。曰。渠。已。去。渠。不。在。是。持。赤。幟。之。婦。人。唾。其。面。曰。可。恨。之。貴。族。婦。人。汝。猶。袒。護。渠。耶。慎。之。慎。之。汝。苟。拂。余。余。將。以。施。諸。馬。里。者。施。諸。汝。身。矣。麗。珊。曰。余。今。對。蒼。天。立。誓。渠。固。不。在。堡。中。君。等。徧。搜。可。耳。屠。者。曰。搜。索。者。已。有。人。但。堡。中。寧。無。秘。密。之。地。為。汝。所。知。而。余。儕。所。不。能。搜。得。者。乎。公。爵。夫。人。傲。然。曰。余。言。渠。不。在。堡。君。等。寧。不。信。我。言。乎。衆。譁。曰。貴。族。之。言。何。可。信。者。麗。珊。於。是。時。徧。



赤。色。之。冠。執。一。長。矛。矛。尖。有。物。則。馬。里。伯。爵。之。頭。也。

第三章

視。黨。人。殊。無。熟。識。附。近。居。民。無。一。至。者。至。者。均。異。地。之。民。其。時。樓。下。餐。室。之。中。忽。有。譁。聲。如。雷。公。爵。夫。人。及。麗。珊。均。失。色。瞥。爾。間。已。有。數。十。人。登。樓。而。來。其。第。一。人。蓋。一。一。目。眇。者。冠。一。

持赤幟之婦人怒曰然則此婦誑耳伯爵固在堡中此婦應得何罰衆曰死耳死耳公爵夫人聞語不覺亦股慄然渠亦非以怖死而然渠但念其子女耳握長矛者顧衆曰馬里伯爵頃匿巨椅之下爲余儕搜得余乃招國民維澤雷斷其頭維澤雷向公爵夫人嚙笑曰余將斷第二頭矣夫人其前任余斷之麗珊曰勿爾勿爾夫人固未嘗誑余儕皆以爲伯爵已去殊不知其猶匿堡中此伯爵之過非余儕之過也但君等必欲殺夫人則不如殺余請恕天人勿殺殺夫人則其一子一女怙恃盡失將何以生君等寧無仁人之心乎持赤幟之婦人舞其幟而言曰彼願死則亦殺之公爵夫人歎曰嗟我子女將落於此輩豺狼之手乎維澤雷大怒曰豺狼耶汝乃以余儕爲豺狼汝入地獄之時近矣言次舞其巨斧而前般屈倫大怒曰狂奴敢爾般屈倫言時即揮其白刃直刺維澤雷之胸維澤雷急趨避出左手擊般屈倫般屈倫暈而踣維澤雷進挾公爵夫人舉斧將斷其頭而是時倏有鎗聲巨斧墜地作巨響維澤雷大號一聲仆地不能起衆皆返顧門際門際立一男子披長袍冠上插一絕小之三色旗持一手鎗白煙猶自鎗口衝射而出其後爲一短小肥碩之男子兩手持兩鎗裝束則與前人無異殺維澤雷者曰同胞聽之若輩有何權入此薄加堡者若輩有何權殺此堡中人者有權入此堡者惟余耳余爲國民代表洛格適自巴黎來此余奉革命大首領陸伯史披爾之命而來余固隸其部下而余復爲其摯友諸同胞其慎之其慎之其人言訖前就公爵夫人及麗珊兩婦人目注來者則一容貌秀偉之美少年以兩人之意度之則亦必殘

忍如維澤雷其人既抵麗娜之前目光爛爛若電注射於女郎之身女郎有懼色其人默視踰刻啓言曰汝爲誰何女郎傲然曰余爲麗娜薄加其人曰頃間伏誅者其女郎之情人歟女郎頷之其人顧公爵夫人曰然則汝爲此堡之主此其女兒耶言次指賽雪兒夫人曰然僵臥地上者我子也國民代表於是俯抱般屈倫起徐置椅上而其時衆已耳語良久欲發言矣持赤幟之婦人大聲曰此自稱巴黎之國民代表者誰耶彼已殺吾首領矣渠又安知非貴族中人喬裝而來余儕之目的惟殺人與縱掠誰能阻余儕者國民代表洛格轉其身盛氣曰狂奴勿作聲有敢逆余者余將以施諸此人者施諸其身言時以足蹴維澤雷之屍傲然徧視黨人目灼灼如流星其短小肥碩之從者則兩手持兩手鎗作怒虎欲撲之狀一日眇者進謂國民代表洛格曰余儕惟欲向國民代表索證據耳余儕無一人曾與君有一面之緣亦未嘗聞君姓字君脫女賊薄加公爵夫人於死何也請以見示其人言訖便有數十人和之曰請以見示請以見示國民代表曰汝疑余言耶汝爲誰何余又何故以證據示君衆中有一人就一目眇者附耳語國民代表乾笑曰愛國同胞聽之頃間汝輩固命余勿與汝輩抗者但汝輩豈忘遺余來者爲陸伯史披爾乎余苟懼汝輩者余又何故殺汝首領余今命汝輩即行解散汝輩已戮彼殘惡可恨之伯爵今尙何所欲持赤幟之婦人厲聲曰余儕先欲見此兩貴族婦人流血其後便在堡中縱掠掠罷則焚堡衆中又有人言國民代表必貴族中人喬裝而來衆大怒困洛格等人於圍中若將咋噓洛格徐白衣囊出片紙且

曰其上寧非陸伯史披爾之手跡耶衆中有一人曰地獨汝爲余儕朗誦此書汝固通文者且曾爲教士也言訖衆皆鼓掌旋有一黃面瘦小之人詣洛格宣讀其書曰我尊敬之國民我摯愛之友人惠鑒余受君之賜良多今思報矣君欲得麗娜薄加爲妻者君往可耳其人之生命財產盡屬於君至於堡及堡中之人存毀生殺一如尊意陸伯史披爾敬白誦畢衆皆默然麗娜不覺失聲身搖搖欲仆持赤幟之婦人曰其往復勒納市政廳可令市長主婚但女郎嗚嗚泣矣渠似不願嫁國民代表也持矛者大聲曰然則殺之且盡誅堡中之人衆附和曰殺之殺之洛格返身執女郎之手微語曰卿允乎其即決之卿欲自保生命且脫公爵夫人及其子女於死抑欲同歸於盡麗娜四顧惟見殘忍可怖之面目俄而啓吻矣然終不能發聲公爵夫人以兩手抱之曰麗娜汝母犧牲汝一生之幸福而賣身與惡賊此輩欲殺余儕聽之可耳少頃卽事訖余儕將相見於天堂也持赤幟之婦人挽賽雪兒就渠且獰笑曰貴族婦人此兒安能隨汝輩而去此兒須留居地上與我罪納皮俱也麗娜大怒起奪賽雪兒返諸其母顧衆曰余意決矣持矛人曰將何爲麗娜曰余寧犧牲吾身余今爲國民代表洛格之妻矣但請預約一事洛格曰何事麗娜曰君須護送公爵夫人及其子女出境洛格曰諾卿尙有所欲乎女昂首視洛格微聲曰余尙有所求余今爲君婦請但挂名君籍若望其他則可俟諸異日異日余或愛君洛格堅握女手女大顛閉其兩眸以待洛格作答洛格默然良久革命黨漸不能忍洛格徐曰此亦允之其外卿尙有所欲乎女狀似欲暈身

將仆地。洛格擁護之。乃傲然四顧曰。女郎允矣。渠將爲國民代表。洛格之妻同胞。其往酒窖取酒痛飲。汝輩均當盡興。以爲余及我新夫人祝也。衆歡呼曰。速往酒窖。其後乃往復勒納國民代表來。乎洛格微睨公爵夫人。與其肥碩短小之友附耳作數語。始與麗姍隨革命黨人而去。衆行時。公爵夫人遽暈。及蘇見其椅前。僅一短小肥碩之男子。公爵夫人曰。此輩去乎。麗姍安往哉。言次。盡憶頃間之事。於是大慟淚落。如綆肥碩短小之人慰藉之曰。夫人勿爾。夫人之子已甦。夫人之女亦在是。而余固亦自命爲夫人之友。方俟夫人命令。隨夫人登車而去也。公爵夫人踰頃。卿便將舍此古堡而去。余儕欲赴英耳。夫人以纖手按其兩眸。且曰。赴英耶。余豈猶在夢中耶。短小肥碩之人曰。否否。麗姍女郎旣允嫁國民代表。洛格夫人遂得免死耳。夫人長歎。旋曰。余憶之。渠今何往。曰。渠等往復勒納。此時當猶在途中。一小時內。婚禮成矣。但夫人何爲悲戚。夫人勿泣。蓋洛格必不苦。女郎者。夫人抑知洛格爲英人乎。夫人聞之。深以爲異。幾復暈。般屈倫謂短小肥碩之人曰。君爲誰。何君遇余儕。善安得爲革命黨人。短小肥碩之人曰。余亦英人耳。余名捲雷。余與友人樂斯於今夕。抵此樂斯喬裝國民代表而來。遂得脫。夫人及夫人之子女。於險。公爵夫人愕然凝視。捲雷不作一聲。捲雷曰。夫人。今當就道矣。余頃已傳語僕人。令備一車。又願賽雪兒曰。小女郎車未備乎。言時。撫弄其金色之髮。賽雪兒捉其手而吻之。曰。我愛汝也。汝非兇惡如他人。汝將保護阿母。使不爲人害乎。捲雷曰。諾。般屈倫汝攜外衣及毛毯。道上寒也。公爵夫人其行乎。捲雷扶。



夫人起立。夫人曰：無麗姍。余安忍獨行。余須知麗姍無恙。然後行也。捲雷曰：女郎必無恙。樂斯之爲人。至爲仁慈。安忍害女郎者。惟女郎須與之結婚。此則復勒納之革命黨人。必不許免也。捲雷言畢。卽扶夫人前行。夫人欲不行。而兩足已隨之。而前般屈倫。挽捲雷之手。而賽雪兒。則牽其外衣。俄而登車。遂上道。輪聲轆轤。蹄聲得得。向海濱而去。

#### 第四章

復勒納之赤冠黨人。旣歸。群詣市長之家。市長睡已熟。然爲衆所迫。不得已。起爲洛格及麗姍行婚禮。先是黨人離薄加堡時。各詣酒窖。携陳酒數瓶。而行禮畢。乃痛飲。行禮之地。爲復勒納之市場。黨人旣醉。繞洛格及麗姍而舞。且舞且歌。時又齊聲歡呼。麗姍見狀。思欲乘機遁去。然終無機可乘。黨人屢屢以瓶酒。納新郎手中。令飲之。以爲新婦壽。幸洛格量頗宏。否則亦將大醉。然亦甚以爲苦。亦思逸去。初欲立卽離。復勒納追逐其友。捲雷之後。渡海至英。然夕間卽行。恐市人將因而疑訝。反致敗事。乃決欲偕麗姍詣附近之逆旅。二人行時。衆仍尾隨其後。在逆旅外。喧擾良久。始鳥獸散。逆旅主人引夫婦入一室。室中頗安。適爐火猶紅。主人爲夫婦備晚餐。旣携入室。便引退。室中惟餘樂斯。麗姍二人。樂斯去其冠及長袍。屹立麗姍之前。凝視其人。麗姍傲然自若。仍與頃在堡中之狀無異。白色之衣。因跋涉長途。微有泥滓。項際之珠串及所鑲巨鑽。亦仍精光四射。麗姍亦視樂斯。殊不畏懾。然而憊甚。頗思休憩。默思此國民代表固美。

少年頃在堡中猶覺其容色嚴厲今則殊覺其可親也以狀貌衣服論之則斯人必不凡樂斯微笑曰卿以余爲何如余深望余妻之善余也麗姍正色曰頃間之結婚兒戲而已先生余殊不以此爲婚禮且余亦不以先生爲夫也樂斯笑曰但余則以卿爲妻法國全國之人亦以余儕爲正式結婚之夫婦余儕之結婚幸得一絕妙之機會耳麗姍怒曰先生尙言機會耶余蓋不得已而爲之耳樂斯曰余寧非不得已而爲之耶卿所欲加拯救者公爵夫人及其子女余所欲救者則卿也麗姍曰余苟不自棄我擇夫之自由權則焉能達我目的樂斯曰但卿當恕我余初固欲不以陸伯史披爾之書示衆後衆乃迫余余不得已而出以示人余儕之結婚非爲彼等所強迫乎余苟謝而弗爲余何能救卿者且將何以脫公爵夫人及其子女於死卿亦當知舍此實無他法況常人陷入情網終不能如余之曲原其所歡余所允卿者不綦多歟樂斯言次諦視女郎女郎遂不覺頰頰上頰旋曰君來薄加堡何爲君欲娶余又何爲者樂斯曰余與卿曾有一面之緣爲時雖已甚久余終不能忘卿卿自爾時至今固始終盤踞於我腦中及方寸間也麗姍長歎目視他物樂斯微笑自念至何時始應宣示己之真相女郎今又安能知余之爲英產而非法國之國民代表耶踰頃樂斯直呼女郎之小字曰麗姍麗姍聞之愕然樂斯續言曰公爵夫人及般屈倫與賽雪兒今有一友人衛護其人誠篤可託卽頃間偕余入堡之短小肥碩男子渠將伴夫人及其子女安抵英國故卿亦無須爲彼等憂慮卿今宜悉忘往事但自知爲女國民洛格而鄙人之愛妻請就爐

畔坐。俟余爲卿取酒。樂斯掇一椅與女郎。女郎遂坐。時案頭有冷鷄冷肉陳列。幾滿而樂斯饑甚。饒涎欲滴。傾酒滿杯。取授女郎。女郎盡之。樂斯曰。盍進食乎。女郎曰。余不能食。余憊甚。女郎言時。倦眼欲闔。旋即沉沉睡去。樂斯俯吻其手。乃就案頭進食。既飽。就爐畔與女郎對坐。旋亦睡熟。閱一時許。女郎倏寤。女郎初不知身之所在。頃間之事。大似一場惡夢。拭目後。始知已身殊不在薄加堡中。且已亦不復爲薄加女郎。而爲巴黎國民代表洛格之婦。俄而引眸視樂斯。樂斯濃睡未醒。麗珊乃自地上拾取樂斯長袍。探手囊中。則一囊藏手鎗一枝。一囊有紙兩小葉。取視則其一爲頃間在堡中宣讀之陸伯史披爾手書。其一爲書後附書之數語。當樂斯以手書示人時。渠已將附書之數語撕去。女郎讀之。其文曰。再啓者。君能盡殺之。則尤妙。否則執送巴黎。陸伯史披爾附白。女郎閱竟。默思洛格之特將此數語撕去。殊不能知其用意。所在渠果欲拯救公爵夫人之全家歟。抑其人狡詐不可測。渠頃言其友已伴公爵夫人赴英國。又安知其所往之地。之非巴黎。設不赴英而赴巴黎。則其欺人寧不太甚耶。女郎默念至此。凝視洛格之面。洛格之面固似誠篤。不給人者。然而大智若愚。大奸若忠。人心殊不可知。洛格愈似誠篤。乃益形其奸詐。女郎方尋思間。樂斯忽嚙語曰。麗珊女郎。聞之急闔其眸。佯作睡熟之狀。然樂斯殊未醒。惟於夢中呼女郎小字。女郎熟視其人。良久斗思。返薄加堡一視。其地情狀不識。諸僕役尙在堡中。否當往一詢公爵夫人之行踪。洛格之言果可信歟。計不如自往探之。至是女郎行念決矣。潛自椅中起立。取外衣披身上。以長

巾裏首及項際僅露兩目及口鼻潛踪詣戶啓戶徑出又啓逆旋之扉遂至街頭市中萬籟俱寂絕無聲息道上舍女郎外竟無隻影宿風凜冽吹面至寒仰察天空大有雪意月球爲濃雲所掩其光線終不能透雲而出女郎行暗中目屢左右顧然卒未值一人復勒納去薄加堡殊不遠行一小時可至麗姍竊思抵堡之後苟知公爵夫人果已有人衛護赴英便當潛返復勒納就洛格至是女郎遂默祝洛格之酣睡未醒而不覺已之已行蓋女郎固思返也女郎前進不已卒抵薄加堡迎視見應接室有燈光外射不覺心怦怦動默念今尙在應接室者誰耶麗姍摸索至老僕之室微聲呼之無應者自語曰斯人睡何熟也女郎遂登樓聞應接室中有一男子語聲念此必洛格之友今尙未行於是推門徑入

## 第五章

國民代表史格方坐應接室中籌思善策斗見有人入室不覺大愕及見入室者爲麗姍大喜過望失聲呼曰麗姍女郎卿耶國民代表言時已起立目灼灼視女郎欣喜欲狂其殘忍兇惡之面乃爲笑容所充溢女郎見渠即識爲其父曩所僱僕轉身欲遁而鐵蓋已潛行詣門鎖之且以鑰授史格并向女郎獍笑女郎大驚知已不能遁走乃自壯其膽徐待史格之舉動史格趨就女郎欲執女郎纖手女郎怫然史格始止史格曰女國民余之得以見卿洵屬幸事余儕頃來此堡堡中竟無一人頃曾有何事者請女國民語余余見室中血跡模糊寧有人在此演慘劇乎公爵夫人何往哉其子女又在何所麗姍曰彼等去矣

余亦不知其所之。史格曰：去耶，誰偕？夫人去者，麗姍搖其首。史格曰：請爲余緬述頃間之事。麗姍曰：頃有革命軍來堡，馬里伯爵適在堡中，遂至遇害。革命軍繼欲置余儕於死，幸有國民代表洛格者，適於其時抵此。史格怒極而顛，大張其目如猛獸之欲撲人，狂呼曰：國民代表洛格耶女郎！續曰：後余允爲其妻，余儕始得免於死。於是革命軍率余及國民代表赴復勒納而復勒納之市長爲余儕行婚禮。余今之所以返堡，蓋欲一視公爵夫人之去未而已。史格曰：洛格今何在？且又作何狀者？女郎曰：以狀貌論之，渠大似貴族中人，然無論如何，余知其必爲上流社會之人物。史格益怒，旋曰：其侶非一短小肥碩之人乎？女郎頷之。至是，史格乃大類發狂，盛氣曰：惡賊！惡賊！果不出吾之所料。渠蓋扁余儕於酒窖中之英國人耳。渠乃喬裝國民代表耶女郎。國民余固欲得汝者，汝乃爲是。人所得耶渠亦曾以陸伯史披爾之手書示人乎？女郎頷之。史格勃怒曰：渠盜諸我耳！此蓋陸伯史披爾所書以與余者，操生殺之權者，余耳！欲與汝結婚者，亦余耳！自爾日汝詈我，汝父逐我之時，以至於今，余始終未忘報復。嗚！汝怖我耶？洛格今何在？汝寧不知得汝爲妻之人，爲英人而非法人耶？女郎時乃大樂，蓋女郎至是始知洛格果非革命黨人，果非巴黎之國民代表，大似爲上帝所特遣以拯救公爵夫人及己者。女郎興思及此，遂自忘己身所在之險地，其方寸之間，但念彼不識姓字之英國人而已。旋思頃間之不信其人，誠不可解離其人而來，薄加堡則尤不可解。然渠又何爲不宣示其真姓字？女郎斗憶其爲人之可敬可愛，不覺心動，於是頰色發，頰女郎頃。

間。固。冷。如。霜。雪。者。今。則。反。是。蓋。女。郎。至。是。始。知。公。爵。夫。人。及。其。子。女。之。無。恙。今。必。去。英。益。近。至。是。始。知。其。夫。固。一。有。膽。略。之。英。雄。然。而。其。人。誰。耶。在。此。革。命。時。代。來。法。何。爲。恨。不。得。即。在。其。身。畔。而。一。一。詢。之。女。郎。條。爲。史。格。語。聲。所。驚。於。是。如。夢。初。覺。史。格。曰。汝。抑。知。其。人。爲。英。人。乎。女。郎。曰。否。余。將。何。以。知。之。渠。固。自。稱。爲。洛。格。也。史。格。自。嚙。其。唇。曰。渠。誠。黠。人。渠。必。潛。聽。余。對。鐵。蓋。之。言。知。余。向。汝。固。至。有。情。愫。遂。不。敢。自。稱。史。格。而。來。蓋。渠。設。自。稱。史。格。而。來。則。汝。必。力。辨。其。誑。矣。女。郎。怒。曰。渠。或。恐。其。計。之。不。能。行。遂。不。自。稱。史。格。渠。設。喬。裝。作。汝。則。余。寧。死。一。千。次。終。不。願。嫁。其。人。也。史。格。熟。視。女。郎。久。之。思。女。郎。頗。有。膽。嗤。然。一。笑。旋。又。斜。睨。鐵。蓋。乃。顧。女。郎。曰。汝。夫。何。在。渠。不。在。復。勒。納。耶。汝。何。爲。在。此。結。婚。之。夕。棄。渠。而。來。此。女。郎。默。然。史。格。進。一。步。曰。請。以。見。告。女。國。民。聽。之。汝。今。在。我。勢。力。範。圍。之。內。汝。抑。知。余。爲。陸。伯。史。披。爾。之。友。乎。汝。今。猶。未。嫁。今。可。嫁。余。嫁。余。國。民。代。表。史。格。汝。頃。雖。與。洛。格。結。婚。然。洛。格。實。無。其。人。洛。格。蓋。彼。英。賊。之。僞。名。耳。汝。今。當。偕。余。赴。巴。黎。余。將。延。陸。伯。史。披。爾。爲。余。儕。主。婚。之。人。今。在。巴。黎。據。高。位。握。大。權。者。均。我。熟。識。余。不。久。亦。將。至。其。地。位。女。郎。微。哂。曰。汝。將。至。者。巴。黎。之。斷。頭。臺。耳。女。郎。言。訖。始。自。覺。其。言。之。過。甚。史。格。果。大。怒。狂。呼。曰。慎。之。慎。之。余。今。聽。汝。自。擇。汝。欲。赴。巴。黎。爲。我。婦。乎。抑。欲。登。巴。黎。之。斷。頭。臺。史。格。語。畢。與。鐵。蓋。附。耳。作。數。語。啓。戶。令。出。於。是。室。中。僅。史。格。及。女。郎。二。人。史。格。詣。女。郎。身。畔。微。語。曰。女。國。民。吾。摯。愛。之。女。國。民。女。郎。聞。語。急。欲。引。避。史。格。已。進。握。其。手。史。格。之。愛。情。至。是。乃。勃。發。其。瘡。而。長。之。身。微。微。顫。動。其。瘦。損。之。面。目。則。揚。揚。

有得色默思此女郎曩固輕視已者今則報復之時至矣女郎纖手爲史格所執力欲脫去而史格握之益堅且向之作獰笑女郎希望旣絕四顧室中則門固堅闔殊無計以自脫史格小語曰女國民余渴想此時久矣余久欲得一機會以一傾我對卿之情愫卿抑知余固深愛卿者卿願受余之愛情耶抑欲登巴黎斷頭臺女郎曰余寧登巴黎斷頭臺也史格曰請熟思之彼自稱洛格者終必爲余所得汝旣嫁渠以脫公爵夫人及其子女於死汝何不知報耶汝今當嫁余以脫斯人於死也汝今默不發言但汝不得不允汝其任余親吻乎言次以口就女欲與接吻女急避之而史格已擁抱女郎於懷女力拒不能脫正在危急之際忽有人持白刃入室當其入室之時史格及女郎均未之覺

## 第六章

警爾間白刃之尖已及史格項際史格急釋女郎退避數武樂斯顧其妻曰吾妻來此何爲言次微笑且以刀尖指史格史格大怒立出其劍麗姍退坐一椅上凝視樂斯其心頗樂樂斯顧史格曰余頃所爲固未必爲君所喜然余亦出於不得已也與其任君爲之母寧余代爲之余遂喬裝國民代表而來出奇計以制革命黨人末乃助貴族中人遁走至英而已則與堡中之美人結婚余殊不能預料吾妻之於此時返堡然吾妻亦殊不能預料汝之在此堡中而余頃入堡時所睹之情狀則固余所斷不能忍受者汝抑知汝所欲接吻者固有夫之婦而其夫即余乎君如別有說者請君申辯可也史格怒形於色然其兩眸

乃不視樂斯而視門已而自制其怒徐言曰君亦知己爲革命之罪人乎革命黨人欲盡其職而君乃力阻之君亦知其罰乎君雖爲英人然亦終須登巴黎之斷頭臺然汝苟欲免死則汝當句未終樂斯遽曰余當若何史格曰汝已與薄加女郎結婚然女郎之棄汝而來此則殊出女郎之本意女郎來求保護耳今余自承爲女郎保護之人女郎當允嫁余則汝及女郎俱得免於死矣史格言時麗珊已起立樂斯向渠微笑曰吾愛卿之來斯果欲求人衛護耶女郎徐曰非也余不汝信是以來此余自君衣囊中得片紙卽君自陸伯史披爾手書撕去者余遂急欲返此一視公爵夫人之果已赴英與否余固仍欲返至君處也樂斯凝視女郎良久女郎面復爲赤樂斯旋曰卿亦知卿行之時余固尾綴卿後乎卿亦知卿離逆旅之時余固不在夢中乎余恐卿或遇險是以隨卿而行惜迷失途否則必能追及卿也其時史格則竊怪鐵蓋之何猶遲遲未至蓋史格頃已遣鐵蓋出僱無賴五六人并賃一車二馬將以載堡中之美人及財寶而去堡中財寶之所在固爲史格所深知也史格方焦急問斗爲樂斯語聲所驚樂斯曰國民代表聽之汝自命爲吾妻保護之人余二人感銘肺腑但汝欲吾妻嫁汝則殊不能遵命蓋吾妻固擬偕余返英也言次樂斯倏變其色其容色之嚴厲乃大似鎗斃維澤雷時之狀遽以刀背橫擊史格之面且曰汝開罪於吾妻敬以此爲報酬汝面上有此刀背之痕汝將永永不忘吾妻及余也史格被擊痛不可忍立即拔劍而起與樂斯格鬥刀光及劍光飛舞良久樂斯忽舉刃直刺史格之心史格急奔避然已無及被刺



之後。退行數武。而踣。但猶怒。詈樂斯不已。樂斯俯視。訖笑曰。微創耳。國民代表史格。今且與君告別。吾妻及余抵英之後。當亦不忘君。及今夕也。史格大怒。然而默不作聲。樂斯顧女郎曰。吾愛。盍行乎。夜深矣。不久。且曙。卿亦歷盡艱辛。卿之幸福。亦將隨此曙光而至。而卿之愛情。亦安知不與幸福俱來。卿固法蘭西之美人。余之得卿。爲婦洵屬幸事。吾愛。余今卽在卿家立誓。余誓必將護玉人。余亦誓始終愛卿。如今夕。樂斯言次。執女郎纖手。而女郎之纖手。在握中。乃微微顫動。女郎仰視樂斯。則其誠篤與濃情。一時并露。樂斯小語曰。卿何默默。盍一發言乎。女郎曰。余方默禱。有此一日。有此一日。余能以愛情與君。但余苟一日無情。則君必守汝約。而不背當君與余結婚之際。君固不知。余此生能否愛君。但異日之事。今日大難預料耳。樂斯曰。余則深信。卿將來之必能愛余。但卿始終不愛余。則余當始終嚴守吾約。麗珊盍行乎。史格見二人將行。力掙而起。倚壁而坐。謂女郎曰。女國民。其少待汝行之前。余尙有言。蓋史格時已聞梯上足聲。藉藉思來者。必鐵蓋及所招無賴。苟能稍延片刻。則麗珊終必爲己所得。史格作乞憐聲曰。女國民。其憐余。其賜余一巾。余血流不止。行且暈去。任余以巾止血。麗珊出巾授史格。而史格時已不復作乞憐之狀。反揚揚有得色。其所以然者。則以鐵蓋已啓戶而入。鐵蓋行動若鼠。入時寂無聲息。而樂斯適以背向門。竟未之覺。轉瞬間。鐵蓋已至其身後。持鐵尺猛擊其顛。樂斯立仆仆。殊無呻吟之聲。麗珊則呆立若木鷄。但凝視樂斯之身。樂斯則僵臥地上。寂然不動。史格乃下令。先命二人縛女郎。兩臂。女郎亦絕不

抗拒繼卽有人扶史格起立史格喜而顫狂呼曰其速往巴黎男則執送斷頭之臺女則與余行婚禮鐵蓋曰執送斷頭臺何爲彼英國男子已死矣史格盛氣曰汝僮余未言汝當生執其人乎汝殺其人余遂不能報復矣且此狗眞已死耶鐵蓋曰國民代表君其自往視之脈息已無其人安能復生渠死亦大佳事君今無須畏之矣苟執其人安知其不能於中途遁走且是人直魔鬼耳苟不卽殺頗可慮也余是以殺之余儕今當首途矣此間居民苟知余儕奪得之寶物爲薄加堡之女郎必將群起與余儕抵抗不如卽行爲佳史格曰汝言是也余亦斷不肯冒險致失吾寶女國民聽之余儕往巴黎矣汝夫旣死汝爲孀雌便當以余爲夫今汝當視余爲將護汝者而余則以汝爲我所有之物汝今已在我權力之下余今將與汝接吻以使汝知余之爲汝主人史格將進與親吻而女郎已爲人縛無術抗拒僅怒視其人精光耿耿直注於史格之面史格乃忽有畏怯之意且失血已多不能久立遂暈而踣踰十分鐘鐵蓋載史格及女郎於車已則率諸無賴徒步隨行

## 第七章

史格在途中患熱病甚劇女郎以是得不爲所苦旣抵巴黎鐵蓋卽送諸史格之家史格家中僅一老母其殘忍兇惡無異於史格得女郎卽肩諸一室之中日詣其室兩次携水及麵包與女郎如是者七日七日旣盡史格忽啓戶而入作簡捷語曰汝願嫁余乎抑願登斷頭臺女郎立應曰余寧登斷頭臺史格默

然啓戶徑出。閱日便有人携女郎詣法庭。承審員詰問數語。卽判死罪。遂下女郎於獄。獄中皆貴族中人。年齒最長者爲一老伯爵。年已八十許。鬚髮皤然。若霜雪。最稚者則一十六歲之女郎。婉妙無比。其外男女老少不一。每晨獄吏必以一紙名單入獄。凡紙上有名者。則立即牽赴斷頭之臺。薄加女郎入獄後之翌晨。獄吏潑雷啓戶入曰。貴族中人其諦聽獄中男女聞之均默然。雖知死期已近。然仍怛然自若。絕無飲泣者。潑雷朗誦名單曰。洛蘭德伯爵。伯爵微笑顧衆曰。恕余先行。然聚首之期當不遠耳。伯爵言訖遽出。繼其後者尙有男女十餘人。相將俱出獄中。乃僅剩麗姍等十數人。日將午。倏有人入呼麗姍麗姍愕然視之。則國民代表史格。史格乞女郎偕渠詣室。盡處史格曰。余之忽又來此。汝必深以爲異。余之所以來者。蓋欲脫汝於死耳。余知汝詰朝將登斷頭之臺。汝寧斷頭乎。抑欲即隨余去。與余結婚。女郎搖首曰。余已一再告君矣。余寧登斷頭臺也。史格曰。汝生平抑曾見斷頭臺乎。抑曾見鋤刀之割人頭。顛如蔴乎。余知汝必未之見。汝今當往見之。見之之後。余更詢汝亦未遲。汝明晨將不登斷頭之臺。蓋余今將携汝詣一家。使汝得臨窗外眺。日覩流血之慘劇。余更與汝三日。三日之後。設汝仍不肯嫁。余則汝將登斷頭之臺。女郎微哂曰。請勿携余去。余知終須一死。毋寧速死。汝雖更待三年。余終不肯嫁。汝待愈久。則惡汝亦愈甚耳。史格默然出呼獄吏潑雷曰。此乃陸伯史披爾特赦此女之書。我車今在門首。汝其爲余納此女於車中。獄吏曰。諾。女郎美麗絕世。國民代表好之。殊無足怪。余須縛其人乎。史格曰。當堅縛之。俾覺痛。

楚史格載女郎至一屋應門者卽其殘忍兇惡之母史格之母導女郎登樓入一室室中僅一椅一厚褥  
其外無他物史格時亦隨女郎入室史格曰詰朝汝可由此窗觀貴族中人一一登斷頭臺也女郎默然  
不答老嫗出小刀爲女郎斷兩臂之縛母子乃俱去反扃其戶而加鎖焉日旣昏老嫗携麵包及水饗女  
郎不發一語而出女郎見史格未來深感蒼天已而憊甚乃就厚褥眠無何卽沉沉睡去

## 第八章

翌晨狂風與怒雨俱至雨點敲窗震震作響風透窗隙而入女郎苦寒乃疾行室中且行且思念居此殊  
苦深願速死繼又念及死於堡中之英人踰刻老嫗携晨餐入言其子已赴國民代表之特別會議濱暮  
始得歸歸後當來此室一省視女聞語不覺股慄女所居室窗下適爲斷頭之臺斷頭臺畔時已觀者爲  
堵有老嫗數人醜惡異常立處距斷頭臺獨近兵士迫令稍退則便與兵士調笑斷頭臺下有一少年容  
色偉壯衣服麗都其人每日必至每遇一人登臺則必免冠向渠微笑以壯其瞻臺下觀者幾莫不識之  
均知其爲一怪僻絕倫之英人其來巴黎也特來觀斷頭臺上之慘劇無何第一囚車已抵臺下車作赤  
色駕以劣馬驅車者貌至獐惡時向其囚唾罵囚車向斷頭臺徐徐而行觀者乃群向兩囚笑且罵譁聲  
響徹霄漢車中兩囚均絕代之麗姝年均二十許其一膽殊壯左右顧無所懾懼其一頗畏怯聞觀者譁  
笑如狼嗥大怖身戰如葉下車時幾仆於地英人急扶持之微語曰女郎其壯汝膽須臾卽事訖矣女仰

視其人深訝異之。及見其面作死白色。免冠向渠微笑。思是人必非生平未歷艱辛者。女覩其笑容。膽爲之壯。遂從容登臺。就死。第二車爲一母及其子女。亦一一就死。訖於是。囚車相率而至。末一車中爲一中年之男子。其頭旣斷。衆遂鳥獸散。英人始釋然於懷。知其所歡之殘喘。居然又延一日矣。英人之所以每日必至斷頭臺下者。蓋欲待其所歡之來。渠知其所歡必不肯嫁史格。故終必至登斷頭之臺。是日英人臨行。忽仰首見左近一屋窗中有一女子。其人誰歟。則其朝思暮想之所歡也。英人方欲更視女子。已渺女子亦未見。渠女子臨窗時。適值行刑已畢。是以未見英人。且渠固以樂斯爲已死者。不知樂斯實未死。樂斯曩爲鐵蓋所擊。暈而未死。翌晨爲公爵夫人之老僕所救。遂得復蘇。及知史格已載麗姍詣巴黎。乃亦至巴黎。徧覓其妻。竟不可得。今日偶然得之。大喜過望。立詣其居。停之。客其居。停名南方。東城守門之官。是日適乞假。居家中。樂斯與商善策。且賂以多金。磋商旣畢。樂斯允事成。必與重酬。南方欣然許可。日旣昏。樂斯離其居。停之家。而行。會大雨淋漓。零不絕。道上幾無行人。而野犬則絕多。野犬類皆獠惡。逾恒狀。至可怖。其兇惡亦不減於群狼。時有人深夜獨行。爲野犬所撲。而分食其肉。樂斯此時獨行。幸未爲野犬所攻。惟有二三犬尾綴其後。時作狂吠而已。無何樂斯抵女郎所居室之窗下。

## 第九章

麗姍獨居室中。殊懼史格之來。而濱暮時。史格未至。女始釋然。及老嫗携晚飯來。言其子遣人傳語。陸伯

史披爾邀渠赴宴。午夜始能歸視女郎。女聞之益驚恐。史格醉後無所顧忌。遽以狂暴相待。故女郎每一思及輒爲股慄。聞有音響便疑爲史格足聲。身戰如葉。蓋是夕風雨交作。風雨之聲已足令常女喪魂魄。時已深夜。女郎復處此境界。萬一相犯。則呼救亦無援者。力苟不敵。且爲奈何。踰頃。女郎聞足聲矣。女郎大駭。幾失聲。急起聽之。則果有人潛行登樓。女郎聞之心爲之寒。忽又如發狂。



而誰耶。來者再呼女郎。始辨之。但身爲之顫。思得勿將死。故有鬼來。抑在夢中。與亡夫相見。蓋女意渠已死。固不知其尙生也。樂斯時已趨就女郎。擁諸懷中。而謂之曰。麗姍。余也。汝夫耳。余今將偕卿離法。而赴

疾奔走室中。欲得一物以自殺。或以殺史格。然而卒無一物。旋又聞去扇聲。啓鎖聲。女郎怖極。欲呼亦不能出。聲乃趨避於一隅。俄而戶啓矣。女聞人聲曰。麗姍。女郎聞之。知非史格。然

英。曩。余。踣。時。卿。或。意。余。已。死。而。余。竟。未。死。余。追。隨。至。巴。黎。日。必。詣。斷。頭。之。臺。余。意。卿。必。有。一。日。登。臺。就。死。余。將。待。卿。死。時。自。殺。於。臺。下。而。卿。竟。不。至。今。晨。余。見。卿。在。此。間。余。遂。來。此。救。卿。麗。珊。勿。泣。麗。珊。伏。樂。斯。懷。中。喜。極。而。泣。俄。而。隨。樂。斯。潛。行。下。樓。兩。人。相。挽。而。行。殊。不。念。及。史。格。史。格。適。赴。宴。歸。見。二。人。自。屋。中。出。卽。伏。暗。陬。窺。之。二。人。旣。行。乃。入。屋。覓。得。一。小。刃。持。之。以。追。隨。二。人。之。後。思。苟。刺。刃。於。英。人。之。背。則。女。郎。殊。易。與。耳。追。逐。史。格。之。後。者。則。有。野。犬。十。餘。史。格。止。則。犬。亦。止。史。格。前。趨。則。犬。亦。前。趨。史。格。顧。犬。曰。汝。輩。少。須。將。得。一。飽。矣。史。格。仍。前。行。念。轉。瞬。間。便。能。追。及。二。人。追。及。之。後。當。以。短。刃。直。刺。其。背。然。樂。斯。時。已。覺。有。人。尾。隨。其。後。樂。斯。思。追。者。苟。爲。史。格。則。須。以。計。治。其。人。蓋。樂。斯。雖。有。手。鎗。頗。不。敢。發。鎗。設。發。鎗。作。巨。聲。則。左。近。居。民。畢。集。反。於。事。有。害。至。是。乃。深。悔。未。曾。佩。刀。麗。珊。見。樂。斯。步。行。益。速。且。若。有。所。思。深。以。爲。異。小。語。曰。豈。有。人。追。躡。吾。後。乎。樂。斯。亦。微。聲。曰。誠。有。之。少。須。余。將。有。以。處。之。吾。愛。此。殊。不。足。懼。也。言。次。樂。斯。携。女。郎。左。折。入。一。橫。街。力。推。女。郎。前。行。而。已。則。蛭。伏。一。隅。待。追。者。左。折。時。將。乘。其。不。備。而。撲。之。已。而。史。格。果。左。折。樂。斯。遽。起。揮。拳。中。其。顛。史。格。立。踣。樂。斯。急。追。及。麗。珊。仍。前。行。返。顧。史。格。方。欲。起。立。已。爲。羣。犬。所。困。史。格。無。力。撐。拒。野。犬。遂。羣。噬。其。人。無。何。史。格。狂。呼。一。聲。而。絕。羣。犬。則。噬。其。肉。而。嚼。之。二。人。仍。前。趨。念。須。臾。將。抵。守。門。吏。南。方。之。家。黎。明。時。卽。能。出。巴。黎。東。門。而。去。

## 第十章

南方自出應門見樂斯及女郎則大喜曰君安歸耶尊夫人無恙耶感謝上帝二人既入南方謂樂斯曰吾家多一客矣其人亦英人短小而肥碩今晚余見渠由東門而入余與閒話渠言欲覓居停余遂自薦且言吾家已有一客亦英人吾妻所煮肴饌頗不惡英人大都嗜之渠今在吾家矣南方引二人入一室室中有一男子獨坐爐前則樂斯之友捲雷也捲雷見樂斯喜極趨與握手又與麗珊握手寒暄訖南方曰君等歡叙寧非樂事但彼惡奴何在國民代表史格何在樂斯曰史格之肉已爲野犬所食矣女郎時坐爐前向火取暖至是返顧樂斯曰史格死耶樂斯趨就麗珊執其纖手而謂之曰史格果死矣捲雷曰黎明余儕當首途今姑任余緬述別後之事余既送公爵夫人及其子女至吾家余即復來法國以覓君後至薄加堡值一堡中之老僕渠言君在巴黎余遂至此麗珊曰當君離英時公爵夫人及般屈倫與賽雪兒均無恙乎捲雷曰均無恙余初見般屈倫即愛之旋又愛賽雪兒旋又愛公爵夫人抵里之後即乞婚於夫人麗珊聞之愕然而失聲樂斯則大笑俄曰已成禮乎捲雷曰今則尙未但余歸後便將成禮當余乞婚時夫人默然不言不允亦不拒但余自知終必能達我目的蓋般屈倫及賽雪兒固亦愛余余曩以結婚爲痾人之所爲今則我宗旨乃大變余思一人無妻子何自享家庭之樂也但今須招南方來與商遁走之策樂斯招南方與言南方謂事事均已籌備樂斯及捲雷固有護照麗珊之護照亦已設法得之行時三人可共乘一車如有人盤詰則麗珊可僞爲樂斯之妹言夙在巴黎教會女學校留學今由其



兄。及。其。兄。之。友。携。歸。祖。國。味。爽。三。人。遂。乘。車。出。東。門。遇。南。方。則。僞。爲。不。相。識。者。先。由。南。方。驗。視。護。照。次。由。南。方。一。一。詰。問。樂。斯。應。對。無。訛。車。乃。得。前。捲。雷。與。圍。人。并。坐。樂。斯。及。麗。姍。則。坐。車。中。既。出。巴。黎。二。人。初。默。然。相。視。不。作。一。語。樂。斯。斗。握。麗。姍。纖。手。女。郎。頰。色。上。頰。脈。脈。不。語。樂。斯。見。麗。姍。腩。腆。之。狀。遽。擁。於。懷。而。吻。之。女。郎。亦。不。拒。至。是。樂。斯。始。知。女。郎。之。愛。情。已。發。生。



●結婚奇談 四

法。國。有。一。少。年。與。一。女。子。相。處。甚。得。性。情。相。合。學。問。相。等。出。入。形。影。不。離。人。  
亦。多。以。好。姻。媼。目。之。結。婚。之。期。成。熟。矣。一。日。少。年。問。女。曰。君。能。持。家。主。烹。調。  
否。女。曰。不。能。女。又。問。男。曰。君。能。購。一。機。器。車。供。我。兩。人。乘。坐。出。入。游。玩。乎。少。  
年。遂。巡。對。曰。我。亦。不。能。於。是。兩。人。終。生。不。談。及。婚。事。而。相。親。相。愛。形。影。不。離。  
也。如。故。（冷）

曼黛

(心一譯)

曼  
黛  
一日爲隆冬之入暮時。夜色既昏。風愈狂。暝大雨淋。零不休。敲窗作聲。震震然。余孤坐爐前。膝頭醫學雜誌一冊。尙未披覽。一頁兩指夾一雪茄。吸已過半。椅側咖啡一杯。熱氣蒸蒸日上。騰適與雪茄之煙。凝合。裊裊空中。余斗念屋外氣候惡劣。以室中與較。益形安適。余已勤勞終日。今得在吾室徐度此黃昏之時光。寧非人生之樂事耶。興思及此。不覺凝注爐火。而麗斯女郎之事。遂一一逐吾思潮而來。麗斯姓加德。吾同業加德醫士之愛女。女郎絕美。而其父至富。麗斯之風貌固大非易得。然余所注意者。則不在其容色。而在其奩資。以其父之多金。則女郎之奩資當不薄。然余亦非有愛金癖者。但人苟譏我無情。則余將直承不諱。余生已三十年矣。而始終未嘗有一婦人能攝我魂魄而去。余亦不信世間有一婦人能永永佔據我之心房。余阿倫拔脫斯。倍冷血人也。焉能爲婦人女子之情所動。夫余既不解情愛。則於娶婦一事。安得不計及奩資耶。然余雖不愛麗斯。與之亦頗相得。伉儷之間。能相得亦足矣。但此非門鈴聲乎。來者。

誰歟。此際又來擾我。大可恨也。其時余僕已入室。謂余曰。有一女郎。急欲晤先生。余告以此。非門診之時。女郎則堅言有要事。須煩君。余聞之。默思。詣我求診。洵屬幸事。在此風雨之中。苟延余出診。則大苦矣。乃命余僕。延女郎入室。移時。女郎入矣。女郎瘦小。輕盈。韶秀。可喜。惟兩頰白如死灰。白中微微作青色。瞠目直視。兩眼似驚悸。失神。衣裙爲雨淋。都溼。入室之後。水乃澆於地衣之上。其冠爲狂風急雨所侵。全失其形。金色之髮。亦淋漓。皆水披散於額上。及項際。女郎想以事急入室。時初未修飾。旣入。且喘且言曰。先生能往乎。先生能立即往乎。語時。忽斷。忽續。良久始能自達其意。余曰。詣何處。女曰。偕余往耳。君爲拔脫斯。倍醫士耶。余曰。然。卿姑小坐。俟喘息稍定。始爲余言之。言次。余爲女移椅。令坐。女就坐。未五秒鐘。遽起。握余臂曰。先生其卽往乎。余曰。何往。女曰。余不能語。君以此。但君其卽偕余往。彼女垂斃矣。至是。余雖雅不欲行。終不忍拂。女郎意。况有女郎垂斃。余安可不之救耶。余遂曰。病者其卿之親屬耶。女曰。否。否。言次。身搖戰如葉。大張其眸。若狂。余念女得勿病。痛耶。斯時。余僕已助余披大衣。余謂女曰。余儕將乘一氣車往乎。女急曰。否。否。有一馬車。在余儕須乘之。而往。余默然。女續曰。馬車去。君門首可百餘武。余下車後。徒步至此。故吾衣。裙盡溼也。君盍行乎。言時。睨余。若求。余勿之。却者。余至是。遂不得不隨。女郎去矣。然其時風旣怒。嘯雨亦暴。注。女郎細弱。殊難抵禦。前進大不易。余遂令女郎牽余臂而行。無何。抵車前。圍人微起。其冠與女郎爲禮。余際旣入車。女以纖手。埒余臂。且發其嬌婉之音。與余語。余歎思。女郎之音。固嬌婉可。

聽然麗斯之聲則高而抗殊取厭也女曰尙有一事奉白余將下車窗之幔諒不爲先生所却然余儕所適之地必不可爲先生所知余聞之竟不能自制其怒但曰果如是者余決不往言至此卽出手欲掣繩令圍人止車勿前女急出手止余且愀然曰先生勿爾先生不可不往咦一事余忘以奉白先生今夕往者酬資有一千磅也今夕之事殊與一人之生死有關余愕然曰一千磅耶余於常時僅索酬句未終女曰其勿論常時之酬今夕氣候大惡故彼等願與先生一千磅也余曰彼等爲誰女聞語遽爲股慄又出其手捉余臂良久乃曰彼等蓋余儕所往處之主翁及主婦耳乞先生勿加研詰先生但往脫彼女於死彼女今垂死矣余見女郎之狀意良不忍頗自悔其不加憐恤遂默坐一隅不復聲而其時窗幔已下車行絕迅乃不辨其所向以車行之久計之則必在倫敦郊外聆輪聲及蹄聲則車似行泥途中及出車仍不能辨我所在時天色昏墨如曙雨猶未止隱約見一房屋似爲煙霧籠罩窗戶不甚可辨女引余詣門搗之凡三聲門應聲而闢入門見其中殊昏暗僅一油燈燈光如豆燈光中見一中年婦人貌殊猙惡可怖怒視女郎且作簡捷語曰可引渠往言訖已渺昏黑中亦不辨其所往女取燈顧余曰其來言次卽登樓余亦尾之而登屋中寂無聲息余二人足聲雖微觸耳乃似作巨響女至一戶前遽止余已聞室中有微語似聞余儕之至而默不復聲室中亦甚昏暗几上僅一油燈以紙裹之光線之得透紙而出者絕微而爐中餘燼猶紅惟無火耳臥榻之上似有一人偃臥几側坐二人一男一女二人見余儕入起而逆

余然余一見此二人即深惡之男子貌至凶狡兩目恒灼灼視人婦人見余則佯笑而余乃立辨其僞二人者余一觸目即深疑之婦人曰君來余心乃慰吾女病勢劇甚時余見婦人斜睨引余來之女郎而色動女郎兩頰益無人色身搖搖欲仆見余方凝視其面則亦視余而窺其意旨似欲余弗之顧者余乃詣臥榻視病者婦人携燈至榻畔燈光注射於病者之身余視有鑽石十餘顆女僵臥於榻大似已死惟酥胸則微微起落但亦不甚可覺按其脈息則亦微微跳動余詢婦人數語然其所答殊不能滿吾意據其所言則女郎抱恙已一星期惟病勢初不甚劇今夕忽暈百端施救終不能使復蘇而婦人言及女郎則稱之曰梅兒余默思此夫婦二人必深愛女郎者然其招余



病者大驚幾失聲病者爲少女其容色之麗爲余生平所未覩金色之髮披散枕畔與白色之枕衣相映皓腕加綠衾上則大似淺草上一片雪痕指上御一指環嵌一紫色寶石寶石四周

來也。故作神秘不可測之狀。則又何耶。且酬資何若是其多。余作此想時。仍竭力推求病原。旋曰。女公子蓋因驚悸而成疾耳。二人急搖其首。若謂殊不知有此者。而引余來之女子。斗視余。余度其意似謂余言然也。男子則曰。然梅兒固未嘗受驚。近日抱微恙。時時苦頭痛。今夕忽暈。殊不知其所以然。余聞其言。立知爲誑。然亦不與辨。但如法診治。女郎既畢。欲行。婦人捉余臂曰。拔脫斯倍醫士。君勿即行。小女病狀若是。余殊不能釋懷。擬乞君留此一二小時。以防反覆。晚飯已備。先生盍偕外子下樓乎。余聞之。方欲却其所請。引余來之女郎。忽又視余。若曰。君姑毋行。余乃向婦人遜謝。尾綴其夫。下樓行時。女忽在余身畔。擦過。以小紙團納余手中。男子導余入一室。言將往取酒。遂出。余乘此出。小紙團展視其上。有字曰。再往一視病人。便行。勿飲此間之酒。余見之。深以爲異。度男子將入。急納紙團於囊。無何。男子携瓶酒入。余默念酒中得勿有毒耶。否則女何戒余勿飲此間之酒。然余與此輩夙無仇怨。此輩欲殺余。又何爲者。但終以不飲爲佳。男子傾酒於杯。而授余飲。余婉辭却之。即案頭肴饌。余亦不甚敢食。食少許。便止。言余須歸。然欲於歸之前。一視病人。男子意似不悅。及余堅以爲請。渠不得已而許之。余既登樓。立榻前視病者。病者氣息已如常。面色亦不如頃間之灰白。已而斗張其眸。睨余。一若濃睡方醒。徐啓其吻。微聲曰。君其往達維街四十號。婦人聞聲立至。顧余曰。梅兒頃似發言所言何也。渠有所需乎。余作誑語曰。女郎頃固發語。但余殊不能辨其所言。今又量矣。言竟。余即留藥數品。將行。婦人曰。余儕如再需。君當更遣人招君。君謂

吾女病狀可慮乎。余曰：殊無可慮，惟不能更受驚駭，設更受驚恐，或有生命之憂耳。男婦乃向余道謝，男子以一信封授余，曰：酬金卽在此中。余取納衣囊中，卽下樓。男子送余至門，首馬車已先在。余旣入車，馬便前行。車中於玻璃窗內有木窗，故余仍不能見車外景物。俄而折入一路，頗不平顛頓，殊甚。余思：圉人何驅車至此，心竊怪之。方尋思間，倏聞婦人驚呼之聲，車立止。便有人啓車門來者，爲頃至吾家招余之女子。余乃大愕，女郎喘息僅續，且喘且言曰：速出，速出，旋謂圉人曰：主翁已變，其初意命余來此，示拔脫。斯倍先生以歸途，圉人似不之信。余已出車，女郎牽余臂行馬車，遂鱗鱗而去。女且行且言曰：余殊不能聽其所爲，余厭世矣。彼等或以此殺余，然余亦不之計。余與女郎由小徑前行，余曰：此事奇妙不可測，果何爲者？彼等何故欲置卿於死？且卿何不任余乘馬車而歸？乃與余在急風怒雨中步行。女曰：乘車歸耶？君設猶在車中者，永不得歸矣。言次，女頻頻返顧，若有所懾。旋曰：君毋詢余，余不能聽其所爲。余固欲助君耳。女郎言時，昂首視余，余在夜色昏濛之中，猶見其兩眼之媚，而余心乃大動。夫余固自信世間無一女子能攝我魂魄而去者，今則吾魂魄悉隨其目光而去矣。且余亦以爲世間無一女子能佔據吾之心房者，今則吾心房屬諸此女矣。而余遂擁女郎於懷，而接其芳唇。女郎初似拒余，旣又倚余懷中而泣。余乃溫語慰藉之，女嗚咽而言曰：迫不及待矣。久待將陷入險中，余儕其速前行。渠苟知之，則大可怖矣。言次，股慄，余慰之曰：誰復敢害卿者？余以保護之責自任矣。然余尙不知卿姓字。余言時，默思麗斯加德安。



能與此女比者。女微語曰。曼黛吾小字也。余儕盡前行乎。余儕行良久。始見一鐵道。女曰。遵鐵軌向左行。便能至亨敦。既至其地。君可乘火車。或氣車歸矣。余曰。卿盡偕余歸乎。女曰。是則斷不可。余偕君歸。則余儕將俱死。渠不置。余儕於死。必不休。然君遇余。善余。深感君也。余聞之。敦勸其偕余歸。女終不可。旋曰。君勿更强。余偕君歸。若偕君歸於余。儕俱有所不利也。言至此。女條抱余項。與余親吻者。再。余樂甚。女立釋。余轉瞬。已渺夜色昏墨之中。亦不辨其所適。余始怏怏覓歸途。翌晨七時許。余即詣達維街四十號。達維街之房舍。大都小康之家。所賃居。余既得四十號。接鈴訖。一婢出。應余言。欲一面主人。婢曰。灼灼視余。似頗疑余。余曰。余爲拔脫斯倍醫士。汝可以我名刺示主人。言余因要事。趨謁婢。入俄。又出。延余入。應接之。室主人年可五十許。而鬢與髮已鬢鬢然白。余遽爲述昨宵所見。抱病女郎之姿容狀態。又言診疾始末。并謂此輩雖言以千磅酬余。而信封中則僅一頁廢紙。主人聆余言。既畢。乃曰。此我女也。此必雪兒無疑。彼賊抑何可恨。當主人諦聽余言時。初猶鎮靜。漸變其色。俄而慘然欲涕。旋又化悲爲怒。余曰。女公子何爲在其處。主人曰。余亦不知。舍妹居允普墩。雪兒往省視。不識何又在彼賊之家。余曰。彼賊誰也。主人曰。當余年稚無知之時。爲人誘引入。一無政府黨。屈甫史基亦一黨員。其人爲俄羅斯種。而生長於英者。其爲人殘忍。逾恒人莫能與比。擬無何。余殊不善黨人所爲。乃以報警吏。黨人大都就擒。屈甫史基獨漏網。余早知其必思報復。今乃奪吾愛女以去。余寧願自爲所殺。殊不欲其人以受諸我者。施諸我愛女也。然

屈甫史基兇殘無人道。竟爲此。余所至不欲見之事。以苦我。余見主人不能助。余偵索。遂亦不復與語。但招渠與余共詣警察署。余以昨宵所見一一緬述。無遺。乃偕雪兒之父詣亨敦偵察。良久始得曼黛。命余出車處。更自其地偵索。則絕無所得。余乃怏怏而歸。既抵吾居。我僕在門首逆。余曰。頃有一婦人來。余言主人適外出。是人乃堅欲入。余力阻亦無效。今在主人書齋中。余大怒。然亦無如之。何立詣書齋。及見椅中人心乃大動。其人誰歟。則曼黛也。曼黛面色灰死。而血跡模糊。髮蓬蓬如亂絲。衣裙亦有多處已破碎。見余入室。卽昂其首以睨。余目光無神。而流露驚怖之色。余趨就之。曼黛舉手作勢。似欲推余使去。且曰。勿復爾。勿復爾。言次以手蔽其兩眼。余擁之於懷。溫語慰藉之。良久曼黛乃蘇。見在余懷中。則大樂喜溢。眉宇旋又頰色上頰。曼黛面色甚白。今多兩點紅暈。乃益增其婀娜。余不自覺而頻與親吻。曼黛亦不余拒。俄而曰。余亦不自知何以至此。頃余爲彼所苦。驚悸喪魄。及今方蘇也。余怒曰。誰敢苦汝者。曼黛曰。屈甫史基耳。渠值余於道。知余釋君。便握拳搯擊。無算。余暈渠以余爲已死。始釋余而去。余亦不知於何時甦。惟隱約猶憶一再向人問道。以覓君家。徒步既久。憊極。然而卒達君家。惟憶頃間事。一一似在夢中耳。余曰。卿今當安眠矣。但先語余一事。彼屋在何許。曼黛曰。洛甫街三十七號。余曰。卿與屈甫史基有何關係。曼黛曰。余蓋其所僱之記室耳。余既知其殘惡。無人道。便欲辭去。渠乃刦余以威。禁余行。余遂不敢行。其爲人大可怖也。余曰。病者又誰氏女。曼黛曰。余不之知。但知屈甫史基之刦之。以來係爲報復計。彼女

初。卽。驚。怖。幾。死。然。屈。甫。史。基。殊。不。欲。其。遽。死。故。招。君。往。君。今。往。拯。救。此。女。乎。余。曰。諾。言。訖。余。卽。招。管。家。婦。善。視。曼。黛。已。乃。乘。氣。車。赴。洛。甫。街。三。十。七。號。抵。其。地。見。有。警。吏。守。門。趨。與。語。警。吏。告。余。余。曰。君。旣。以。昨。宵。之。事。報。警。署。警。署。卽。遣。人。偵。索。居。然。立。得。其。處。然。屈。甫。史。基。夫。婦。已。先。遁。警。吏。追。捕。得。之。雪。兒。則。獨。居。空。屋。中。病。勢。亦。不。險。今。已。送。歸。其。家。余。聞。之。大。喜。過。望。急。歸。視。曼。黛。曼。黛。亦。漸。愈。讀。者。諸。君。余。今。將。告。別。矣。然。而。尙。有。一。語。應。亦。以。告。諸。君。當。余。記。此。事。時。距。當。日。已。二。載。余。今。娶。矣。伉。儷。甚。篤。家。庭。之。間。樂。甚。拙。荆。近。誕。一。女。余。名。之。曰。小。曼。黛。余。所。以。於。曼。黛。二。字。之。上。加。一。小。字。者。蓋。以。取。別。於。其。阿。母。之。名。也。



●結婚奇談 五

美。國。芝。加。哥。省。有。一。女。子。容。貌。德。性。俱。佳。少。年。之。向。之。乞。婚。者。踵。相。接。女。均。不。願。一。日。有。友。紹。介。一。新。友。來。一。見。如。故。相。談。甚。歡。友。即。向。之。乞。婚。女。立。時。應。允。心。中。自。思。此。人。以。曾。相。識。然。又。不。能。記。其。在。何。時。何。地。遇。之。而。所。謂。新。友。者。亦。作。是。想。友。因。問。女。曰。君。於。社。會。中。相。識。甚。多。愜。意。之。人。共。有。幾。何。女。曰。何。有。只。有。一。人。余。尚。在。幼。時。十。四。年。前。常。與。嬉。戲。者。至。今。尚。戀。戀。之。友。曰。是。人。今。何。往。矣。女。曰。於。十。四。年。與。西。班。牙。打。仗。時。從。軍。去。至。今。生。死。未。卜。友。曰。然。則。即。我。耳。我。亦。尚。憶。十。四。年。前。與。一。少。年。爲。友。今。尚。戀。戀。後。因。與。西。班。牙。相。仗。從。軍。後。音。信。不。通。遂。後。互。相。審。視。躍。起。互。抱。曰。是。也。是。也。於。是。立。刻。携。手。至。禮。拜。堂。結。婚。

(冷)



## 八萬九千鎊

(英國寶倫特著) (瘦鵬譯)

看官。我是個銀行裏的副經理。名約翰。姓曼能。在一千九百年。進那倫頓大銀行。當一個書記。我家裏是。很窮的。我在七歲的時候。父親就亡故了。父親在世。也是一個中等社會中人。所以死了。並沒有甚麼遺產。只有我一個身子。算是他傳給我母親的。我母親只得仗了十指之力。苦苦度日。有時吃了中膳。便沒了夜膳。我母親時時坐着痛哭。我那時年紀倒底還小。也不知道家。中的苦。在一個初等小學校裏讀書。放了學。回來。便拿了一個小皮球。到門前去踢。福脫抱兒了。只是我可憐的母親。天天在愁城裏過光陰。也難爲了他。含辛茹苦。養到我十六歲了。我就進一個本地的書院裏讀書。三年之後。已經畢業。一切科學。雖然算不得好。但是那些幾何三角。却讀得爛熟了。我便想再進大學。可憐家裏沒有錢。移東補西。度日還難。那裏有這筆學費。實在無從設法。我只得死了這個心。想得一個職業。奔走世路。養我堂上的老母。幸虧我書院裏的山長。是倫頓大銀行主的親戚。我在學堂裏的時候。勤勤懇懇。狠是用功。讀書。烟不。

上。口。酒。不。沾。唇。真。是。一。個。端。端。正。正。的。好。學。生。因。此。那。山。長。也。很。器。重。我。便。荐。我。到。那。大。銀。行。裏。當。個。書。記。我。進。了。銀。行。自。然。越。發。勤。謹。每。天。早。晨。八。點。鐘。我。就。忽。忽。的。到。銀。行。裏。辦。事。一。到。晚。上。銀。行。鐘。樓。上。的。大。報。時。鐘。鏗。鏘。報。了。六。下。我。纔。灑。開。脚。步。回。到。家。裏。並。不。和。那。些。滑。頭。少。年。在。酒。店。妓。館。裏。胡。鬧。到。得。家。裏。便。和。母。親。一。同。用。膳。用。過。了。膳。只。把。幾。本。小。說。做。個。消。遣。我。們。銀。行。裏。許。多。人。要。算。我。進。去。最。早。出。來。最。晚。銀。行。主。人。見。我。一。絲。不。苟。勤。謹。非。常。第。二。年。就。被。我。從。書。記。席。上。一。躍。而。上。登。那。副。經。理。的。位。子。我。便。用。出。一。副。經。天。緯。地。的。手。段。治。這。銀。行。竟。然。弄。得。有。條。不。紊。我。的。聲。名。也。天。天。鵲。起。薪。水。也。一。天。一。天。的。加。大。了。不。上。三。年。我。居。然。成。了。個。小。康。之。家。母。親。自。然。快。活。那。山。長。又。時。時。到。我。家。裏。來。推。波。助。瀾。口。口。聲。聲。說。我。的。好。處。我。母。親。聽。了。越。發。快。活。得。嘴。也。合。不。攏。了。

却。說。一。天。正。是。來。復。日。的。傍。晚。六。點。鐘。時。候。烟。光。欲。暮。雲。影。全。低。斜。陽。冉。冉。已。近。地。平。線。冷。月。半。弓。漸。漸。兒。的。從。薄。雲。裏。探。出。頭。來。我。那。時。正。從。維。廉。大。公。園。裏。回。來。在。泰。晤。士。河。旁。邊。踽。踽。獨。行。一。壁。看。着。河。裏。的。風。景。只。見。烟。波。深。處。有。許。多。小。舢。舨。在。那。裏。隨。波。上。下。好。似。小。孩。子。睡。的。搖。籃。一。般。我。正。看。得。出。神。忽。覺。得。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接。着。又。一。陣。子。大。笑。我。回。頭。一。看。原。來。是。銀。行。主。人。柯。烈。斯。我。便。立。刻。恭。恭。敬。敬。的。鞠。躬。行。禮。柯。烈。斯。捋。着。鬚。說。道。約。翰。你。從。那。裏。來。我。道。小。可。正。從。維。廉。大。公。園。裏。游。玩。了。回。來。柯。烈。斯。哈。哈。笑。道。難。得。難。得。今。天。甚。風。兒。把。你。吹。到。公。園。裏。去。我。道。今。天。小。可。悶。得。慌。想。出。來。散。步。一。會。

我母親說這裏維廉大公園風景很好。小可不過耳識也從來沒有去過。今天真破題兒第一回呢。柯烈斯道：這是閒文。我們不必叙了。且說正事。我道：東翁有甚麼事要和小可說。柯烈斯道：這件事却是我們銀行裏很重大的事。要煩你一行。我道：小可儻然做得到自然沒有不去的。恐怕小可本領不濟罷了。柯烈斯拍着我的肩笑道：少年你別搗謙了。你小心翼翼做這件事是萬分妥當的。我道：東翁既然承你瞧得起。你說出來罷。小可沒有不遵命的。柯烈斯道：約翰。我們不是有個分行在孟乞斯德麼。那邊昨天有電報來。要八萬九千鎊的款子。請一個萬分妥當的人送去。我連忙止住道：東翁別大聲。這裏不是妥當的地方。我們倫頓人良莠不齊。儻然這種話被人聽了去。可不是頑說着。我就回轉身來。四下裏一瞧。並沒有竊聽的人。只有河裏的船遠遠的停着。船上人沒有順風耳。是聽不見的。還有那大街上的馬車電車。馬奔騰。必定沒有甚麼人聽得我們話兒的。我纔放了心。柯烈斯笑道：約翰。你真是個細心人。我却想不到呢。說着拍着我的背兒。又笑了一笑。說道：你要知道我們銀行裏人是汗牛充棟。但是妥當的人。却鳳毛麟角。我的意中只有你是一個萬分妥當又誠實又規矩的少年。必定沒有意外事。我心裏想這八萬九千鎊也不好算。不是一宗大款。我年紀又輕。閱歷又淺。外邊一切魑魅罔兩鬼域之計。我並不知道。儻然遇着了意外事。我却擔不起這風火呢。我便說道：東翁這重擔子。小可肩膀上却擱不起呢。請東翁別托一個妥人罷。柯烈斯笑道：約翰。你剛纔說沒有不遵命的。怎麼現在又不遵命起來。我道：東翁這

欺子。倘然是一千二千。就是有了意外事。小可還勉強賠得起。但是這八萬九千鎊的巨款。不是一千二千好比的。恐怕小可做到頭白也沒有呢。東翁倘然堅執要小可去。只有一個法子。柯烈斯道。甚麼法子。我道。我們行裏不是有隻飛艇麼。坐着這飛艇去。比乘火車要妥當萬倍呢。東翁要知道從倫頓到孟乞斯德。也有一大段路。不是三脚兩步便好。走到的我挾了這種大款。路上必定有宵小窺伺。只有這法子。是很好的了。柯烈斯聽了我的話。大喜欲狂。一壁跳一壁拍着我的肩說道。好法子。好法子。空中可沒有宵小竊賊的了。那天公是決不會生出手來搶這八萬九千鎊的好少年。虧你也想得這絕妙好法子。明天晚上六點鐘。你一準坐着飛艇去罷。說着就和我握手告別。欣欣然的去了。我正舉步行時。忽聽得河裏潑刺一聲。我疾忙回轉頭來。一看見是一隻小的平底船。慢慢地撐到河心去。船頭上有一個中年。人立着對我。看了一眼。我想。我們的話兒。諒來那船上人必定聽不分明。我就也不大在意。慢慢地回到家裏去。我到了家裏。便把這事和我母親說了。我母親也不說甚麼。只叫我路上當心而已。到第二天早上八點鐘。我三脚兩步照常到銀行裏去。剛走到銀行門前。只見有一個人在那裏鬼鬼崇崇的窺探。一看那人面貌。很像昨天泰晤士河裏船上的那個人。我知道這人不是一個好相識。便吃了一聲。他對。我瞅了一眼。就也恨恨的去了。我做了一天事。到五點多鐘。依了昨日之約。走到柯烈斯的辦公室裏去。那柯烈斯見我進去。便從椅上立將起來。一壁和我握手。一壁說道。好少年。你預備好了麼。我道。東翁小。



可沒有甚麼預備的。柯烈斯點了點頭。走到一隻大銀箱前面。開了鎖。拿出一疊銀票來。攤在桌上。他細細一點。果然不差。一共是八萬九千鎊。我就收拾起來。鄭鄭重重放在貼身的裏衣袋裏。柯烈斯道。好少年。我望你一路順風安抵孟乞斯德。完了。這職使。我道。東翁。這裏手鎗有沒有。我雖然坐飛艇去。但是這一個東西也少不來的。預備着的好萬一。到了危急的時候。便只得借重此君了。柯烈斯一疊連聲的說了幾個有。從抽屜裏拿出兩把新式的手鎗來給我。我便放在兩隻褲袋裏。隨手和柯烈斯告別。出了辦公室的門。一直走向放飛艇的所在去。我看那隻飛艇却是雙翼。新從巴黎買來的。所以並沒有甚麼損傷。就喚了銀行裏幾個小使。扛到外邊一片空地上。那時住在銀行近邊的許多人。知道我是乘着飛艇去遊玩的。都立着觀看。柯烈斯也立在人叢中。執了一個望遠鏡。見我出來。對我笑了一笑。說了幾聲珍重。我正要坐進那飛艇裏去。忽地有一個人。在其身邊擦過。我定睛一看。原來就是今天早上在銀行門前窺探的那個人。我想這事有些不妙。昨天泰晤士河邊。柯烈斯和我說的話。一定被他聽了去了。但是今天。我坐着這飛艇去。飄飄然御風而行。看他有多大本領。到雲端裏來盜取這八萬九千鎊呢。我再看看那人。時早已不見踪影了。我就也跨進飛艇。坐在那椅子上。開了機。不多一會。飛艇已漸漸兒的離了地。騰到空中。我向下一望。只見柯烈斯擡着頭。一手拿着望遠鏡。一手揮着白手帕。飛艇慢慢地騰得越發高了。柯烈斯的影兒已出我視線之外。那時薄雲捲羅斜暉微黃。我身上一身衣服也好似染做淡黃色。幸

虧晚風甚平。所以我飛艇也很平穩。宛如挂在空中。我想這事愈速愈妙。偷然早一刻把這八萬九千磅交到分行裏。肩上的千斤擔也好。早一刻放下了。就

開足了機。向着孟乞斯德一方面飛去。飛了一程。天已入晚。月光如銀。下照大地。好像一個琉璃世界。我在月光中疾飛而去。駕霧騰雲。真好似羽化登仙。心裏非常快樂。只聽得禮拜堂裏的大時鐘已鏗鏘打了十下。那聲音很像沉到水裏去的一般。這時飛艇



道打在那裏。只喊了一聲。啊。便從飛艇上一個倒栽葱跌將下去。我那時捏了一把汗。心裏想道。這回

已飛了約摸有十幾邁爾路。我想再等一會。到了埃里司勃來。纔下去歇息。但是好久沒吃東西。肚裏也覺得餓了。只得從外衣袋裏拿出幾塊麵包和冷牛肉。飽餐了一頓。忽見前面一個尖塔頂上躲着一團黑影。我正想迴避。忽聽得砰然一聲。一個彈子正不偏不倚打在我右手臂上。接着又是一鎗。我也不知

我一落千丈下去。必定要粉身碎骨。想我母親這時正在睡夢裏。那裏知道他胸頭一塊肉。却歸宿在這裏。我跌了下去。已不省人事。不知道經了多少時候。呻吟一聲。張開眼來。知道我躺在醫院裏一隻床上。想我大約也是命不該絕。從青雲裏一個筋斗翻將下來。自分要和這世界告別的了。却還在世界上。一摸袋裏八萬九千鎊的銀票。早已不翼而飛。我心裏也已明白。這盜我八萬九千鎊的賊。必定是那船上人無疑。我不免太大意了。竟遭了他暗算。失了這巨款。我那能回去見柯烈斯的面。他也是看重我知道我是個萬分妥當的人。所以放心把這八萬九千鎊。托付於我。我却這樣去回答他。怎能開得出口呢。想着不覺暗自垂淚。深恨那老天故意播弄我。那一交跌將下來。爲甚麼不把我送到那空的地方去。使我乾乾淨淨。毫無牽挂。別說是這區區八萬。就是八十萬。八百萬。我也管不得了。東翁斷不能跟到天國裏去。和我算賬呢。如今活在世上。失了信用。叫我一輩子怎樣做人啊。我想到這裏。萬念俱灰。痛不欲生。便從褲袋裏拿出一枝手鎗。喊了一聲東翁。我負了你。也就對正胸口。正要扳那鎗機。忽地飛也似的跑進一個人來。奪去了我的手鎗。和我說道。約翰先生。你別自尋短見啊。我道。達克透。我要問你一句話。我睡在這裏有幾天了。那達克透道。已經三天咧。你的傷是在右臂上和腿上。並不致命的。我道。那天我從九霄雲裏跌下來。我可沒有銅筋鐵骨。怎麼會不死呢。那達克透道。這也是你的運氣好。那天日間。人家正放了氣球。所以那下邊的網。還沒撤去。你那夜恰恰跌在網裏。因此便宜了你。你臂上腿上的鎗傷。不到

十天。包你就好。又何必自尋短見呢。我道。我並不是爲了傷自盡。實在告訴你罷。我這回出來。是我銀行裏的東翁。把八萬九千鎊的巨款托我帶到孟乞斯德分行裏去。我想坐火車總不大妥當。所以坐了飛艇。去却不道那賊真大本領。爬在一個尖塔頂上。把我放了。兩鎊我跌下來。失了知覺。袋裏八萬九千鎊的銀票。竟被他一古腦兒盜去。那賊却敢在空中行劫。真所謂妙手空空兒了。我失了這筆巨款。怎能空手回去見東翁。想沒有別的法子。只得一死罷了。那達克透道。先生。你別着急。八萬九千鎊已有着落了。我聽了這個好消息。心裏快樂非常。死的一念已撤向瓜哇國去。急急的問道。達克透。真的麼。真的麼。那達克透道。自然是真的。那天你從飛艇上跌下來。跌在網裏。那賊也就從尖塔頂上爬下來。盜你的八萬九千鎊。也是他運氣不好。他剛拿了要走。不道驀地裏來了十幾個馬巡。見他要想逃走。就拿出手鎗。向着他足上放了一鎗。他倒在地上。動彈不得。那馬巡就在網裏扛了你出來。送到我們醫院裏。把那賊捉將官裏去了。這是一個馬巡告訴我的。我道。達克透。今天的報有麼。達克透道。有的。說着便從袋裏掏出一張泰晤士來給我。我翻開一看。只見新聞欄裏寫着道。

八萬九千鎊……前日盜倫敦大銀行副經理約翰曼能先生八萬九千鎊之賊狄克。已經法廷審判。擬監禁十年。罰作苦工。至八萬九千鎊之巨款。及飛艇一隻。已由該銀行柯烈斯先生具領云。

我看了胸頭一塊石頭。便立刻落了下來。心裏也放寬了幾分。這天夜裏。我一枕黑甜。無憂無慮。直睡到。

天。亮。過。了。幾。天。覺。得。好。得。多。了。腿。上。的。傷。已。經。漸。漸。平。復。我。睡。在。床。上。整。日。的。看。着。床。頂。狠。不。耐。煩。便。起。來。在。室。中。獨。自。閒。步。看。看。窗。外。的。風。景。倒。也。是。一。件。樂。事。到。第。九。天。上。我。右。臂。上。的。傷。痕。也。已。平。復。仍。舊。還。我。一。個。完。完。全。全。的。約。翰。曼。能。我。想。傷。已。好。了。坐。守。在。這。醫。院。中。做。甚。麼。呢。不。如。回。去。罷。我。便。去。和。院。長。說。了。但。是。那。院。長。堅。意。挽。留。我。再。住。兩。天。他。說。這。裏。風。景。很。好。空。氣。也。新。鮮。於。你。病。體。上。狠。有。益。的。我。拗。不。過。他。只。得。住。下。整。日。價。和。一。個。達。克。透。揀。着。清。靜。的。地。方。去。走。走。那。些。青。草。綠。波。絳。花。碧。樹。時。時。和。我。的。眼。簾。接。觸。也。不。足。爲。奇。有。時。在。田。裏。看。看。黃。金。色。的。麥。穗。有。時。坐。在。平。蕪。上。綠。陰。下。邊。聽。那。知。更。雀。的。歌。聲。不。到。兩。天。各。處。都。被。我。踏。遍。脚。也。走。得。酸。了。我。便。要。動。身。回。家。想。堂。上。老。母。思。子。心。切。這。半。月。裏。必。定。非。常。挂。念。無。日。無。夜。的。望。我。回。去。恐。怕。要。盼。斷。雲。波。十。三。行。呢。我。也。不。便。再。作。勾。留。就。和。院。長。告。別。并。謝。了。他。救。命。之。恩。他。也。說。了。些。教。我。保。重。身。子。的。話。兒。我。坐。着。火。車。回。到。倫。敦。先。去。見。了。母。親。纔。到。銀。行。裏。去。見。柯。烈。斯。謝。罪。但。是。那。柯。烈。斯。却。是。一。個。狠。和。氣。的。老。人。見。我。回。來。極。其。快。樂。仍。和。平。時。一。樣。並。沒。有。半。句。話。兒。怪。我。他。反。說。這。個。禍。是。他。自。己。闖。的。那。天。不。該。在。泰。晤。士。河。邊。濕。了。風。被。那。賊。人。聽。去。接。着。又。說。了。許。多。抱。歉。的。話。還。拿。出。五。百。鎊。來。給。我。算。是。酬。勞。費。我。自。然。那。裏。肯。受。說。小。可。並。不。會。把。這。八。萬。九。千。鎊。交。到。分。行。裏。那。裏。好。白。白。受。東。翁。的。錢。那。柯。烈。斯。堅。意。要。給。我。我。若。苦。和。他。分。辨。也。是。沒。用。只。得。受。了。過。了。三。天。我。又。去。告。奮。勇。和。柯。烈。斯。說。我。情。願。再。走。一。遭。決。不。再。僱。事。了。他。聽。了。倒。仍。舊。狠。信。得。

過。便立刻把八萬九千鎊交付我。我就扮做一個工人模樣。悄悄地動身。一路山行水宿。竟被我安抵孟乞斯德。到分行裏把這八萬九千鎊交了。這小說也就完結。看官看官。再會再會。





長篇名譯

# 結核菌物語

(卷下)

吳門天笑生譯

## 第二十 夫人着急

此刻又要講那位算學先生了。他雖一時元氣略略恢復些，無奈他素來不知道保養身體，又漸漸衰弱起來。我輩趁此機會，就分一枝隊侵略算學先生的左面。副學丸登時疝氣大發，痛得一個不得開交。那小瘻孔中薄膿不絕的流出來。算學先生的夫人比了他更加憂急。這時候校醫先生屢次失敗，聲名墮地。人家都不敢請教他，便是學校也有些不信任起來了。算學先生雖然平時不知養生，到了此時却忽然有決斷起來，說是要到大學病院裏去治療。這擔任外科的那位禿髮老博士，我們見了他倒着實有些兒害怕。因為他一瞧就診斷他是個結核性的副學丸炎，儵然不摘出，無論怎麼樣是治不好的。當時算學先生入了病院，他自己很知道病頗危險，也沒有法子要性命，只好摘去副學丸。除了這個也沒有第二方法。況且又知道這大學病院裏手術是可靠的，所以倒沒什麼驚惶。只是他夫人却是個膽小的，又

聽得說要摘出睪丸却和他也狠有關係的不免勸止其夫教他不要受這手術誰知這位算學先生却非常堅決他夫人見他丈夫勸不醒便和老博士的一位助手商量說除了這個手術以外可有別個方法助手先生見他夫人說得可憐不免勸解他一番說這睪丸的結核最是可怕若是現在不治一任他自然怕的要侵犯到那邊健全的睪丸上去慢慢兒便要蔓延到全身諸臟腑中到那時候生命也便很危險了現在經了這一番手術之後倘然加以調理漸漸的營養恢復轉來別處的結核藉此療治也未可知現在可不是肺的一方面已經見得好些兒了或者從此病脫了根也未可知況且就使取去了一個睪丸還有這一個睪丸在那裏也不打緊依然可以生小孩子這機能上沒有受些兒損害把一個睪丸去換一條性命無論怎樣終值得呢夫人一時無可回答也只得一任他們去施手術咧

## 第二十一 我們得意人類傷心

算學先生既到大學病院來診視這時吾們非常懊悔眼見得這侵襲睪丸的一枝隊要全軍覆滅了我們這時趕緊的分出一軍到別部去這也是我們當初太要活動了因爲這一枝隊移到睪丸以致算學先生發急了纔到這個大學病院裏來可不是我們的失算嗎倘然在校醫先生前我們還不怕他此刻却沒話可說的了而且這外科醫生是專要講手術的割了下來無非向火裏一丟可憐這一枝隊一燬而盡這是那裏說起呢我們此刻到了外科病室中來瞧瞧這病室之中爲我們一族所害的人類也不



知多少。真個淒心動魄。只見那壁廂一位十七八歲妙齡的女郎。在頸部生了一個結核性的淋巴腺腫。（即癭子頸）無論這病兒不容易好。須要用摘出之法。或者有些效力。便是好了。那雪白粉頸之中。留着一串癍痕。將來做新娘子時。更覺得難看呢。這壁廂還有一位孩童。年紀不過十歲多。資質也很算聰明。不想脊椎中起了結核。就此成了一個駝背。這孩子的前途。眼見得是一片黑暗之境了。此外還有爲着我們而起的骨髓炎。好好的。一個學生。如今呻吟床第。受盡無限痛苦。再有起了膿胸。割斷肋骨的女教師。犯了股關節一蹺一拐的少年。生了腹膜結核。受那開腹手術的婦人。我輩一眼望去。無非是我們的勢力範圍地了。這殖民地。越開闢越多。在我們可算是得意。却不免替人類傷心罷了。

## 第二十二 老博士之臨床講義

却說那時候。這位算學先生。受那手術的時候到了。在沒有施手術之前。先引領到臨床講義室來。可笑。在算學先生之先。已有一位肩清目秀的少年。和尚在那裏。那老博士引了一班學生。正在那裏口講指畫。原來這位和尚先生。也是害的結核症。漸漸侵到兩面的睪丸。當時一位禿髮老博士。便高談闊論。細講那睪丸的病。症樣樣的說明。他們各學生自然聽得津津有味。便是我們也得在這裏聽講。正是增進學問不少。那時老博士便說道。原來這睪丸炎。以麻毒性梅毒性結核性三種原因而起的。最多不過診斷。這個病時。第一要確實鑑別。是那一種。爲最要。因爲種種療法及其豫後。大有差別。那時這位老先生。

便把鑒別的方法根據了他所蘊蓄的學識縱橫無餘詳詳細細的說明咳不想這個老東西頭髮光禿禿他說的話都中肯槩加着他經驗又多把我們的性格我們的行動一一都曉得詳盡實在令人有可驚之處而且這一雙X光線似的眼睛瞧到那裏便洞燭無餘不能教我們不迴避要是校醫先生的講義我們也時常聽過都是隔靴搔癢那裏搔得着呢所以我們想做醫生的程度各自不同有的一瞧見就知道我們的所在有的苦心經營弄了好久還不能發見是我們在那裏作怪一個人在世界上俗語說的四百四病犯着爲正也不知到底是什麼原因然而名醫和庸醫却是大相逕庭呢閑文少叙且說我們聽完了講義這位老博士又說治療之法非把睪丸摘出不可最後就把算學先生的病體指示給學生們瞧他便說道那割出睪丸的手術是一個至要的手術不是輕輕可以下手的我以前因爲沒有得着他夫人的承諾就貿貿然割去了某君的睪丸後來釀成家庭的不和我也受了他夫人激烈的攻擊所以你們諸位學生對於這一點上也要十分注意呢本日用手術的兩位中前一位是個和尚他本來是獨身主義的人割去了倒可以絕世俗之邪念將來因此成一個道德堅固的高僧也未可知這一位先生却是有夫人的已經得了他夫人的同意將來想起來也不致於破家庭之平和了老博士講完了我繞知道這位老先生不但醫學是專家而且因爲經驗得多所以世俗人情深爲明白後來他們兩位患病的人出了手術室我們就有一部分殉了他那個睪丸同歸滅絕還有一部分聽了老博士有

益的講義大爲發明那時便要改良攻擊的方法纔可以出於人類的意外。

### 第二十三 先鋒營直達腦膜

且說算學先生自從受了老博士手術之後割去了一枚睪丸傷勢愈了即便退院自不必說那算學先生受得我們的累也已很毅的了到底自己也要些微在衛生上留意點再加着老博士的指示漸漸恢復起來了我們到此地位再也不能肆其暴動之威只得暫時退避三舍可憐天要加這慘害於算學先生一家這也是沒法的事了原來算學先生有個兒子剛纔過了兩週歲玉雪可念縱縱跳跳正在可愛的時光這小孩子生得好又很聰明夫婦兩人愛之不啻掌上明珠那算學先生膝下祇有這小孩子歡喜自不用說得便是他夫人平日對於算學先生冷落落不大多說話只要引逗着小孩子便笑逐顏開心中說不出的歡喜算學先生在學堂中下了課回來便抱了這孩子香香面孔接幾個吻算他歡愛的表情咳從我們眼光中看起來簡直不是愛他實在是害他不想人類中也算有衛生思想的人做的事便如此矛盾呢我們自然以繁殖種族爲天職起初呢終覺得這小孩子可憐於心有所不忍後來也沒法了這位算學先生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注意我們也怎麼可以儘着放棄所以不得不開戰了這一開戰我們第一次進兵先鋒營便直達小兒的腦膜咳因爲算學先生自己不注意不到幾天可憐這小孩子便成腦膜炎了這腦膜炎不是結核性腦膜炎是誰（按結核性腦膜炎卽慢驚）這小孩子犯

了。那可恐的病症。登時食思不振。夜眠不安。漸漸發起熱來。在三十九度至四十度之間。可愛的一對青瞳。漸漸失其光澤。有時還作斜視之狀。時時嘔吐。手足便起痙攣。把他們夫婦兩人急得一個要死。那算學先生連忙到大學病院去請一個著名的小兒科先生。這位先生也是一個很有本領的博士。咳。可惜已經瞧得太遲了。但是這種病沒有發現的時候。誰還知道小孩子有病呢。可憐雖然博士的熱心治療。他們夫婦兩人的切實看護。依舊沒有什麼效果。這小孩子一連幾天沉迷不醒。兩隻小脚一挺。便到天堂去了。好端端一塊掌中白璧。被人家奪了去。教他父母傷心不傷心呢。這也是我們串的一齣悲劇。但是也不能抱怨我們。我們自己爲種族計。也叫做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罷了。

#### 第二十四 侵襲夫人

自從這愛兒暴亡以後。算學先生的家庭本來是個春風和藹。如今變了個秋雨寂寞。一個身體壯健的夫人。却一連幾次身心的勞瘁。加着婦人家殤了他懷中之兒。比了什麼都利害。不到幾天。他身體便漸漸兒衰弱起來。和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可不是我們說的他夫人。身體堅實。有如銅牆鐵壁。一般。如今却不想這銅牆鐵壁也有了罅隙了。有了機會。我們如何不進攻呢。咳。這也是那位算學先生的家運不順。我們便侵襲到他夫人的身體上去了。始而咳嗽。漸漸的痰裏牽紅。這明明和算學先生是一樣的症狀。雖然他們不是醫生也知道這是個結核的傳染。可是這位夫人。目下却有五個月的身孕在內。本來

生了。這個小孩子也算是一家絕大的希望。如今兩人都染了肺癆症。那有不遺傳到兒子之理。如此想來。這小孩子的前途也很悲慘。咧。又想起前一個孩子。可憐他也沒有什麼罪孽。是父母害了他生送的。他一條小性命。偷然這生出來的小孩子。也是如此。可不是我兩人的血統全歸泡影了嗎。他們夫婦兩人。不絕的把這個憂愁的念頭。往來胸中。好像自己已經沉到了一個絕望之淵去了。那算學先生。是到了無可如何的時候。借酒澆愁。他夫人也慢慢兒的消瘦。他夫婦兩人。雖不大說話。却是心中無非。憂愁胎兒之將來。要不是我們自己殘害到他們的。誰也不和他表同情呢。

## 第二十五 非遺傳性

看官們人家却說。我們有遺傳的性質。只要一人有了結核病菌。以後便子子孫孫遺傳下去。其實是誤解之甚。我們也平白地蒙這冤罪。真教有口無處分辯。你只瞧這害癩病的。也不過是癩菌傳染。何嘗是真正的遺傳病。如今學問家的研究。漸歸一致。而大家都說。結核病由我輩遺傳下去。可不是個笑話嗎。只是要說是全無關係。可也不然。因為父母之與子女。在結核病上。却有極深的因緣。你道是什麼緣故。原來被我們侵襲的父母。生出來的小孩子。一定是一種虛弱的體質。就是將來最容易傳染結核的一種質。素。醫學家就喚這種小孩子叫做腺病質。我今有一個譬喻。譬如有田兩方。一方是已經耕過而且加以肥料。一方是聽其自然。儘着他成爲荒地。那時在這一塊荒地上播種子。自然秋收無望。要是在這

一塊施過肥料的田中播起種來轉瞬間便發芽萌蘖漸次繁殖咧腺病質的孩子全是施過肥料的田地了初出母親的腹中雖然虛弱我們却並沒有遺傳下去只算和我等絕無關係但是無日無夜的和他有肺癆及各種結核病的父母在一處我輩可以傳染的機會自然是極多隨便什麼時候我們可以。把結核病的種子播在這小兒的一塊田中榮茂滋盛起來這田是個膏腴之田自然播種也容易咧所以小兒的害結核病實在不是遺傳的結果也只好算兩親不注意的結果倘然兩親自己知道是結核病生下小孩子來便只可當他是個隣兒不算自家兒子再雇上一個身體壯健的乳母一切養育之道託付了他做父母委實不要親近他別說是親吻接腮連瞧也不去瞧一瞧那時我們也沒有侵入小兒身體中的機會也何至於再會傳染呢這個最簡單的道理人家都容易明白却不想人類的智識如此出人意外的幼稚連這點兒也不明白不獨害了自己并且害及人家真覺得有些兒可憐呢。

### 第二十六章 生物學之公例

這位算學先生他自己病了。此刻夫人又病。家中有了事。學堂中也缺席得多了。某日有一位同事來望他。這位同事生平酷嗜杯中物。自稱李太白轉世。又喜歡做兩句詩。人稱之爲醉白先生。這醉白先生一向身體堅實。從來沒有病的。如今却生了個痔瘡。人家說他是喜歡吃酒的報應。倒也有些兒意思呢。這位醉白先生來了。算學先生便和他長談。聽了他們的一派談鋒。真是貓也要笑歪眼睛。咧算學先生先

說。道。醉。白。兄。你。的。痔。瘡。狠。受。累。怎。麼。不。到。醫。生。那。裏。去。受。那。根。治。手。術。這。東。西。一。定。要。割。去。了。纔。好。我。以。前。也。生。了。個。痔。瘡。非。常。受。累。後。來。割。去。了。如。今。已。全。愈。咧。醉。白。先。生。道。我。起。初。也。想。去。割。後。來。人。家。說。割。不。得。痔。瘡。割。了。就。要。變。成。肺。病。因。此。我。便。躊。躇。不。敢。去。割。醉。白。先。生。說。了。算。學。先。生。便。點。點。頭。說。你。這。話。却。有。些。兒。影。響。我。如。今。想。起。來。我。的。肺。病。不。是。割。了。痔。瘡。以。後。不。多。幾。時。就。成。功。的。嗎。你。這。話。却。有。點。道。理。咳。看。官。們。聽。了。他。們。兩。人。的。談。話。實。在。可。憐。可。笑。生。物。學。上。的。公。例。凡。喚。做。生。物。的。東。西。沒。有。忽。生。忽。滅。的。道。理。我。輩。雖。然。是。個。極。微。的。微。生。物。也。要。依。此。公。理。而。行。一。個。有。教。育。的。中。學。堂。教。員。們。也。還。如。此。的。迷。信。其。餘。也。就。可。推。測。而。知。了。要。知。道。算。學。先。生。的。痔。和。他。的。肺。結。核。全。然。是。兩。件。事。毫。無。何。等。之。關。係。便。是。現。在。那。醉。白。先。生。他。雖。然。生。了。個。痔。瘡。但。是。他。體。質。倒。還。壯。健。我。們。也。豈。肯。不。自。量。力。向。他。攻。擊。呢。

第二十七章 支隊之侵襲後路

看。官。們。你。道。這。種。迷。信。從。那。裏。來。的。說。來。也。頗。好。笑。原。來。我。們。運。動。開。始。先。到。他。肺。上。去。的。初。期。自。覺。的。症。狀。很。爲。輕。微。誰。也。知。道。自。己。罹。了。肺。結。核。病。別。說。是。個。平。人。便。是。皇。皇。然。掛。着。醫。生。的。金。字。招。牌。的。先。生。怕。也。不。能。知。道。明。白。咧。到。了。我。們。在。這。肺。尖。上。做。了。根。據。地。紮。起。大。本。營。來。有。時。瞧。着。適。應。的。時。勢。便。派。支。隊。到。別。處。去。有。的。擊。丸。部。有。的。喉。頭。部。有。的。腸。管。部。有。的。肛。門。部。向。着。各。部。進。發。却。是。沒。有。一。定。的。

因爲這支隊到了別處去喜歡搗戰所以人類倒先發見支隊的小小抄襲却不知道大本營已紮定在那裏只是還按兵不動呢因此弄了個本末顛倒這便是起迷信的一原因派出的支隊喜歡侵襲後路的便在肛門的周圍起了障礙醫生見了不論什麼都喚他做痔可知這痔裏頭有的是痔核有的是痔瘻有的是裂痔也沒有一古腦兒都喚他一個痔字就完的道理當我們的支隊到肛門部大概發見的都是痔瘻的形狀他們一班醫生割這痔瘻却是很不完全的我們又極力的去反抗他因此比了別種痔疾難於見好然而借此便化費了人類多大的勢力自然不得不陷於營養不良上去了我輩趁此一個不可逸的機會便乘虛而入那大本營也就此活動起來所以依着順序上講果然是先發現了痔疾然後再起肺癆病又往往在割了痔的以後人家便弄錯了說這痔割不得割了便要成肺癆病社會上便起了一個迷信這時候那位醉白先生既不肯施那手術却自己非常的受累後來到底也不能戒酒這極壯實的身體自然也淘虛了我們瞧瞧又是一個殖民地送上門來了。

## 第二十八章 我們是漸進法

算學先生和醉白先生兩人大家交換知識醉白先生便道我有一位朋友他也患了肺結核病飲了醫生種種色色的藥都不好一些兒沒有效力後來也是人家說來一個丹方服了一種大葛仙草這病慢慢兒便好了你不妨也試一試虧那醉白先生傳授這一種世界無上的妙藥算學先生道我這個肺病



可算得各色各樣都弄到的了。人家說來的丹方也不少。都說那一個服了非常有效。百靈百驗。誰知我試了全無效能。你既說這大葛仙草有效。我明天就實地試驗便了。看官們。你想人類的頭腦永遠如此。糊塗的一種草。可以治得好肺結核。這種專門醫生。也不須絞那腦汁。天天的苦思研究。咧原來醉白先生。這位朋友自從得病歸鄉以後。天天在家園裏呼吸新鮮空氣。身心共同休養。所以有這個好結果。何嘗關着大葛仙草有一點兒事。他們沒有知道我們倒很明白的人家。見他一天一天的好了。却說他是大葛仙草之力。你想糊塗不糊塗。也有許多人犯了這病。鎮日裏把種種希奇古怪的丹方亂服亂吃。真該調治的時候。倒不去調治。我們趁此機會。便拼命的進擊。等到他那自己醒悟。要請醫生診視。可惜時候錯過了。那時雖有名醫也只好束手。咧咳。你想做到了中學堂的教員。這點兒普通知識。是應該有的了。却還是如此的程度。可歎。不可歎呢。要是我們做了學部大臣。時節在這普通教育的學校裏頭。第一把通常人所用不着的高等數學和那半通不通的英語授課時間。割幾分出來。一定要把那黴菌學和結核病有關係的講義加進去。可知道現在國民裏頭。患結核病的一天增長一天。誰也會在黴菌學上留心一點子呢。就是我們做了民政部大臣也決不肯如此怠慢。至少總要設立幾個結核病療養所。你想人類中的結核病。豈非是個大敵。有多數人患了此病。便一命嗚呼。所以我們的手段實在不讓於百斯篤和虎列拉。不過他們用急進法。我們是用漸進法罷了。要是我們做了民政部大臣。時立刻便要

傳令地方長官把那患結核病的人定一個結核病監視法像那吐痰的消毒等類也要嚴重的取締如今文明各國都定了沿路不許便溺的章程要是誰犯了這章程便科以罰金怎麼這個無責任的吐痰隨意亂吐不加以重大的責罰呢咳我想是惶恐人爲萬物之靈真失却了他的價值但是幸虧得他們這樣的糊塗我發從此倒可以高枕無憂了。

### 第二十九章 美麗與清潔

算學先生自從聽了醉白先生的話買了大葛仙草夫妻兩個熱心的服用弄了好久也沒有一些見效力因想還是到大學病院去診視夫妻兩人就在大學病院的前面借了一個旅館住了這種旅館專租給看病的人居住裏面的人都是形容憔悴骨瘦如柴好算一個病人展覽會了看官們要知道這都是我們用過的藥渣了你想這個病人所居的屋子要是不清潔不去時時用消毒之法洒掃一個乾淨可不危險嗎誰知這旅館的主人既不大注意所用使役自然也怠慢疏忽了我們呼朋嘯侶約了許多種類的徽菌朋友一陣子進一陣子出就如此出入無忌行動自由起來可憐他們都是來求治病的人誰知反帶了病根回去還有一件最要注意的便是這病人旅館所有的被褥枕頭這種東西人家貪着便當都是由旅館裏辦的但是這旅館要靠得住纔好如今算學先生夫妻兩人所用的被褥枕頭大概都沒有洗過這品質倒不惡不是綢緞定是綾羅要算旅館中最上等的東西咳我不知道人間的肉眼怎

麼連個美麗和清潔也區別不出來。大家聽說綢緞的被兒都喜歡得了，不得以為是上等的東西。可知我們的眼光又是一律平等。只笑人類中却把美麗和清潔粗質和不潔當作一樣看待。心醉着外觀有耀清楚楚乾乾淨淨可以常常洗濯的布兒以為不好，倒情願用這垢污的綾羅緞匹以為顯煥。可不是自騙自嗎？這好一似見了自己天然素潔的夫人心中却不愛，只愛這粉白黛綠的倡妓到了臨了的時節還是染了一身惡疾，開了天窗連鼻子也爛去了。這是何苦呢？自從算學先生住在那裏幾天，我們一小部隊便出巡到他貼身的被褥上。誰知這地方非常熱鬧，先我輩而來的也不知多少徽菌的種族裏頭大概都齊全的了。自從我們進去後，他們更格外歡迎，不上幾天就開了一個徽菌集談會。公推我們做了臨時議長。這地力本來是近大學病院，這種種的徽菌隨着人出入，所以他們倒各有學問，常常聽那嶄新的學說聽慣了的，個個都是能言舌辯。一時議論縱橫，要算得一個盛會。最後便講到現在人類裏頭雖然沒有什麼大進步，但是也有幾個人以研究之結果，講那猛烈之徽菌驅逐策。我們不可不同心一力和他對抗。大家便議決軍畧上種種重要的事件，軍情機密，所以我們也不便洩漏了。

### 第三十章 溫和的接吻

且說算學先生的夫婦二人，在這旅館裏住了兩天，便進大學醫院裏醫治去了。經過四五天後，又來了兩位上等客。這兩位客都是女人，聽他們說話好像是母女一般。那旅館主人非常的殷勤，又捧出我們

開。徽。菌。集。談。會。這。一。套。綾。羅。被。褥。出。來。十。分。得。意。豈。知。這。東。西。却。是。害。人。不。淺。呢。這。位。年。紀。輕。的。姑。娘。他。前。幾。天。患。的。腸。胃。病。也。入。這。大。學。病。院。診。治。近。來。却。全。癒。了。預。備。明。天。回。去。打。電。報。教。他。母。親。來。接。他。母。親。既。來。所。以。出。了。病。院。在。這。旅。館。借。住。一。天。可。憐。這。位。姑。娘。雖。然。花。容。雪。貌。如。今。却。爲。着。病。懣。懣。不。堪。然。而。這。個。美。人。形。相。還。在。咳。看。官。們。今。天。我。們。的。幸。福。不。小。呢。不。但。是。雪。肌。玉。貌。我。們。時。時。可。以。得。親。香。澤。而。且。到。了。晚。間。時。時。和。他。作。溫。和。的。接。吻。自。從。和。這。位。姑。娘。接。吻。以。後。我。們。便。和。他。深。有。關。係。只。是。可。憐。這。樣。一。位。嬌。滴。滴。的。姑。娘。他。的。腸。胃。病。是。好。了。又。帶。着。一。個。肺。結。核。的。土。產。物。回。去。這。一。把。算。盤。上。算。去。實。在。又。有。些。不。合。算。呢。我。們。這。時。候。便。要。試。那。包。圍。攻。擊。的。政。策。誰。知。後。來。却。沒。有。得。着。相。當。的。效。果。因。爲。這。姑。娘。是。第。一。個。富。家。他。父。親。又。是。很。講。衛。生。的。所。以。竟。無。從。發。展。我。的。勢。力。這。位。姑。娘。回。去。後。醫。生。就。診。出。他。是。個。肺。病。之。根。十。分。注。意。又。把。他。住。在。一。個。鄉。村。中。的。拂。水。山。莊。去。請。了。一。位。專。門。瞧。肺。病。的。博。士。每。日。教。他。診。每。日。又。供。給。些。牛。乳。雞。卵。等。滋。養。之。物。這。地。方。空。氣。清。新。風。光。明。媚。已。經。是。我。輩。所。禁。忌。的。了。又。加。着。他。那。天。然。療。法。藥。物。療。法。滋。養。療。法。三。面。夾。攻。我。們。怎。可。以。抵。禦。好。似。一。艘。兵。艦。被。他。魚。雷。水。雷。鐵。條。網。種。種。包。圍。那。裏。還。用。得。出。力。呢。我。們。在。這。姑。娘。肺。尖。上。剛。剛。紮。住。營。寨。經。不。得。他。幾。重。的。包。圍。襲。擊。自。然。被。他。攻。破。了。有。人。說。這。結。核。病。有。錢。的。人。往。往。不。容。易。害。的。這。話。豈。是。個。真。理。別。說。現。在。那。普。通。的。醫。學。尙。不。能。普。及。就。是。果。能。普。及。無。奈。這。一。班。做。慣。金。錢。奴。隸。的。人。他。寧。可。千。倉。萬。箱。的。堆。滿。

了。屋中不肯用一錢在自己的衛生上的人也很多。這是和我們也不關什麼痛癢。惟有這一班明白醫理的有錢人。他試那合理的對抗運動時。我們倒受他的累呢。所以雖說是貧富一致到了。大家都明白的時候。那貧家但怕是軍用金不敷。富者就沒有這個恐怕呢。

### 第三十一章 一百人中九十六

所以人類之中。一旦被我們侵入。說什麼調理服藥。到底是不中用。惟有能自己養病。在林木清曠空氣潔淨之區。怡然自適。這倒是個我們最可怕的。若是因此便頹喪陷於自暴自棄之中。不知加意衛生。這便是自己怕在世上。自己催促自己入於死亡之境了。總之我輩的繁殖。是用的步步爲營法。得一步便進一步。要瞧那人類中自待之法。還是反抗我們呢。還是幫助我們。就目前而論。我們的勢力。却是一天盛。是一天可稱戰無不勝。攻無不克。不是我們誇口說句話。照這樣瞧來。不但可以征服人類。便是人種要被我們滅絕也。容易得很呢。況且我們每攻擊一次。往往都用奇兵。聲東擊西。又是我們的常技。其實在真正侵襲他身體的時候。人不知鬼不覺。一點兒沒有影響。從那裏可以防備呢。據醫學家的統計。他說解剖一百個的屍體。裏頭倒有九十六個人。或是現在。或是以前。曾經受過我們的攻擊。如今那痕跡還留着呢。然而這九十六個人。裏頭沒有許多人。顯出那結核病的症狀。來沒有顯出結核病症狀的人。便是醫生也不知道。我們躲在那裏。雖然呢。他們病死的原因。也不是直接都關於結核病的緣故。但是

就據這樣瞧來。我們和人類的密接關係也就可想而知了。并且還要知道。害了這結核病的。不是全然絕望。也有大多數人。雖然被我們侵襲。後來也碰着機會。或者自己猛省。便借着天然治療之力。也一些兒沒有痛苦。就這樣的好了。這可不是害結核病的人。到底也不是一個絕症。治療的人也不少。何苦起那自暴自棄之心。作踐自己身體呢。但是這種話。又是我的洩漏軍機。要是被人類中真正反抗起來。我可就不得了了呢。

### 第三十二章 弱肉強食優勝劣敗

剛纔我不是說。一百個人中。倒有九十六個害過結核病的。這句話。恐怕諸位有些兒不信。而且被我們侵襲的裏頭。也有好幾種的樣子。有的果然確確實實。是因為我們攻擊了。失却性命的。有的雖然我們也攻擊他。然而他却不知不覺。到底於他身體上。也沒有什麼大損害。這却是個什麼理由。我也不嫌重複。不嫌累贅。再和諸位說說。原來人類中。常說的弱肉強食。優勝劣敗。這兩句話。很有道理。真個可以包羅萬象。便是我們如今也脫不得他。這個範圍。總之得一步進一步。我們力量能穀達到的地方。那裏可以放鬆一步。我們有可以攻擊的機會。自然是求之不得。豈肯坐失軍機呢。只要這個人有那體質虛弱的。正原因。還要問問他。可有彈藥糧餉。反抗的武器。充足也沒有。這便是個副原因。我好有一比。譬如那年江浙一帶的大風。那風雖狂暴。但是他吹來。却是一例年等的。不過碰着了柱子。細弱的屋子。窳舊的。

自然那風一括先就立脚不牽便自倒塌了。要是堅固的屋子任憑你什麼大風究竟也吹不倒他。可見得人類中有天賦堅壯的體格便是幸福。若是體質虛弱就要自己想那補救之法。但是人類中知道這理由的人很少都是這樣亂暴的生活。雖然陷在我們手裏却不能算是我們的罪。是他自己不注意的結果。可謂自業自得。怪不得他人的了。

### 第三十三章 阿姊耽誤妹子

如今且說算學先生夫婦兩人的病症。自入院來便漸漸的恢復轉來。講到那結核遺傳的問題。幸虧有老博士已經詳細說明了。了。老博士所說的種種意見實在和我們所述的一樣。算學先生夫婦兩人此刻把一個昏暗慘淡的家庭斗現一道光明映照前途。可不是他的造化嗎。他們倆聽了老博士一番的忠言便回到故鄉預備生產兒子。檢定適當的乳母。自不必說。只是算學先生夫婦却是久不歸故鄉了。總要鄰里人家走走親戚人家逛逛。可是俗語說的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一人傳十。十人傳百。大家都。知道他們夫婦兩人是害結核病的。這個風聲一傳說也奇怪。一村中人都改了一個態度。把他們神道一般看待。採取那敬遠主義。連個鬼兒也不敢上他的門。那算學先生的夫人有個妹子。今年的春天剛在中等女學校裏卒業。容貌也很縹緲。從學堂裏出來所以身體也很健全。從來沒一有些兒病的。在去年的冬裏配了鄰村一家富翁的兒子。原來這位富翁是個鄉下大財主。他頗想娶一位有學問的女

學生聽得人家稱道這位姑娘人材出衆學問又好因此央媒說合預備出了學校就要行婚禮了如今忽然起了一個障礙把以前說定了的婚約平白地要破壞了你道到底是個什麼理由說也好笑却就爲我們結核病的關係他們說這結核病是有統系的阿姊既然有了肺病那妹子早晚之間自然也要發了因爲家中沒有結核的種子無端的到外面去討一個病根子進來這個種子蔓延起來一家親族都要起大恐慌咧這時大家都講這件事好似新娘子一進門便是個禍胎這種思想可也算得滑稽的了但是他們滑稽果然是滑稽却把他們夫婦的姻緣生生的拆斷了在算學先生的小姨身上可不是受了個大打擊嗎。

### 第三十四章 我輩之不平

看官們啊這總是人類對於我們缺乏智識的結果加着應該留心的地方反不注意不應該注意的地方他倒異常恐怖譬如算學先生夫人家裏自他祖父母以至父母的確是個身體健全的統系便是他夫人害這結核病症也不是他家裏遺傳的是嫁後數年纔得此病可算得和他統系上一點沒有關係至於他那妹子更那天賦的身體健全雖然是個美人模樣却没有怯弱之態自從他姊姊回來他們兩人聚首的光陰還不過數小時我們那裏有這個空隙這個機會移殖到他身上去呢而且將來攻擊他不攻擊他這個問題如今倒也很難決定爲的是他那身體堅實如銅牆鐵壁一時殊不容易攻破而就



使我們侵入了。也一時不能發展。可不是枉費心力嗎。但是這樣一位身體健全的美人。爲着他姊妹結核病的緣故。牽累到他。就此把絕好的良緣破壞了。往後可不知道他們到那裏再去尋那適當的姻緣。咧。可憐這一位姑娘。平白無辜的被我們陷害了。我們心中倒很有憐惜之意。因此對於這位姑娘。倒不免起了個同情之感。誰知這位富家翁。天天說結核病可怕。因此把這段姻緣回絕了。口沫未乾。却就討了一位嬌怯瘦弱美人模樣的新娘子。咳。我想我們替那算學先生夫人的妹子復讐之日。可是不遠了。也不知道這位新娘子。已經有我們弟兄姊妹侵襲他。沒有不過瞧他的臉兒。好似帶着我們的幌兒來了。

看官們可知道。近來人家的結婚。也漸漸兒重那血統關係了。但是多憑着自已的理想。應該注意的地方。反不注意他所怕的是遺傳病。這遺傳病。果然要緊。那傳染病。尤爲利害。我和他們出個主意。將來結婚時候。男女兩家都該委託一位有信用。有經驗的新進醫生。用那安全確實的良法。診斷過後。纔可以婚配。真正要講血統的關係。其實還是一部分的事。最好人類中的結婚。也別講繚繚。也別講陪嫁的富有。第一條件是在兩家訂婚時候。也交換醫生診斷的健康文憑。這纔是個萬全之策。咧。

### 第三十五章 連累了哥哥

如今且說自從算學先生回到故鄉。後他那邊是個鄉村人家。要尋那文明的滋養物。和那新智識的醫

學家是沒有的。但是空氣却是極清淨。風景更是不惡。山明水秀。絕好的養病地方。我們這一個種族在那地方比較了別的什麼。流行病傳染病却是少些。可是這地方以前却流行一種肺臟其司脫姆的地方病。發生得好利害。看官們怎麼喚做肺臟其司脫姆。那其司脫姆是一種蟲名。人稱之爲二口蟲。這種蟲却是寄生人類的肺中。他那症狀全乎冒充我們的樣子。被他學得非常的相似。咯出來痰中帶着暗黑色的血。混合在裏頭。人家瞧了沒有不疑心是肺結核的。不過他那自覺的症狀很輕。豫後却是佳良。自然的治癒。往往不消延醫服藥也自好了。這地方村民瞧着這病沒有什麼大礙。便痰裏帶點兒血也是尋常的事。不足爲奇。自然瞧得輕描淡寫。一任他自然的治癒了。却說算學先生家裏沒有別人。只有他一位哥哥。他們本來是個半耕半讀的人家。他哥哥在鄉村的公所裏當一位書記。早晚之間還照管他的田地。所以鋤頭鐵鍬他也常在手裏盤弄。身體却也鍊得非常堅固。吾輩不容易去侵略他。况且還有一件近來這算學先生夫人他們也知道自己的肺結核病容易傳染他人。所以他們自己非常注意。所有分泌物一點兒不令飛散在外。却不想他那哥哥不知在那裏去染了個肺臟其司脫姆病。來忽然也咯血起來了。你想想這也可以算得湊巧。當時他便去找着一位村裏的醫生。求他診察。那位村裏的先生已經知道他家裏有那肺結核的種子了。便自耳朶當眼睛。不用診察。便斷定他是個肺結核病。咳。看官們。你想世界上有這種率意武斷的醫生嗎。他輕輕出口。不擔什麼責任。却不知道那病。

人的精神上可大大的受了影響了。他以為害了個結核病前途的希望便受了個大打擊。因此心上便不高興起來。原來人類中有一種思想他們以為一個人一害了肺結核病宛如宣告了他的死罪。你想一個人宣告了死罪精神上還能愉快嗎？譬如獄中的囚人。他不過延緩行刑的時日而已。這種光陰可憐不可憐呢？所以有一種眼光敏捷的醫生他知道這病人實實在在是犯的結核病。他却不肯告訴本人。初期診斷他總說不能斷定。只得含糊過去。你道却是為何？也是怕病人知道了意志頹喪精神便要受影響。咧如今這位村裏老先生却把肺其司脫姆（二口蟲）硬說他是個肺結核。自己心中模模糊糊也不能親切像這種人出來當醫生。可不是把人家性命為兒戲嗎？這種誤診的醫生照法律上講來實在好算一種犯罪的資格。你想把人家不要緊的病被他一攪就弄成不可治了。要是你有一個顯微鏡便是自己本領太不穀也可以把咯痰的標本細細的考察。苟非盲人也終辨別得出其司脫姆和結核病的了。

且說自從算學先生的哥哥經醫生斷定他是肺結核以後心中便老大不高興。神經登時衰弱起來。他連家業也不顧了。每日裏只是睡覺。可知道一個人無端睡覺便要百病交侵。他以為自己害着肺病不去探問人。人家也因為他害肺病的緣故不敢來訪問他。其實我們是知道的。無奈他們那裏知道這緣故便是算學先生他自己也非常懊悔不該到家裏來好端端的把一個肺結核症傳染到老兄身上。

這是那裏說起呢。所以他以立刻離去故鄉爲得計。但是把這肺結核病傳於老兄就這樣罷了。不成因此他也勸他哥哥還是到大學病院裏去診治。及至到了大學病院纔知道這個病是肺其司脫姆。可不是以前種種都是枉受了許多驚恐嗎。

### 第三十六章 復仇主義

且說我們自從起意要和算學先生的小姨報仇。只等那有隙可乘。便要侵襲到那位財主人家的新娘子了。只是沒有好機會。所以只得等着。但是等待了好久。終有等着了。這一日。可是不到幾天。却被我們攻進去了。你道我們的進兵是從那一條道兒進去。却是進了他的腸子。這便是通常醫家所說的腸結核了。這腸結核起了。可憐那位新娘子。便就漫漫兒的身體衰弱起來。飲食減少起來。有一天便下了狠重的痢疾。請了個醫生來。瞧瞧也沒有什麼效果。據那村裏頭的醫生來。只說是腸加答兒。他自己診斷了。也有些兒模模糊糊。總說這是個食物不消化的原因。便嚴禁他再喫難消化的東西。這一下子就同絕食一般。看官們可知這個病和什麼赤痢咧。腸加答兒咧。却是有些兒不同也。靠着供給滋養物。可以讓他的營養恢復。但是此刻呢。他還沒有和我們交鋒。不想這糧食武器一切軍備。都被着那一班醫生奪去。咳。要講句平心的話。來這種醫生。實在不是我們的敵手。却只好算我們的間諜。他取了病家的錢。暗中却在那裏幫着我們這個地方。實在當醫生的有些兒對不起病家。然而這也是他實在沒有判斷。

之力也怪不得他俗語說得好醫生有割股之心無奈他們的本領只有如此這也教無可勉强的事了。過了幾天我們又派了一枝游擊隊到他那臉兒上去了。那尋常的人那裏知道我們在這裏作祟因爲我們的種族侵犯到皮膚上去的時候最少所以不大留意可沒有知道我們要是不上他的臉兒倒也罷了一上了他的臉比了別種那皮膚病頑固得多一時好容易不能退除而且還要次第蔓延出來實在是一個最難療治的病醫生碰到了這種病那裏可以藥到病除咧只是可憐一位嬌滴滴的新娘子前途幸福無窮不想先毀了他神聖不可侵犯的面龐起先患了腸結核病已經是憔悴花容消瘦得不堪了現在又受了這一個大打擊你想年輕的婦人家他護持他的容光何等要緊比了他的生命愈加利害如今弄得斑斑點點所以他對着鏡子一照寧可立刻就死了倒覺得乾淨這時候一家子都不高興他們滿意以爲退去了這一個有肺結核傳染種的娘子如今可是心滿意足了可沒有知道他以前聘定的這位姑娘並沒有什麼肺結核的根性現在娶了這位姑娘倒弄了一個腸結核的種子這位新郎君自然悲愁抑鬱也不必說了眼見得一家歡愉的家庭變成悲慘的親族咳我們總算和那算學先生夫人的妹妹行那復仇政策已到了十二分了可怎麼樣再慘酷呢。

### 第三十七章 結核病與公德心是反比例

在算學先生一方面我們的種種活動諸位可是都知道了也蔓延了幾處害了許多人但是這過不大

海。中。之。一。滴。世。界。上。不。知。道。有。幾。多。患。結。核。病。的。人。時。時。刻。刻。在。那。裏。演。同。樣。的。慘。劇。呢。照。那。統。計。上。說。來。人。類。的。死。亡。數。要。占。到。七。分。之。一。就。是。七。百。人。中。的。百。人。被。我。們。活。捉。去。的。你。想。我。們。的。勢。力。利。害。不。利。害。可。是。這。一。班。醉。生。夢。死。的。醫。生。那。裏。知。道。他。也。不。知。道。病。源。所。在。便。是。這。死。亡。診。斷。書。也。不。過。揀。那。病。狀。相。近。的。病。名。隨。意。加。減。寫。一。個。就。是。了。要。實。際。統。計。起。來。恐。還。不。止。此。數。咧。怪。不。得。人。類。中。要。視。我。們。如。仇。敵。了。無。如。我。們。照。那。人。類。中。雖。然。視。我。們。如。仇。敵。只。是。關。於。我。們。的。智。識。却。還。沒。有。普。及。諸。位。可。知。道。那。結。核。病。和。公。德。心。是。個。反。比。例。只。要。公。德。心。有。多。少。進。步。這。死。亡。率。便。逐。層。逐。層。的。減。少。咧。若。照。現。在。的。情。形。瞧。來。別。說。是。減。少。正。是。我。輩。發。展。的。時。候。可。歎。人。類。中。說。着。了。結。核。病。心。中。又。是。十。分。害。怕。的。教。他。豫。防。他。却。又。十。分。怠。慢。十。分。忽。略。可。見。得。這。也。是。他。自。作。自。受。怨。不。得。我。們。呢。更。有。一。說。人。家。聽。得。了。赤。痢。咧。虎。列。拉。咧。都。驚。惶。得。了。不。得。以。爲。這。是。要。傳。染。人。的。天。天。講。那。嚴。密。的。豫。防。之。法。就。怕。他。那。傳。染。的。來。勢。暴。烈。得。很。其。實。呢。也。和。我。們。一。樣。的。微。菌。不。過。對。於。人。類。的。攻。擊。方。法。有。些。兒。不。同。他。們。是。急。進。的。我。們。是。漸。進。的。因。爲。我。們。用。那。侵。略。主。義。却。是。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可。是。兵。家。所。謂。步。步。爲。營。之。法。那。人。類。却。不。大。留。意。不。當。我。們。是。個。極。恐。怕。的。大。敵。這。也。是。我。們。一。種。手。段。呢。俗。語。說。得。好。『。千。里。之。馬。追。不。上。無。間。斷。的。牛。』。凡。事。只。要。無。間。斷。的。進。行。那。一。件。事。做。不。到。呢。我。瞧。人。類。中。總。是。喜。歡。性。急。的。一。方。面。連。那。疾。病。的。事。也。是。如。此。一。聽。那。裏。有。鼠。疫。那。裏。有。虎。列。拉。知。道。是。個。劇。烈。的。流。行。病。便。立。刻。支。

出。豫。防。費。派。出。防。疫。委。員。竭。力。的。要。想。撲。滅。他。至。於。碰。到。我。們。這。種。侵。略。之。法。眼。睛。一。時。瞧。不。見。的。其。實。却。是。無。間。斷。的。攻。擊。利。害。得。很。呢。他。却。冷。冷。的。不。放。在。心。上。那。裏。有。一。個。豫。防。的。心。思。不。但。是。個。人。便。是。一。般。公。衆。的。人。民。對。於。我。們。的。衛。生。思。想。實。在。要。算。幼。穉。之。至。照。這。樣。的。不。注。意。却。想。撲。滅。我。們。這。件。事。那。裏。做。得。到。自。然。是。我。們。越。發。得。意。了。

### 第三十八章 肺結核的症狀

咳。看。官。們。啊。以。前。我。們。所。說。的。種。種。話。也。可。算。一。個。暢。發。無。餘。那。人。類。中。喫。着。我。們。苦。頭。的。所。起。的。症。狀。大。略。也。說。過。一。遍。了。但。是。我。們。在。人。類。的。身。體。中。那。一。塊。地。方。是。個。最。妙。的。場。所。就。是。在。人。類。的。肺。中。了。我。索。性。把。肺。結。核。的。情。狀。傾。筐。倒。篋。的。說。他。一。說。也。顯。得。我。們。坦。然。無。私。原。來。人。類。普。通。的。稱。呼。把。肺。結。核。病。都。叫。做。肺。病。其。實。肺。中。的。病。也。有。好。幾。種。但。是。社。會。上。的。習。慣。肺。病。二。字。就。代。表。肺。結。核。這。也。可。以。見。得。肺。結。核。繁。盛。的。一。個。證。據。在。當。時。還。有。肺。癆。癆。咳。癆。癆。癆。等。種。種。病。名。但。是。到。了。如。今。通。稱。肺。結。核。了。病。名。雖。然。變。更。那。病。的。實。際。却。沒。有。改。可。見。得。我。們。和。人。類。中。的。關。係。也。久。了。古。來。名。士。美。人。爲。了。我。們。犧。牲。了。他。的。性。命。者。也。不。少。像。候。漢。的。諸。葛。亮。唐。朝。的。李。長。吉。還。有。紅。樓。夢。裏。的。林。黛。玉。都。是。我。們。作。崇。因。此。喪。命。就。是。現。代。知。名。之。士。知。道。他。有。肺。結。核。病。瞧。得。見。他。命。不。永。久。的。也。不。知。多。少。咧。

如。今。且。講。這。肺。結。核。病。初。期。的。症。狀。便。怎。麼。樣。起。的。呢。不。用。說。我。們。自。然。有。隨。機。應。變。的。方。法。縱。橫。目。在。

的戰略必無一定不受的症狀。但是這通常的狀態如何，却是應該有的。我先舉其大略起先第一步，但覺得全身困怠，沒有像以前的打起精神，並且善於動怒一點兒小事情，便面紅頸赤起來，還有各種事情都覺行無精打彩。這便是一種神經衰弱的原故。往後便覺得喫東西也沒有滋味了，便加着輕輕的咳嗽。這咳嗽的聲音却輕浮而不沉着。在這個時期中，本人或是請醫生診治，一時也瞧不出來，以為是普通的神經衰弱症，或者是消化不良。誰也知道是肺結核的初期。其實我輩第一步的攻擊已經開始了。在他身體中早起了一個輕微的肺炎。加答兒咧。

從此以後我輩的侵略也一天進步一天了。漸漸兒的咳嗽咯痰增劇起來。早晨起身的時候還好，一到午後身體漸漸發熱，便精神有些兒恍惚。試把量寒熱的表來量量溫度，早晨還是平溫三十七度，一到午後便次第昇到三十七度六七分，及至三十八度，可漸漸兒身上發燒了。這體溫的昇降是個不規則的寒熱，每日裏反反覆覆這種寒熱，醫家便稱之為日晡潮熱。却是肺結核中一個特有的徵候。夜裏睡了常常出一身冷汗，這就叫做盜汗。在這個當兒，我們已經在他肺中盤據好了，可算是個有力的證據了。在這個時期中，病人縱便沒有知道是肺結核，要是醫生大概終知道我們犯到了他的肺尖了。要經過了這個是期，我們的侵略可又是進一步了。身體的衰弱，皮肉之消瘦，自然愈加利害。那以前所述的諸種症狀也更加次第顯著。咯痰之中時時牽着一絲一絲的血線，這叫做痰裏帶紅。往後連血塊也有。



了。一陣陣咳嗽起來，便脹得面紅頸赤，氣喘吁吁。到了這個時代，雖不必要醫生的診斷，便是尋常人的眼睛裏也知道他已經害了肺病了。到了那時侯，我輩的攻擊漸漸極其猖獗，肺裏頭宛如胡蜂窠一般。那肺的組織一處處都破壞而死，做了一個腔洞。你想人類的的生活豈能殼片時欠缺空氣？這句話三尺童子都知道的。偷然沒有了肺，這必要的空氣從那裏去呼吸？可見得這是個人身至要的場所。犯了他的肺，是人類中受了個非常的大攻擊，永遠沒有更生之望，也是一定的道理呢。

### 第三十九章 肺結核的豫防法

看官們，上章我所述的肺結核症狀，想諸位都明白了。現在便要講那肺結核的豫防法了。其實這豫防法便是對於我們的豫防法了。對於我們的豫防法，却教我們自述，似乎像人類這樣的聰明伶俐，反要我們去教導他，未免不倫。其實我們倒是一片公心，並沒有弄什麼花巧。縱使人類中待我們極其酷虐，我們對於人類却仍是一片好意。惟不知道我們的好意，把我們的警告只當做耳邊風。對於這種自暴自棄的人，我們還不攻擊，等待何時呢？當我們攻擊之前，所應防的事也很多。這叫做君子防患於未然。第一件是別和有肺病的人接近。但是這也算不得個完全豫防之策。要曉得我們常常和塵砂飛散空中，到處迷漫人家，一吸到肺中，便爾成病。這也是個防不勝防的。況且一個人雖然說身體如何強健，總有傷風咳嗽不大舒服的時候。饒是你嘴裏說得衛生如何好，有時連自己也不知不覺起了什麼故障。

我們却乘此空際便抵隙而進。有時却比身體虛弱的人受病愈快。人家却還沒有知道。只道他偶然的有些兒感冒。不打緊。可不知道大大的相反。很重的病都從此而起。俗語說的千丈之堤。壞於蟻穴。雖然。是句俗語。却很有意思呢。因為這個緣故。人家在結核的初期。都是這樣。不知不覺的經過。倘然在初期之間。施以適當之治療。可是大有關係呢。只要覺得呼吸器有異狀。稍為有些兒輕微的故障。便請那醫生診視。何至於後來一敗塗地。如今這許多醫生。於結核病的初期。都不注意到了。那症候漸漸發見出來了。便先把患病之人。一嚇。早嚇得他以為自己落在絕望之淵了。那時這病便一天深如一天。好似踏在百尺泥淖之中。踏一步便陷入一步。到得後來。便把身體也陷入其中。這豈不是那醫生的過惡嗎。所以奉勸諸公。第一要安心立命。到了這個地位。研究研究宗教。劈開生死之境。也可以戰勝我輩。因此凡是有勇氣。能自信的人。精神狀態一毫沒有病氣。這種人。不大容易起結核病。惟是自墮於悲觀的人。最容易引起吾人的攻擊。還有一件。我要告訴各位患肺結核病的人。除了自己的養生之外。那公德心。也是至要緊的。自己害了這肺病的苦痛。不能再把自己身體上分泌的各種排洩物。傳染到他人了。這也是叫做人間的義務。有時人家不知道。你害着肺病。倒沒有留心。和你在一塊兒。至於你自己。那有不知之理。和人家交際的時候。別忘了自己是有病的人。所以吐出來的痰。要知道嚴重的消毒之法。當時我輩的目光中。曾見一位牧師。足以令人生感。這位牧師。他無論睡時。醒時。坐時。行時。凡到什麼地方。

總隨時帶一個小痰壺決不隨意向地下吐痰原來這隨意吐痰人家瞧了以爲這是件小事可知這是個莫大的惡德惟其世界上這種無責任的人多我輩的繁殖上纔可以發達不然我們可不要滅種嗎

#### 第四十章 肺結核的養生法

我們今天橫豎開了天窗說亮話索性把結核病的養生法詳細的說了一說這也我們從一位結核病專門博士某先生那裏聽來並不是我們自己杜撰的意見呢養生法却可以大別之爲三種一種是天然療法一種是藥物療法一種是營養療法在這天然療法之中又有氣候療法溫泉療法高山療法空氣療法等種種名目之不同講各種療法之中自然以天然療法爲最效力大可以擊退我們但是必須。要。山。明。沙。淨。的。海。岸。空。氣。極。爲。清。淨。氣。候。極。爲。適。宜。這。個。轉。地。療。養。法。是。我。們。最。怕。的。可。是。要。這。風。光。明。媚。的。土。地。樂。那。悠。閑。之。歲。月。精。神。上。果。然。非。常。利。益。却。要。是。個。有。錢。人。纔。能。辦。得。到。倘。然。是。個。財。政。不。寬。裕。的。人。那。能。有。這。個。餘。力。他。一。天。到。晚。還。要。盤。算。天。天。的。用。度。爲。衣。食。切。身。之。計。也。來。不。及。你。要。教。他。轉。地。療。養。他。即。便。勉。強。聽。從。這。個。精。神。上。已。經。不。愉。快。那。就。和。病。人。也。沒。什。麼。利。益。了。這。種。境。地。不。得。已。還。是。擇。一。個。田。園。生。活。做。做。少。賺。幾。個。錢。也。好。

其次便要講那藥物療法了。從古及今醫肺病的藥也不知道有多少種類因爲這是一種慢性的病兒所以藥喫下去不見什麼功效。今天這個藥喫下去似乎覺得好些。就說這藥有功效可以治得肺病其

實都歸渺茫。常病的人喫下去的藥，如同以水沃石，所以病室之中，常常見他藥瓶山積，比了那生意清淡的藥房，恐怕要教他退避三舍。咧，還有你揭開新聞紙來，一瞧見那賣藥的廣告，非常擁擠，不是說這是肺病的新劑，便是說這是肺病的特效藥。又說什麼秘法秘傳，不靈可以還錢，到頭來也沒有三個大的價值。大概都是吹着大法螺，哄騙一班不懂醫理的人罷了。要知道別說是一班一知半解，東塗西抹的醫生，沒有什麼藥可以治得我們，便是發見我們的科蒲大博士，自從被他發見以來，用盡苦心試驗了種種的藥物，也不能向着我們有什麼確實的療法給我們。一個致命傷的藥物，這就可知道難了。現在一班醫生所認為有效的藥物，喚做苦蘭沙脫。種種治肺的藥，也不可勝數。大概總不過是苦蘭沙脫的變形物罷了。多換名目，也不過淆亂人家的耳目。你道這苦蘭沙脫怎樣的和肺病有效力，怎樣的和我們有害。據醫學家詳細的說明，道是服用了苦蘭沙脫組織上起一種變化，頗足以妨碍我們的繁殖，并且給腸胃以適當之刺激，亢進他的消化機能。據種種的說明，却也自有道理。雖然呢，這苦蘭沙脫未必對於我們有十分效力，然而在目下所用的各種藥中，這苦蘭沙脫劑要算是第一把椅子。咧，還有一種粗心浮氣的人，他見着大法螺的廣告，以為是真的了。服了苦蘭沙脫劑，他也并且不知道多少分量，也不知道如何用法，都是這樣亂服亂投。這病那裏會好呢？此外對症的療法，有鎮咳劑、祛痰劑、強壯劑的幾種，都是間接向肺病有些利益，直接和我們可算的，毫沒什麼關係呢。

最後講那營養療法這却是一個最要緊的要講到優勝劣敗的原理自然是人類的身體中細胞強壯的當兒便是我們寄生類的發育益困難的當兒這也是個當然的道理可是人類中不大明白這個道理他想多喫藥這病自會好的於是別的東西不喫專心一致的喫藥誰知愈喫藥不成功要知道醫治我們結核菌既沒有一種特效藥大家都是盲人瞎馬在那裏亂撞倒不如靠着滋養物却比服藥好得多常言道藥補不如食補難道把這一句口頭俗語也忘了嗎還有更可憐的我們偶攻擊到了一種窮民的肺上他們知道是個肺病了便汲汲皇皇請醫生服藥沒有錢東湊西借到得結果倒把那滋養物減少了一天三餐反倒有所欠缺你想想到那時候這所喫的藥還有功效嗎自然營養不足一天衰弱一天了所以我勸各位醫生們別只貪圖了自己的利益勸人喫藥倒不如把喫藥的錢省去一大半注意在滋養品上倒好的多咧這也是我們一番忠告的義務呢

再講那滋養物到底是那幾種最好呢這時我們也不能十分明白詳述大概喫下去覺的滋味好又容易消化的終是好的要講西洋人却還有種種人工的滋養品也不可盡述不過從我們知道的想起來如牛乳雞卵以及各種蔬菜之類總算時最富於滋養的了這幾種東西無論中國無論外國無論城市無論鄉村都是容易得着的胃腸健全的喫了這些東西自有好處那價錢便宜的滋養物中有豆腐一種無論窮人也都喫的起可知這也是個有利益的東西咧還有一說我常見新聞紙上所登的廣告五

花六門有的說是滋養的大王有的道是營養的聖品其實呢沒甚效驗我勸諸位不如把這個錢省了買些兒牛乳喫了這功效倒大些咧滋養物之中自然以牛乳爲最妙但是這品質也不能一定有攪水的也有攪別的質地的可不是很危險嗎所以我說必須消毒的牛乳最大的方法莫如自己家裏臨喫的時節煮沸一過這也喚做熱氣消毒爲什麼呢那牛乳之中往往有各種的黴菌物潛入其中便是我們結核菌也是一種據醫學家的說數以及種種的議論却分爲兩派一派的學者以爲牛的結核菌另有一種和人類的身體上沒有害處另一派的學者却恰相反對他說就是牛身上的結核菌到了人身體之中也足以惹起同樣的結核症大家辯駁了許久也沒有一定其實呢我輩確從那牛乳的媒介中可以令小兒起那腸結核症所以必須煮沸過然後可以放心得下這也是個消毒的安全方法

咳看官們啊我們說了半天都是和我們沒有利益的事我們何苦饒舌呢我們自己忘了自己的本職還是整頓全神向那人類的身體上攻擊去罷





長篇名譯

小俠情

## 白四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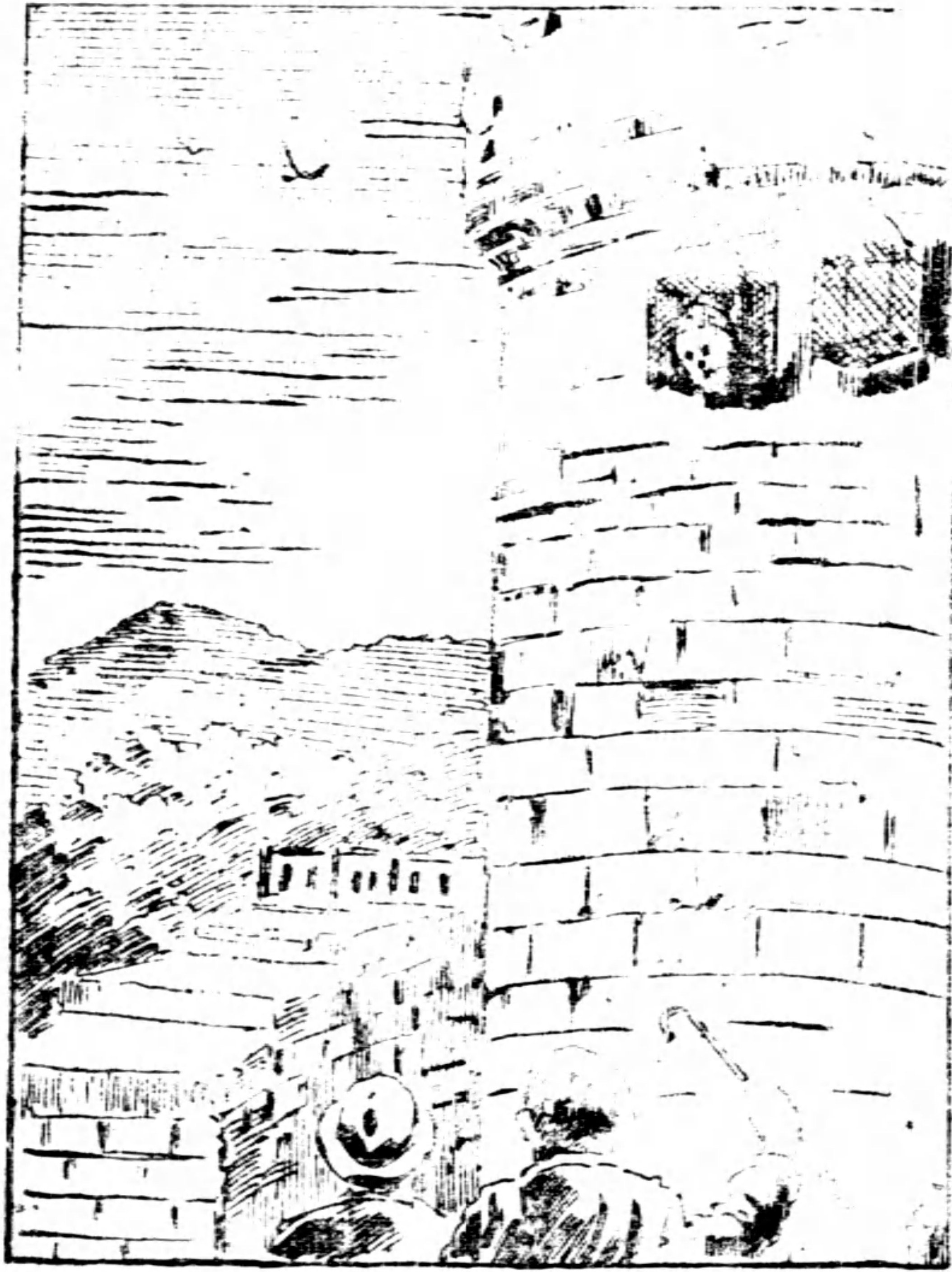
法國大仲馬著

母我慮

引子

在下初到意大利游歷。有個意國武官送了我一本意國的名勝圖。有了這本圖。去到那裏。倒像熟路一般。順便閱歷了些歷史上古跡。相識了幾位名士。後來回國。便著了一本意大利游記。共中事畧多半。也是那位意國武官告訴我的。當初我方到意國。原想先到曼拉畢里去游覽。後因別事耽誤。不能如願。在利蟠里島。差不多住了二載。遠遠也曾望見過雪黎形勢。却終不曾渡過海峽。到過雪黎。我朋友雖是個意國人。據他說。也沒有到過雪黎。這句話未必可靠。因為意國人和雪黎島人黨派不同。很有解不開的仇恨。怕我疑他是拿破崙黨。特意瞞我罷。我在巴黎未動身時。想要問問意國風俗。好做我旅行指南。特去訪尋雪黎逃來的難民。名喚巴彌烈的。這巴彌烈是個著作名家。新近著過二冊巨書。為人甚有學問。我和他本有一面之緣。可惜忘了住址。尋他不到。偏巧一天有個軍官帶了新朋友。貝林尼。同到我巴黎孟買特街第四號。候我這貝林尼。原是意國嘎太尼亞地方生的人。一生下來。就見過名山勝水。即如古

時。有。名。的。伊。娜。山。乃。是。神。道。論。發。生。的。所。在。又。如。沖。來。希。臘。海。灘。和。雅。曲。古。牆。接。吻。的。水。沒。一。樣。不。會。看。見。乘。着。山。水。自。然。之。秀。那。才。學。又。自。心。底。得。來。無。怪。他。聰。明。絕。世。到。處。都。是。詩。料。這。人。不。但。才。學。過。人。說。話。時。聲。音。又。極。柔。軟。非。常。悅。耳。但。是。他。素。常。默。靜。他。人。若。不。把。種。種。喜。怒。哀。樂。之。聲。去。激。他。他。終。是。一。聲。不。發。的。我。見。貝。林。尼。到。來。很。是。歡。喜。他。離。開。雪。黎。島。時。年。紀。甚。輕。記。得。的。多。半。



非。常。愉。快。貝。林。尼。道。你。若。從。泊。勒。摩。到。梅。沁。納。無。論。走。着。水。路。陸。路。萬。不。可。不。在。把。沙。小。村。庄。上。停。留。那。庄。子。離。開。布。蘭。戈。角。甚。近。即。在。客。寓。對。過。有。一。條。通。上。小。山。的。直。街。街。的。盡。頭。衛。城。口。有。一。座。小。小。炮。台。

是。小。時。候。舊。事。我。和。他。談。了。一。回。倒。像。把。雪。拉。克。斯。亞。格。里。金。屯。泊。勒。摩。數。處。名。勝。歷。歷。搬。到。我。眼。前。竟。如。身。歷。其。境。又。似。看。了。油。畫。的。一。般。種。種。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事。樣。樣。得。知。



炮台牆上掛着二只鉄籠。一只空的一只裏却有個白晳晳的骷髏掛了差不多倒有二十年了。要知這骷髏來歷。你問問路人。想來沒有不知道的。我便對貝林尼道。這段事。你定然知道的。何妨就此講講。免得去再問路人。貝林尼道。把沙地方出了一個英雄名喚安托羅布倫奴。他是我生的那年死的那些故事。我自小就聽熟了。可惜我法國話說的不好。不能敷演說。我道。這有何難。我們都懂得意國話。你何妨就把意國話演說呢。貝林尼道。如此很好。我們有個條約。先要約妥。我道。什麼條約。他道。你此番前去。不免要到把沙去看看游歷。回來須要著一本小說給我。看我道。這也使得。貝林尼便將這段故事從頭至尾演說出來。過了一月。我就去嘎拉畢里游歷。又到雪黎一路上所見之物。都足動人。記念時常又記着。貝林尼告訴我的地方。走了八百多英里。纔到把沙。尋着客寓。向街上一直行去。果見炮台牆上掛着二個鉄籠。一只空的一只却是不空。我出門二年多。回到巴黎。記得舊時條約。便去拜訪貝林尼。誰知去到那邊。只剩一坯黃土。荒草石碑。可憐這聰明絕世的貝林尼。已在我未回國前。謝絕人世了。

### 第一回

話說天地之間。雖有萬千奧妙。然而人與物的境遇。大致總是相同。城市得了地利。猶如人有了好出身的一樣。城有地理上的關係。人有社會上的等級。所以那命運。幸不幸。全是一樣的。我見過富貴城池。看他那股驕氣。真是目空一世。周圍許多名勝。那裏在他眼裏。弄得茅廬小屋。自慚形穢。自然不敢去造在

他。一。堆。索。性。讓。他。去。盤。踞。山。頂。笑。傲。當。時。然。而。遭。了。風。暴。天。災。他。高。矗。九。霄。的。牆。適。當。其。衝。較。之。小。屋。茅。廬。自。然。多。受。些。損。害。仿。佛。像。逃。在。海。外。的。皇。后。所。隨。的。無。非。自。己。親。信。宮。人。遭。了。難。那。個。配。去。周。濟。他。難道。有。臉。面。的。去。向。平。民。討。飯。麼。我。也。見。過。荒。苦。村。庄。低。聲。下。氣。避。在。山。谷。裏。不。敢。出。頭。所。有。田。稼。風。車。茅。廬。小。屋。都。藏。在。山。凹。裏。小。溪。的。傍。邊。外。貌。雖。則。可。憐。四。面。却。有。山。石。保。障。遇。風。不。受。涼。遇。暑。不。受。熱。好。似。厭。世。派。人。既。沒。有。功。名。思。想。心。常。自。足。不。願。聽。見。人。聲。不。願。看。見。人。影。倒。也。太。平。清。淨。自。在。逍。遙。尙。有。別。種。海。邊。地。方。從。前。原。是。荒。涼。之。地。後。來。漸。漸。變。了。局。面。不。見。了。帆。影。櫓。聲。從。前。來。的。不。過。是。幾。只。魚。船。如。今。却。有。成。羣。逐。隊。的。兵。艦。行。來。此。地。把。茅。廬。改。成。了。瓦。屋。又。把。瓦。房。改。成。了。宮。殿。到。了。今。日。居。然。巴。陀。西。的。金。錢。考。康。達。的。鑽。石。亮。光。隨。處。皆。是。耳。邊。聽。得。的。無。非。是。金。錢。叮。噹。的。響。聲。這。種。富。貴。光。華。怎。教。人。不。眼。熱。呢。這。樣。地。方。倒。像。貧。兒。暴。富。坐。在。馬。車。裏。把。泥。土。擲。人。借。他。風。光。辱。我。貧。賤。又。怎。教。人。不。恨。呢。尙。有。一。種。初。起。是。個。牧。場。風。景。宜。人。可。入。圖。畫。誰。知。風。景。愈。佳。興。旺。愈。快。最。容。易。被。人。毀。壞。竟。在。一。碧。無。涯。的。草。地。築。上。了。車。路。那。些。齷。齷。商。賈。逐。隊。成。羣。走。來。踐。踏。把。天。然。麗。質。一。掃。而。空。便。似。妙。年。閨。秀。嫁。了。個。無。賴。惡。夫。有。限。韶。光。全。然。虛。擲。你。道。可。憐。不。可。憐。呢。故。此。人。與。物。的。感。情。無。論。喜。怒。哀。怨。並。無。二。樣。不。然。好。花。明。月。何。能。助。我。閒。情。古。廟。殘。碑。那。得。動。人。感。慨。呢。世。人。常。稱。梅。沁。納。謂。貴。地。沙。拉。克。斯。謂。之。忠。地。格。勤。梯。謂。之。顯。地。達。攀。尼。謂。之。敗。地。泊。勒。摩。謂。之。樂。地。若。說。這。泊。勒。摩。地。方。果。然。名。不。虛。傳。處。於。萬。里。無。雲。

的。天。下。地。土。膏。腴。風。光。清。麗。沿。着。淺。藍。色。海。面。森。泰。露。散。靈。諸。山。在。其。北。納。富。蘭。拏。土。角。出。其。南。土。角。之。邊。帶。山。環。繞。倒。像。一。面。鑲。邊。大。鏡。子。四。面。雖。是。高。山。中。央。却。是。個。極。大。平。原。此。種。地。方。比。着。比。散。汀（土。國。故。都）俄。達。立。斯。克。和。埃。及。女。王。用。作。天。然。大。鏡。的。雪。倫。納。海。股。還。要。多。情。快。樂。各。國。雖。也。望。想。這。裏。治。理。之。權。可。惜。一。見。這。個。美。滿。樂。境。不。禁。心。搖。神。奪。沒。法。去。處。治。他。了。那。情。形。如。同。把。珍。珠。寶。石。製。成。了。項。圈。手。鐲。把。來。鑲。銙。天。下。至。尊。貴。的。美。人。一。樣。無。論。皇。后。貴。妃。那。怕。他。不。做。你。囚。犯。再。說。這。泊。勒。摩。地。方。萬。商。雲。集。地。氣。溫。和。故。此。樹。木。長。青。真。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樹。人。來。這。裏。游。玩。說。不。盡。種。種。妙。趣。就。論。夜。間。也。比。什。麼。不。夜。天。仙。人。島。好。得。許。多。但。聽。海。邊。那。般。濤。聲。市。上。這。片。市。聲。都。含。着。嬌。美。動。人。的。元。質。其。中。有。個。原。故。人。類。都。把。愛。情。激。動。那。些。山。水。花。木。那。山。水。花。木。浴。了。愛。潮。自。然。也。有。一。股。子。反。力。把。來。回。擊。到。衆。人。身。上。成。了。一。種。奧。妙。微。風。吹。在。面。上。異。常。清。爽。若。在。夜。深。人。靜。時。或。登。西。沙。或。到。白。蘭。沙。平。原。登。高。一。望。倒。像。立。在。美。女。床。前。看。那。睡。美。人。的。一。般。然。而。天。道。最。公。此。地。既。有。許。多。好。處。也。有。許。多。壞。處。你。道。甚。的。當。此。夜。靜。時。候。正。是。安。其。爾。登。尼。司。二。處。海。盜。出。掠。之。時。那。時。舉。起。三。角。蓬。打。着。殺。野。的。槳。把。強。盜。船。蕩。將。出。來。周。圍。打。劫。論。到。可。怕。的。時。候。還。比。撒。哈。拉。大。沙。漠。的。虎。洞。獅。穴。利。害。多。哩。可。憐。這。些。蘆。葦。叢。裏。水。灘。上。的。居。民。那。里。買。得。起。探。海。燈。又。沒。有。海。防。隊。半。夜。三。更。睡。夢。裏。聽。見。妻。女。叫。喚。睜。眼。看。時。自。己。的。妻。女。早。被。強。盜。搶。走。了。好。容。易。等。到。天。明。那。強。盜。船。的。小。白。蓬。早。已。去。得。極。遠。地。平。線。

上。只。剩。幾。個。白。點。忽。向。泡。利。發。維。那。拿。或。蘭。比。杜。沙。羣。島。後。只。一。轉。休。說。白。點。連。個。影。子。都。看。不。見。了。至。於。海。邊。呢。景。緻。雖。然。可。愛。那。淺。藍。色。的。海。水。有。時。也。會。變。成。了。鉛。色。微。風。頓。止。萬。籟。絕。然。碧。綠。的。天。上。忽。然。撐。起。成。片。的。白。雲。自。南。而。北。這。白。雲。分。明。是。史。格。洛。哥。預。兆。什。麼。叫。史。格。洛。哥。呢。就。是。亞。刺。伯。刮。來。的。那。股。熱。風。這。熱。風。出。在。利。比。亞。沙。地。捲。過。歐。洲。非。常。利。害。萬。物。遇。了。他。不。但。精。神。疲。倦。那。煩。悶。懊。惱。的。感。覺。却。比。受。罪。難。過。得。多。弄。得。全。島。人。號。鬼。哭。萬。分。悽。楚。凡。百。禽。獸。都。去。避。難。等。到。尋。着。藏。身。之。處。早。已。力。竭。氣。窮。不。知。怎。地。人。若。是。遇。了。這。風。那。知。慧。力。氣。竟。會。一。些。也。沒。有。了。真。像。斷。了。氣。的。死。尸。直。等。到。雲。去。天。清。微。風。拂。面。纔。似。死。尸。還。陽。一。個。個。活。潑。轉。來。那。力。氣。智。慧。也。就。漸。漸。復。原。從。此。又。和。從。前。一。樣。舒。坦。了。閒。文。少。叙。且。說。西。歷。一。千。八。百。零。三。年。九。月。有。一。天。大。刮。熱。風。自。朝。至。暮。直。刮。到。黃。昏。時。候。方。纔。停。止。那。時。天。晴。日。落。海。色。碧。青。陣。陣。涼。風。自。利。蟠。里。羣。島。吹。來。島。上。的。人。猶。如。新。病。初。愈。體。氣。漸。漸。復。元。這。泊。勒。摩。原。是。世。間。極。樂。之。鄉。此。番。天。氣。復。晴。衆。人。都。像。換。了。凡。骨。那。愉。快。情。形。一。言。難。盡。大。凡。風。景。好。的。地。方。出。產。的。女。子。必。比。別。處。美。麗。泊。勒。摩。這。樣。好。風。景。所。出。的。女。子。自。然。可。想。而。知。就。中。有。個。女。子。却。是。書。中。緊。要。人。物。要。知。來。歷。不。可。不。教。看。官。先。知。道。他。鄉。方。住。址。我。們。且。出。聖。佐。治。門。一。路。去。到。泊。勒。摩。境。界。經。過。嘎。斯。達。美。右。方。一。直。走。到。一。處。碼。頭。沿。着。碼。頭。邊。再。過。去。幾。步。眼。前。就。見。一。座。精。緻。別。莊。靠。山。面。水。十。分。雅。緻。裏。面。有。個。極。大。花。園。那。圍。牆。直。造。到。彼。萊。古。林。拿。山。脚。這。便。是。雪。黎。島。現。任。總。督。嘎。立。尼。王。的。

別莊那嘎立尼王却是佛留安第七世的親信大臣如今告假回家暫享家庭之樂這別莊樓下有間屋子掛着天藍緞壁衣那門窗上掛的是鑲金織錦紫門簾却用珍珠練鈎住屋裏天花板上畫滿了名人彩畫正是珠簾金屋畫棟雕樑屋中有個女子裹着單被靠在榻上一隻白玉似的臂膊蕩落在床口仰首而臥雲髮蓬鬆姿容憔悴若在一刻鐘前見他還道是個石塑死美人哩如今瑟瑟地抖了幾抖面上轉了些血色雙眸徐啓這玉石似的美人忽然清醒過來呻吟了一遍嬌柔無力慢慢地伸手去雲母石棹上按了一按鈴按罷仍把身子倒在床上棹上那個銀鈴一響便有個使女開進門來那使女身上衣衫團得很縐可知這主僕二人全受過非洲的熱風災了那主人不是別人乃是當今泊勒摩總督嘎立呢王的夫人徐徐回過頭來說道你嗎特萊沙呀這樣天氣真會吹死人的難道風還不停嗎使女道停了夫人我們又好喘得過氣來了主人道你去取些鮮菓和清爽的東西我吃快些開了窗讓我透透風可憐那使女面上還不會轉色四肢那裏有什麼力氣奉了主人吩咐只得扶牆摸壁的取了鮮菓將來放在棹上就去開窗向窗口外望便是碧清的海面特萊沙一面開窗一面說道呀夫人你看天氣這般清爽明天必然是好天氣了天色快黑了望過去連亞利克第島還很清楚哩主人道正是天氣果然的好了特萊沙你來扶我挨到窗口去望望特萊沙連忙走到抬邊等主人吃了些鮮菓慢慢地撐着棹面抬起身來一手扶在使女肩上一步步挨到窗台上吸着清氣笑道吹了這陣棉軟的小風爽快得多了

你將交椅搬來多謝。你再把靠花園的窗一起打開了罷。主人不會回來嗎？特萊沙移過椅子先讓主人坐下。開着窗對道：不會回來。主人道：倒是不來的好。不然瞧見我面無人色，可憐成這個模樣，越發不安了。我想我的臉比往時難看多了。使女道：我看夫人倒比往時更愛人了。休說眼前便是近村這許多貴族，那個及得到夫人美貌？主人道：魯宙尼候爵夫人比德拉王妃難道都不如我嗎？使女道：他們那里及得夫人。主人笑道：特萊沙王爵用你來專爲奉承我嗎？使女道：並不是奉承。我是心裏想什麼，口裏便說。決沒有假話的。總督夫人微嘆一口氣道：噫！住在這泊勒摩地方，總算很有味了。使女接口道：若教二十來歲的美貌貴人住在此地，自然越發的有味了。總督夫人道：教你一陣胡纏，竟把那件事忘了。你出嫁的日子到底定在幾時？特萊沙不答。總督夫人又接着問道：不就是下禮拜嗎？特萊沙嘆了一口氣答道：日子倒是禮拜日。主人怪道：你有什麼心事呢？爲甚麼嘆氣？使女慢吞吞答道：沒有什麼心事。主人道：你不說狠愛蓋太摩嗎？使女道：他人倒不錯。我並不是不愛他。況且結了婚，我二人都能住在一處伺候夫人。主人道：這樣你爲什麼嘆氣？使女道：因爲想起了家鄉的事。故此嘆氣。夫人恕罪。主人道：你想起家鄉何事？使女道：這事怕夫人也有些知道。我莊子上有個結義姊妹，他父親也是個財主，寫了信來教我回去。況且我在家裏已經許過人了，和一個把沙少年面訂過婚約，說定要嫁他的。主人道：既是那人愛你，你何不早說我好對主人說明，就把那小子叫進府來，豈不是好？使女道：但是他雖是窮人，志氣很高傲。

決不肯做人奴僕的主人道原來這地使女道這是真的從前戈都王決意要他他却不肯主人道如此說來那小子定是個敗落鄉紳了使女道不是只是個山上平民主人道他叫什麼名字使女道即使說來夫人也不認識他主人道你心裏愛他嗎使女道這個倒不知但知我若是嫁他須要做工度日日子難過倒是小事可惜就要離開你這位又和氣又可愛的主人心裏其實捨不得主人道特萊沙人家不是都說我有皮氣又說我太驕傲嗎使女道我却不曾見你有過什麼皮氣主人道泊勒摩貴族那個不說我壞話只爲我承襲了奴華郡主爵位這是我祖宗替遮理士第五世皇帝費了多少汗馬功勞因此纔爭得這個爵位出身本來高貴些我和主人結婚正是門當戶對誰知許多貴族都要把結主人想把女兒許他主人都不愛偏偏和我親近他們氣不過便造出許多謠言來罵我然而這些事主人也很知道故此常對我說道他們沒一個及得你這般美貌因此妒忌你休去采他們如今連你特萊沙也來奉承我了使女道還有比我們奉承你更利害的人哩主人道是誰使女道便是夫人這面鏡子主人道你這孩子說說又來這樣癡話快去點了鏡台上火休得胡言使女奉命便去鏡台上把蠟燭點好主人吩咐道把靠海的窗關了靠園的窗由他開着你自己也去休息罷使女關好了窗出房而去這位總督夫人便到鏡台前坐下對着鏡子顧影自憐越看越見得自己美貌不覺微笑將起來要說這位夫人生來端的好看他乳名喚做依美後來把依字改了金字因爲生得美貌那金美又是寶石的名字人都稱

道他是一顆活寶石。他只說是遮理斯功臣後代。還算自歎。其實那副嬌艷面龐。可算得埃島尼人深藍。眼睛可算得亞拉伯人粉紅皮肉。可算得法蘭西人。即便說他是雅典貴族的面龐。沙拉森酋長的眼球。那爾滿軍人的皮肉。沒一樣不配。除了雪黎。只有天下聞名的埃爾斯鎮。纔能生出此種三美俱全的美女。且說金美坐在鏡台傍邊。呆呆地蓬着頭。並不是侯人幫助他。晚粧若說他這樣。奇妙的梳粧。他人却也湊不上手去。只爲看看自己。像一枝低垂莖上的鮮花。不覺出了神心脈裏甜密密的跳。說不盡無窮趣味。想道。若不是天地大恩。怎能生出我這副面貌。豈可不謝天公。美意看看。披着頭髮。倒比梳了裝更顯得別緻。心想。還是讓他散着的好。這副玉珊瑚似的口唇。這副桃花似的臉面。若使鏡裏有人瞧着。定當魂斷。那金美想得忘其所以。原來這只鏡台。正對着靠花園的窗口。鏡裏除了自己美貌。傍邊還映出窗外的天。看得心裏歡喜。在鏡裏一個一個數着天上出現星斗。替他們杜選了名字。說道。這是什麼星。那是什麼星。正在此時。忽覺有個黑影。來在背後。把鏡裏的星光遮沒。仔細看去。原來是一個人影。他立刻回頭。果見窗口站着個面生男子。金美驚得跳將起來。正要叫喊。那男子托地跳進房來。拱着手求道。呀。夫人。看老天面上萬萬不要聲張。小人到此不爲別事。決不與夫人爲難。不必驚嚇。且看下文分曉。

## 第二回

話說金美突見一人跳進房來。嚇得望後一仰。倒在椅上。定了一回神。纔知此人向不曾相識。看他舉止。



神情都是十分怪異。這人約有二十五六歲年紀，頭戴嘎拉平帽，帽邊沿一道極闊絲邊，直披到後邊肩。上身穿剪絨銀扣大衫褲，胸口露出一件紅地洒綠花綢襯衣，足登長統熟皮靴。看他面貌美麗，中却帶些蠻野之氣。二只豹眼，一個鷹鼻，墨黑頭髮，雪白扒牙，分明是山上人裝束。當下金美驚慌未定，伸出瑟瑟抖的玉手，正要去掉上按鈴，那人溫溫柔柔打着雪黎話說道：「夫人，你不見我央求嗎？我有事相求，決沒有驚嚇夫人之理，放心放心。夫人，你生得聖母也似美貌，必然也似聖母一樣慈悲的。」金美抖抖尖了喉音問道：「你來做什麼？」這時候忽然闖進房來，是何道理？那人道：「夫人，請想我是鄉下苦百姓，你是皇后似的貴人，不這樣如何得見？即使夫人肯見，不免也要等候機會。這件事就怕來不及，挽回了。」金美聽了心裏稍稍安慰些，問道：「你到底要求我什麼？」那人道：「夫人，什麼不在夫人手裏？要我樂時，我就樂；要我苦時，我就苦；要我生時，我就生；要我死時，我就死。」金美道：「我却不明白，你講些什麼？」那人道：「夫人，手下不是有個把沙使女嗎？」金美道：「可是特萊沙？」那人道：「正是他。若不是夫人寫信把他喚來，他早和我成了夫妻了。」他臨走時還說：「肯終身守我，又道進了王府，定把我們怎生相愛的話稟告夫人，能覈請假回來，果然最好。萬一不許他來時，情願辭這差使回去嫁我。我二個自從分手，差不多倒有三年了。等來等去，終沒有一些消息。因此上特地趕來，方到此地，就聽說夫人把他另許了別人。沒奈何，特來夫人前求恩，求你把特萊沙賞我。」金美道：「我很歡喜他捨不得離他，因為這樣纔把他許了。主人心腹小使蓋太摩爲的是。」

不要他離開我。那人發急道：「只要夫人許我，難道我就做不得主人的小使嗎？」金美道：「持萊沙告訴過我，說你不肯做小使。」那人道：「話却不錯，然而爲了特萊沙，我便顧不了許多。雖不肯低頭下氣，若是賣些力氣，博個工錢，倒也沒有什麼。」不肯。金美道：「如此，我對主人說去。」他偷然許了呢。那人不等說完，插口道：「只要夫人應許，主人斷不會不依的。」你那裏用得著求他？只須吩咐他就成了。這個，我很知道。金美道：「你便怎樣？」那人道：「我便終身感恩，不辭勞怨。」金美道：「可是你先把姓名告訴我。」纔行。那人道：「我是死，活都在你手下的。」金美道：「主人若問你姓名呢？」那人道：「我是把沙鄉下人，怎會走到主人身邊去？況且王府上這許多用人，主人那能數都知道他姓名呢？」金美道：「這却說不定的。」我也是把沙人，和你還是個同鄉。我父便是奴華地方伯爵，住在離村半里路，那個炮台裏。那人含糊答道：「夫人，這個我知道。」金美道：「故此，我一定要知道你名姓。」快快說來，好替你設法。」那人道：「夫人，你還是不知道的好。何必定要我說出名姓？我是忠厚人，特萊沙倘能數嫁，我將來定不會吃苦。夫人和主人有甚吩咐時，我就有一條性命相送。」金美道：「你爲什麼這般固執？」方纔問過特萊沙，他也不肯說。故此，我偏要問問你名姓。若不把真名實姓說來，無論你怎樣哀求，我是斷斷不依的。」那人道：「夫人，你定要我說出來麼？」金美道：「定要你說不說名姓？你與我快快出去。」那人道：「我就叫白四哥布倫奴。」說完這句活，那人忽然面如死色，倒像這口氣也隨着那句活絕了。可知他心裏真有說不盡的淒楚。金美不聽，便罷一聽。白四哥三個字，直嚇得倒退了幾步，叫道：

呀。白四哥。白四哥。布倫奴。你不是安托羅。布倫奴的兒子嗎。殺了頭。掛在炮台牆上。鐵籠裏。號令的不是你父親。却是誰。白四哥道。我正是他兒子。金美道。你敢來此地。你父親那顆頭。爲什麼掛在籠裏。你就不知道嗎。白四哥不做聲。金美連下去說道。只爲他。他謀害我父親伯爵……白四哥道。夫人。這件事。我豈有不知道的理。記得當時。你年紀還小。同你使女僕人們。在鄉下遊玩。他們將我父親的頭。指給你看。說道。這個惡人。因知謀害你老伯爵。故此殺了頭。掛在這裏。號令的夫人。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但知我父親謀害伯爵那裏。知道要謀害伯爵的原因呢。原來伯爵。先把我父害的。永世不能散見人也。叫無可如何。纔來報仇。雪恨。金美道。不要胡說。那人道。我若有半句謊話。上帝是我証人。自會罰我。夫人不知。容我細細訴說。只因我母。爲人忠厚。面貌生得萬分美麗。被你父親伯爵。看見心裏十分愛戀。想法子。便去誘他。誰知我母。終不肯上他圈套。有一天我父出門。到了托彌那。去伯爵知道我家裏無人。竟帶領四名惡漢。把我母親。強搶而去。關在小屋之中。那間小屋。如今就是立梅路和芬奈路中間的那片客寓。即在這一帶。！這個地方。咳！夫人。你父親竟強污了我母親貞節了。金美道。我想伯爵。原是把沙的主人。村裏那些人民產業。那個不在他治下。人家想去求他的愛戀。還求之不得。你母親被他愛上。豈不是大大的造化嗎。白四哥縐眉道。可惜我父親。並不是這樣。心想他原是孟加達泊脫拿王領地上。民人生家。清白。豈肯遭此污辱。因此定要行刺伯爵。伯爵雖然被刺。並不會因傷身死。往時只爲刺不死伯爵。我心裏大不如

意。如。今。想。來。倒。覺。得。懊。悔。了。還。是。伯。爵。不。受。害。的。好。哩。金。美。道。我。却。記。不。清。這。許。多。你。父。親。照。着。殺。人。凶。犯。定。了。死。罪。還。有。你。伯。叔。不。是。一。氣。絞。死。的。麼。白。四。哥。道。他。們。本。來。無。罪。見。我。父。親。被。擒。同。胞。兄。弟。豈。能。袖。手。只。好。盡。力。抵。抗。想。把。我。父。親。奪。回。無。如。衆。寡。不。敵。一。氣。被。官。兵。拿。住。當。做。同。黨。把。我。伯。父。白。拉。雪。哆。問。了。軍。罪。充。發。維。那。拿。將。我。二。個。叔。父。白。屈。羅。白。披。一。個。充。去。利。蟠。里。一。個。充。去。佛。爾。及。拏。我。當。時。也。教。官。兵。捉。了。去。因。爲。年。紀。太。小。把。我。赦。了。交。給。我。母。親。領。回。的。金。美。道。你。母。親。後。來。怎。樣。了。白。四。哥。道。他。後。來。也。就。死。了。金。美。道。死。在。那。裏。白。四。哥。道。死。在。戈。都。和。尼。雪。間。那。個。山。裏。金。美。道。他。爲。什。麼。也。要。離。去。把。沙。呢。白。四。哥。道。只。爲。我。們。每。走。過。炮。台。見。了。籠。裏。掛。的。這。顆。頭。是。他。的。丈。夫。是。我。的。父。親。心。裏。怎。會。好。受。他。臨。死。並。不。會。請。過。醫。生。也。不。會。請。過。牧。師。死。後。又。沒。人。安。葬。只。有。我。替。他。扒。了。個。洞。把。他。掩。埋。起。來。因。此。因。此。夫。人。吓。你。你。想。個。罪。罷。我。白。氏。一。家。除。了。我。再。沒。有。報。仇。的。人。了。那。伯。爵。後。代。除。了。夫。人。也。沒。有。別。個。如。今。死。的。已。死。即。使。報。仇。也。是。沒。用。我。的。愛。情。既。種。在。特。萊。沙。身。上。那。些。舊。事。早。拋。去。深。山。大。海。裏。了。不。然。豈。肯。再。到。把。沙。再。見。這。許。多。傷。心。的。記。念。好。在。如。今。已。教。愛。情。迷。住。即。使。見。了。我。母。親。墳。墓。終。也。不。想。報。仇。的。了。如。今。因。爲。特。萊。沙。進。了。王。府。我。情。願。投。在。府。中。效。力。我。早。有。這。番。意。思。因。此。當。面。見。你。來。到。你。夫。人。面。前。手。無。寸。鐵。夫。人。請。想。我。怎。肯。害。你。只。要。夫。人。肯。把。特。萊。沙。配。了。我。從。此。我。們。的。仇。恨。自。然。一。筆。勾。銷。金。美。道。但。是。你。又。是。凶。犯。的。兒。子。囚。徒。的。姪。兒。主。人。斷。不。肯。收。留。的。白。四。哥。道。我。既。能。忘。了。種。

種宿怨自然無碍爲甚麼不肯收留金美道你真是瘋了白四哥道山上野人的怨原是結不得的雪黎人報仇的手段向來是最利害的這個你都知道如今我既肯忘掉宿怨斷不報仇你萬萬不要再提前事了金美道你忘得掉我却忘不掉哩白四哥道勸你休要再提我心病了金美道由你自說我却不管白四哥道求你准了我罷讓我極力向正路上做人來做主人僕人來做特萊沙丈夫我不但不來報怨還要竭力圖謝我從此決不再去別處的了金美道這却不能白四哥道夫人你不是也愛你……嗎金美冷笑不答白四哥道大凡一個人有了妒忌心裏正不知怎樣難過怎樣癡狂咳咳我心裏既愛了特萊沙故此妒忌別人若然這世上娶不到他不知要怎樣傷心因此……金美道因此什麼白四哥道因此嗎！咳怕又要忘不掉我鉄籠裏的父親囚牢裏的伯叔坟墓下的母親了正在此時忽聽窻下發了一聲奇叫那叫聲方罷就聽門鈴鏡鏡的大響金美道呀主人回來了白四哥道是的我也知道主人回來了只今尙未進房夫人你還能應許我一個是字我求你這個大恩把特萊沙賞了我罷金美立起身來急向門口走去喝道快讓我出去白四哥托地跳將過來攔住門口金美握着叫人鈴喊道你竟敢如此放肆嗎來人白四哥還是忍着氣央求道夫人萬不可叫喊我決不來害你當時窻下又發第二聲奇叫白四哥道知道了阿黎你看得不錯是的主人來了呀那腳聲已到房外了噯夫人還有一秒鐘請你快快應許免得做出意外的事來金美喊道主人快來救命救命白四哥走上前來一手揪住了金美頭髮

喝道。你這婦人。真沒有一點人心。真沒有半分靈性。怎麼一些不肯哀憐人。說時那房門已經打得格格地響。金美明知道門外就有救星。索性大喊道。我現被賊人攔住性命不保了。快來快來。主人快來。白四哥怒道。我本不要害你。如今還只是求你。你偏要我老爺動氣。那可沒法了。說罷大叫一聲。眼睛裏噴出火來。好似一只猛虎向金美。只一撲。說時遲。那時快。門外早有人把房門打破。只聽喀拉拉鎗聲響亮。滿屋裏滾滿了白烟。要知金美性命如何。且看下文分曉。

## 第三回

却說白四哥正向金美撲來。忽然房門打破。只聽鎗聲響處。滿屋裏滾滿了白烟。金美直嚇得僵在地上。等到睜眼醒來。見自己身子已在王爵懷裏。瞪着警慌失色的眼光。只在東西張看多時。說不出話來。停了許久。問道。那賊怎怎樣了。王爵道。想必逃走了。我要緊救你。正跳到床上。見他從窗口跳出去了。我見你昏了。那有功夫去拿賊。說時王爵四下裏看了一遍。叫道。唉。那鎗子打在那里了。怎麼不落在房裏。金美喊道。快去派人追趕。切勿饒他。惡賊惡賊。爭些兒害了我性命。王爵於是立刻派人四處追尋。那里尋得着白四。奇蹤跡到了天明時。纔在窗下尋見一攤血跡。那血點點滴滴向海邊而沒話分。二頭且說那日天光初明。有許多漁船照常撐出港來。在海面往來搖擺。就中一艘船上有個壯年漢子和十三四歲一個小孩把船泊在泊勒摩附近落了。逢拋錨不動。這地方不宜漁業。形跡可疑。那小孩低着頭。只自

修網那漢子却。躺在船艙裏。把頭枕在船邊上。不時伸手去海裏撈那海水。澆在自己肩上。肩上搏着布。布上映一攤血跡。他面上很有些悽楚樣子。口邊却現一股古怪形容。不笑不哭。那神氣極其難看。此人不是別位。乃是白四哥。布倫奴這小孩。就是前在嘎立尼王府窗下望風發過二次怪叫的人。一眼看過去。就知此孩是白四哥的兒子。其實倒是非洲海邊的土人。白四哥將他養在身邊的。白四哥怎會養着非洲的孩子呢。因爲一年之前。泊脫拿王爵將乘小船自攀納拉里。到嘎達尼去打獵。隨從的祇有十幾個官人。那泊脫拿王原是雪黎島最大富翁。不知怎地。教亞爾乾一夥海盜得知了消息。聽說王爵定在泡利島後面下船。這里離嘎達尼不過二里之遙。那夥海盜預備下三隻快船。先藏在峽裏等候。那王爵果然離了富茄路海邊。這里海水很淺。船不能傍岸。王爵一行人把軍器擊在頭上一個個跳下水去。便在三尺淺水處上了小船。行不了半里。便到一個海島。正要上岸。伏在蘆葦裏的賊船一聲納喊。飛也似的駛將出來。攔住咽喉要路。王爵一行人挺着軍器和海盜對敵。正戰得不分勝敗。又來了第二隻賊船。王爵眼見不能殺得勝。又不能逃走。只好袖手被擒。向那賊人商議情願。將金贖命。那時附近農戶聽得海盜劫人。各持鎗刀拚命追來。可惜那夥海盜既捉住了王爵。也就顧不得同夥的性命。調轉船頭飛駛而去。當時那白四哥既無父母無靠。無倚他那股話潑性情。使他漸趨到冒險的事情。聽得農戶捕賊。他第一個高興。便與衆農戶趕到海邊。打了一陣。查見王爵船上死了一名從人。還有三個強盜躺在血裏。

打滾。不會斷氣。便連發二鎗。先結果了。二個性命。白四哥正要開發第三鎗時。瞪眼一看。這第三個。却是一個小孩。便收住手鎗。忙把此孩救起。對衆農戶說道。這小孩子原懂得道理。尙還可恕。讓我領回去罷。衆農戶都知道白四哥不是好惹的人。那敢不依。白四哥於是抱了孩子。一直向海岸走去。上了他自己的小船。倒像騎熟了的馬。欲左欲右。都能彀操縱自如。拉起蓬來。向亞利加格郎士角捷駛而去。看看這船離了海邊。過了險要。便去一意伏侍那受傷的孩子。當時那孩子痛極。昏過尙不會蘇醒。白四哥遂撕下布衫。裹他傷處。趁着夕陽光裏。細細一看。方知那鎗子打在孩子右肋骨下。傷勢雖重。尙可救治。白四哥趁着晚涼時。俟海風迎面。撈些海水。澆洗那孩子傷處。那孩子着了涼。漸漸的醒來。未曾開眼。先在嘴裏。古。都。都。說。了。幾。句。懂。不。來。的。話。白四哥聽了。不懂。心想。受了重傷的人。定覺口渴。想是要喝水。便撈了些海水。倒在孩子口裏。那孩子狠命吸了幾口水。哼了幾聲。又昏過去了。白四哥把他輕輕抱來。放在艙裏。露着傷處。把手巾浸了海水。替他輕輕洗擦。原來航海的人。海上若遇了傷。一時無藥。就把海水澆洗。很有靈效的。故此這海水。倒是一種天然妙藥。且說當下風勢正自非洲吹來。白四哥那隻船。順流行來。正在禮拜堂做夜課時。進了露茄沙海灣。停了三點鐘。便沿着摩留加右岸。撐過一座環橋洞。這橋乃是通連拏多和加拉孟第二處大路的。過了橋洞。又行上五里之遙。那河便走不得船了。白四哥把船拖上了岸。岸邊盡是些夾竹桃和蘆花。就將小船藏在蘆堆裏。抱了小孩。走過一段荒野之地。來到了一個山。



谷口進了山谷兩面都是石壁頂上隔幾步也有透光的洞眼因此並不十分黑暗這山谷原是古時鐵羅格勞代古城遺址那鐵羅格勞代民族乃是本島人民第一代始祖向受希臘文教的白四哥原不是異人不過他思想力氣都比別人高尚既不會受過什麼教育孤苦零丁又無學問便生了登仙妄想往常出門並沒有宗旨想在雪黎尋個避靜去處定定心志免得胡思亂想忘了血海怨仇故此尋到這三千多年沒人住過的山洞心想小時候聽人常說道深山隱處每有俠客劍仙這山洞幾千年沒人住過形勢幽美不要就有神仙若能遇着他們學些兒隱身仙法豈不大妙有了這樣心思胆子也就大了住在洞裏習以爲常倒也清爽可惜終久遇不到仙人漸漸又灰了心反把情慾一點一點鈎將起來了且說白四哥進了谷裏一個山洞洞口砌有石級登上了石級是一塊平地墨漆地黑只有洞口一個方孔由此流通空氣罷了白四哥先把小孩抱來洞裏放在一堆蘆葦上自己下了石級取了根杉木枝燃着火將來插在石縫裏當做火把自己便在傍邊一塊小石上坐着看護那小孩這樣的事白四哥原不會做過此番却是第一次他坐在石上想了一回心事那受傷的孩子忽然坐起來四面望望看見身邊有個人口裏不言心裏却是懷疑不決不知眼前這個人是我恩人還是仇敵伸手去自己腰間摸時那把掛在腰裏的長劍不見了只得嘆了一口氣白四哥就用地中海一帶通用的土語問道你覺得痛嗎那孩子回問道你是誰呀白四哥道是你朋友小孩道你不是囚我在此地嗎白四哥道不是小孩道我恁

樣。來到此地的白四哥，便把救他的情形告訴了他。這孩子聽了十分感激，便說道：「這樣說來，你是救我的恩人，可願意做我義父嗎？」白四哥道：「很願意。」小孩道：「阿爺吓你兒子名喚阿黎，請問阿爺大名高姓？」白四哥道：「我就叫白四哥。」布倫奴阿黎道：「好了，孩兒情願終身侍奉白四哥。」道：「你要什麼東西吃嗎？」阿黎道：「要些水喝。」我十分渴了，白四哥便去山凹裏取了瓦杯，下洞汲了些泉水，又把阿黎那長劍尋了來。阿黎並不要長劍，搶過水來喝的一滴也不留，喝完了水，將瓦杯授與白四哥，指着瓦杯說道：「阿爺吓，但願老天賞賜你杯裏水滴也似多的福氣。」白四哥道：「多謝你孩子，望你快快好了，我送你回去。」非洲後來阿黎傷口復原，白四哥定要送他回去。阿黎抵死不肯，從此二人或在山裏或去打獵，或到船上做工。那孩子寸步不離的帮他作事，他這般孝順，倒是出於至誠。真肯將性命代替白四哥出力。昨天晚上，白四哥進了金美粧室，他便在窗外望風。因見王爵到了大門，阿黎在窗口發了一聲號叫。又見王爵進了府門，又發第二聲號叫。叫罷仍不見義父出來，心裏很是發急，便爬上窗口看去。如有不測，好來接應。誰知阿黎正爬到窗口，白四哥恰從窗裏跳出。阿黎連忙跳下來，便扶住白四哥，一同逃走。來到海邊，趕緊跳入船中。趁着天黑無人看見，把船撐出海面，混在漁船隊裏。等天光一白，好混出口去。原來嘎立尼王的手鎗打得極準，那鎗子正穿在白四哥肩上，怪不得王爵尋了半天房裏不見鎗子了。阿黎先把長劍的尖頭輕輕在白四哥肩上穿過，這一面取出了鎗子。白四哥並不呼痛，迷迷夢夢，只自伸手去海裏撈着海。

水。澆。他。自。己。傷。處。阿。黎。却。在。船。頭。上。坐。地。假。裝。結。網。好。教。傍。人。不。疑。將。近。午。時。阿。黎。忽。然。拋。了。網。叫。道。阿。爺。望。岸。上。看。吓。白。四。哥。道。何。事。阿。黎。道。有。一。大。堆。人。白。四。哥。道。在。那。裏。阿。黎。道。就。在。下。邊。通。去。禮。拜。堂。的。路。上。白。四。哥。瞧。了。一。瞧。果。見。聖。魯。沙。利。禮。拜。堂。路。上。有。一。羣。送。親。的。人。正。向。禮。拜。堂。走。來。說。道。呀。果。然。好。一。堆。人。想。是。人。家。喜。事。到。聖。山。上。結。婚。去。的。兒。吓。快。把。船。搖。隴。岸。去。那。孩。子。立。刻。搶。過。槳。來。飛。也。似。的。只。向。岸。邊。搖。來。那。船。愈。近。到。岸。邊。白。四。哥。的。面。色。變。的。愈。加。失。色。到。了。離。岸。半。里。地。方。白。四。哥。忽。然。發。出。又。傷。心。又。慘。楚。的。聲。音。叫。道。這。不。是。特。萊。沙。嗎。必。是。他。們。怕。我。阻。撓。又。把。婚。期。改。早。的。咳！天。吓。天！我。本。不。想。造。出。禍。來。却。偏。偏。這。天。意。逼。到。我。此。地。合。是。他。們。災。難。臨。頭。不。可。解。免。了。說。完。這。幾。句。話。阿。黎。幫。他。拉。起。了。蓬。把。船。頭。只。一。轉。向。着。泊。勒。摩。山。脚。下。行。去。不。到。一。個。時。辰。那。船。便。教。加。洛。士。角。掩。的。看。不。見。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曉。

## 第四回

話。說。特。萊。沙。的。吉。期。原。定。在。星。期。日。金。美。怕。白。四。哥。生。事。命。將。吉。期。改。早。了。三。日。日。子。既。定。新。郎。蓋。太。摩。便。和。特。萊。沙。擇。定。聖。魯。沙。利。廟。爲。結。婚。之。地。此。廟。乃。是。泊。勒。摩。人。最。崇。拜。的。神。廟。廟。裏。有。個。護。福。天。神。魯。沙。利。菩。薩。那。菩。薩。據。說。是。法。國。嘎。爾。孟。尼。王。滴。派。子。孫。故。此。廟。門。上。刻。着。家。譜。說。他。始。祖。就。是。維。留。根。大。將。子。孫。極。多。就。中。有。位。新。白。它。王。便。是。這。菩。薩。的。父。親。這。魯。沙。利。郡。主。雖。是。金。枝。玉。葉。月。貌。花。容。却。是。寡。

言好靜並不愛享福年方十八竟離了王宮沒個知道他下落後來有人在山洞裏尋到他時只見那郡主睡在洞裏問他不響近前去細看纔知郡主早已死了說也奇怪這屍身不但不壞反倒比生時越發嬌麗新鮮了原像睡熟的一樣那里像什麼死人那山洞即在以維太谷山傍邊當年嘎沙金尼人爭戰時代此山獨佔形勝以此很負盛名如今山名也改了白淡淡的那個山頭就叫彼萊古林拿山意思就是仙山在一千六百二十四年泊勒摩有了戰役土人便將魯沙利屍身由洞裏搬到一個天主堂中正搬到天主堂門前忽被亂兵冲散亂後又連遇荒年因此這女屍不知那里去了好事的又在天主堂裏照樣造了山洞把通去神廟的路大加修築花剛石的輓道橫到了半天正不知糜費了多少金錢又在洞裏塑了個石像雕工之巧無出其右竟如往時山洞裏尋見菩薩時一模一樣那女神頭戴薔薇冠身穿遮理斯第三世皇帝所賜的真金花袄就論這件花襖值到二萬五千佛郎其餘如寶石項圈金剛鑽指環馬爾太赤金十字大勳章以及寶星之類更不知恁樣寶貴因此這神像玉貌如生寶光耀目再說那山洞却用整塊大石頭雕出洞來外邊刷了白粉頂上掛着明炆炆石乳左邊是個神台台下躺着那個魯沙利神像由金裝樹枝架望過去看得清清楚楚神台後還有個噴水池這是當年女神飲水之處離着神像約有三尺來高有條石縫縫口爬着長春籐讓太陽光穿過綠葉照進洞來映得蔥光一片如同個碧綠的沙帳聞文少叙且說特萊沙和盖太摩結婚的所在就是這個神廟婚禮既成隨來的賀客

一連串出了廟堂。同來嘎立尼村王府裏吃酒。那金美夫人先在府裏預備下上等酒席。款待來客。把近邊孟立爾嘎泊雪佛奧羅達各處農戶四方八達盡數邀來許多鄉上姑娘一個個都要爭奇鬥勝。把他們祖母房裏舊衣箱翻個碌亂拚命裝着打扮得好像存古女學堂學生鄉氣宜人非常古雅。這班堂客來到王府早見草地上排着喜酒。這草地四圍種着許多橡樹杉木之類。又有橘樹檸檬石榴無花菓種種菓樹種成了個圍牆。正是綠葉成蔭菓香觸鼻。若交窮人來此倒好。潦飢解渴勝過天堂。那草地通一條大路。路旁滿是蘆花高低錯落。遠望却像亞拉伯長鎗鎗鬚。還比白麻精亮哩。南面遠望是一座宮殿。殿後一帶長山把本島分做幾方。村落向東西北三面伸開。直伸出海面。這海又分做三路。海色青黃各極其妙。每逢日落之時。各面所得的光線不同。海色因此各異。向泊勒摩的一方海面却是靜水。像個深藍色大鏡。向婦人島的一方却照不到太陽。浪紋動漾。尤如萬道銀蛇。向聖維多的一方則有海水冲上灘來。分成水線映着落日。如同千百條金帶。再說那許多賀客正在入席。忽見府門開處。二个僕人執了明亮火把。照着倚在王爵肩上的金美。後邊跟了一大羣傭婦。由白石階上下來。許多鄉下人連忙起身迎接。王爵擺擺手教他們不要客氣。便牽了他夫人在酒筵前繞了一遍。並不去驚座客。來到這對新人身後就有僕人托出個金杯。新郎蓋太摩忙來斟上一杯好酒。僕人將過酒來獻與金美。金美說了幾句頌詞。無非白頭到老之類。先在杯口微微一啜。授與王爵。王爵受過杯來一飲而盡。隨手取出一袋金銀。

送與特萊沙。做个賀禮。於是同人齊呼。嘎立尼王爺千歲。奴華郡主千歲。王爺一行人就此告別。好讓鄉下人痛快飲酒。酒筵上燈燭輝煌。非常熱鬧。當下大廳上作起音樂。洋洋悅耳。酒至半酣。離了酒席。都往跳舞場跑來。照例今夜蓋太摩。湏和新人開个跳舞會的。故此手牽手也向跳舞場走來。正走到大路上。傍邊蘆花裏閃出一个漢子。在路當中立住。身穿嘎拉平長袍。腰裏插二枝手鎗。一柄長劍。一肩上披着件號衣。一肩上露出血跡的汗衫。特萊沙一看面色發白。叫聲不好。眼睛釘住這漢子。神色也亂了。倒像見了什麼鬼。於是衆人的眼光都對着此人。看來一个个全嚇得不敢聲響。心想這場禍殃。必然是不小。這漢子便是特萊沙當面許過他終身的白四哥。白四哥一直來到特萊沙面前。撐了手。只是對他細看。特萊沙叫道。呀。你不是白四哥。白四哥發出破嘎聲道。正是。正是。我在把沙候。你聽說在嘎立尼村做親我特地趕來。幸虧沒錯。過吉時快來和我跳這場結婚舞。蓋太摩聽了。忙上來攔道。這是我的事。你好沒分曉。白四哥道。是的。這是情人的權利。來來來。特萊沙你爭這口氣。偏與我跳一。跳。蓋太摩發了急。伸手抱住特萊沙。喊道。這是我的妻。白四哥也伸手摸着特萊沙的臉。說道。這是我的夫人。特萊沙急得殺猪也似叫。將起來。蓋太摩直氣得眼裏出火。上前來。只一把抓住白四哥領口。說時遲。那時快。只聽阿呀一聲。三個中倒了一个。原來白四哥早已拔出腰間長劍。等蓋太摩上來要抓時。竅的一聲。擱進了。蓋太摩胸脯。蓋太摩望後。便倒看客見殺了人。嚇得手忙脚亂。却要上來捉拿兇手。白四哥却不慌不忙。拔出手。

鎗對音樂隊只一樣喝聲道，咄倒把大家都嚇呆了。那個再敢來動手，休說動手，連口也不敢開了。白四哥叫道：「特萊沙來，這時的特萊沙早嚇了個半死，那裏還有靈性！儘教白四哥拉往手，在死尸傍邊跳之不休，不等音樂吹停，這特萊沙已經昏過，跌倒在蓋太摩身邊了。」白四哥看住倒在地上，這對新人說道：「多謝你，我只消如此心願已足。有人要知道我名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名喚白四哥，布倫奴衆人中有人說道：『這是安托羅的兒子，把沙炮台口鐵籠掛的頭就是他父親。』」白四哥道：「一些也不錯，你們要去，看時快些去，看個飽，那籠子不久就要看不見了。」我發個誓罷，說完這幾句，白四哥一溜烟的走了。衆人都有些怕他，誰去自討苦吃，只好聚隴來看那蓋太摩和特萊沙，是何模樣，可憐這春光滿面的新郎，已變做刀頭之鬼，那艷光四射的新婦，也變做真魂出殼的瘋人了。遂把特萊沙送去瘋人院，不題。且說過了四年，把沙地方有個佳節，村上人各有玩耍，酒店裏飲酒的客人，不堪踴躋街上，掛滿了采旗，什麼賭場，什麼彩票，鬧得舉國若狂，那條通去炮台的路上，更是人山人海，非常鬧熱。爲的是這裏有個靶子場，乃是佛留安第四世創下的良法，每逢佳節，教人打靶遊戲，借着遊戲爲名，實在暗中練習鎗法，以便一旦有事，好和拿破崙黨或法國民黨打仗。那靶子卽在鐵籠之下，這鐵籠裏就是安托羅的頭顱，那籠子掛的很高，除了炮台裏面樓梯窗口摸不到，他這日比賽鎗法，最是容易，願意入會的，只用二加林的注冊費，將來買個銀杯，誰勝誰得，比鎗的先後，却有籤子抽定號數。鎗法平常的，也可預先聲明，願放十鎗。

的放鎗稍好的。只肯放上六鎗。正在紛紛注冊之時。有人交上二加林注冊費。說道：我只放一鎗。就得大衆吃異道。那個敢如此托大回頭看那。只要一鎗的人。此人不是別人。正是白四哥。布倫奴這村上。雖有四年不見他影跡。人家都還能認識他。那個不知道他是本島最精的鎗手。故此只要一鎗。也就算不得希奇。白四哥抽着的籤是十一號。於是開場比賽初起。每打一鎗。只聽見大家哄場大笑。後來漸漸聽見喝采聽不到笑聲了。白四哥却靜悄悄愁鬱鬱。若有所思。他倚在鎗上。沒甚興致。並不像要和別人比什麼鎗法。等輪到他的號數。叫到他名字。他抖一抖身子。抬起頭來。跑來立在界線之後。衆人默靜無聲。睜大了眼。都要看他鎗法。白四哥並不管大衆怎樣看他。小心把身子站穩。擺好了架子。使全身重力歸在右腿上。把鎗對準靶子。自平線漸漸抬高。衆人的眼都注在這枝鎗上。看他鎗抬的比靶子高了。還只是望上抬去。很覺奇怪。等到鎗頭對正了。鐵籠當時他身子不動。尤如石像。忽然拉動機關。嘩的一響。把大衆嚇得呆了。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曉。

## 第五回

話說白四哥拉動鎗械。嘩的一響。把衆人嚇得呆了。你道甚的。原來他這鎗不偏不倚。正打中了。鐵籠那鐵籠應聲落在靶子牆脚下。大家見着。說道：這算了。什麼本領呢。正在紛紛議論。白四哥趕上去。抬了鐵籠。一言不發。頭也不回。向山路而去。一轉眼時。已不見他蹤跡了。這件事出不了。一年。自梅沁納到泊勒。



摩賽法魯到開坡角一帶沒個不知道白四哥的大名了。且說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度社會裏心理都比別處高傲。雖是下流的人。那心地都很豪傑的。故此區區法律範圍不住他們行徑。若說人的境遇。本只有苦樂二樣。到了困苦的時候。斷不了要怨自己。命窮這都是無用的。漢子若其真正豪傑。無論你如何苦惱。他那自立的根性。終也不能斃消滅的。有時候心雖灰了。却有一種天然的靈氣。隨時督戒。終不教心爲形役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豪傑。都有這股特性。忽而驚天動地。忽而菩薩低眉。正是兒女心肝。英雄面目。賢的真能勝過賢人。聖的真能勝過聖人。區區法律原是人定的私理。那里就能範圍住天地的真道德呢。倒把英雄豪傑陷害不少。豈非可惜。浮文少叙。且說那白四哥天生勇敢。力敵萬夫。上乘祖宗英氣。下受百難千磨。自然生成了個極奇的奇人。論到公道。要比法官公正得多。故此雪黎全島。如把沙等處的惡人。沒個逃得出白四哥的手勢。欺硬怕軟。是他特性。地方上如有苛收貧民租稅。或是威逼有夫婦女。或是無故欺人。若教白四哥聽見。立刻縱身上馬。手執洋鎗。馬後跟帶二條考西根。大犬離了奴華舊炮台。飛也似的趕來。先尋那地主。或是神父。或是法官。不怕他不減租價。不怕他不把婦女還與良人。不把無辜之人登時釋放。這樣的男子。休說受他恩惠的愛。如父母。便是傍觀的人也須敬似天神。因此遇了危險。早有人前去送信。無論你如何設計。終也治不到他。大凡鄉間的人。心直而愚。不知如何造出多少搖言。倒說有一夜大風裏。全島吹得石倒山崩。白四哥却與魔鬼做了一樁買賣。把靈魂賣給

魔。鬼。換。得。了。隱。身。奇。法。兼。能。土。遁。瞬。息。千。里。其。疾。如。電。什。麼。火。炮。鎗。刀。休。想。刺。到。他。身。上。據。說。這。件。能。耐。只。有。三。年。過。期。那。法。術。也。就。不。靈。了。然。而。有。了。這。幾。年。功。夫。白。四。哥。可。以。乘。便。報。仇。尚。有。餘。暇。這。些。謠。言。白。四。哥。自。己。聽。着。倒。覺。好。笑。他。很。可。用。來。助。助。自。己。威。風。故。此。並。不。分。辯。凡。有。信。服。他。的。人。得。了。什。麼。消。息。就。來。通。報。白。四。哥。那。消。息。比。電。報。還。快。真。像。是。未。卜。先。知。幸。虧。那。匹。馬。跑。得。非。常。的。快。一。回。跑。到。那。裏。一。回。兒。又。跑。在。這。裏。幾。十。里。的。路。程。教。快。馬。跑。來。自。然。是。忽。出。忽。沒。忽。西。忽。東。教。人。看。了。深。信。他。真。能。騰。雲。駕。霧。的。一。般。人。家。怎。會。信。他。到。如。此。地。步。呢。其。中。却。有。原。由。原。來。自。從。刺。了。蓋。太。摩。鬧。得。很。是。利。害。嘎。立。尼。王。傳。令。大。小。將。校。追。捕。凶。手。務。獲。重。辦。將。士。們。得。了。號。令。那。個。不。想。邀。功。討。賞。四。面。搜。巡。十。分。嚴。密。又。在。四。方。設。了。眼。線。有。一。天。有。人。來。報。斯。巴。達。化。賴。官。長。道。白。四。哥。昨。晚。經。過。山。谷。向。提。佛。多。進。發。那。官。長。立。刻。派。了。兵。士。守。住。此。路。想。必。白。四。哥。在。夜。間。乘。人。不。備。仍。由。此。路。回。來。的。誰。知。連。守。二。夜。並。無。蹤。影。等。到。第。三。天。早。上。那。些。兵。士。守。得。乏。了。去。一。個。小。客。店。裏。休。息。這。客。店。離。大。路。只。有。二。十。碼。之。遙。兵。士。們。正。在。客。房。中。早。飯。忽。見。白。四。哥。悠。悠。蕩。蕩。向。堤。佛。多。這。面。山。上。下。來。兵。士。們。眼。看。他。離。此。不。遠。只。有。十。五。碼。遠。近。了。登。時。整。隊。追。捕。白。四。哥。似。乎。並。不。介。意。縱。馬。前。來。兵。士。們。隨。即。齊。舉。洋。鎗。一。聲。號。炮。衆。鎗。齊。發。咯。喇。喇。一。聲。響。亮。但。見。烟。霧。迷。天。就。不。見。了。白。四。哥。影。子。誰。知。他。那。匹。快。馬。早。從。烟。霧。裏。飛。也。似。的。過。去。了。等。到。烟。氣。盡。了。他。路。也。去。了。八。千。那。裏。再。去。見。他。哥。兵。士。們。一。個。個。面。面。相。瞠。搖。頭。咋。舌。沒。奈。何。只。好。

把情形回稟上官。因此把沙地方出許多謠言。都說炮子鎗刀到了。布倫奴身上就會扁的。這是異人奇法。說得天花亂墜。真真嚇人。這還不算第二天把沙法官的門外。又見白四哥一件衣服遺在地上。那衣上現有十三個透明窟窿。都是鎗彈打破的。這還不算他衣袋裏還裝著十三個打扁的鎗子。看的人人山人海。其中有見識的也知道這件褂子分明是白四哥用的計策。自從衝出了鎗烟。故意要顯他法術。在衣上打了十三鎗。把鎗子裝在袋裏。將來掛在法院門前。教人信服。那些鄉人却是眼見的真憑實據。無論你如何譬說。那裏相信。數月之後。白四哥的房子被焚。想要另造一間住屋。造屋的費用須需二百兩黃金。爭奈手下無錢。便寫信與比德。拉王王府向王爺商借二百兩黃金。限定某日某時送到。某某地方。他晚上就要使用。不得誤事。你若肯借。將來照數奉還。一毫不缺。你若不肯。這也無妨。將來山主和你地主爭戰。休得後悔。那比德。拉王原是與眾不同的奇人。雖是雪黎貴胄。却有那爾曼人好險英武的遺風。這王爵名喚海居黎。海居黎便是希獵半神半勇的意思。真是名符其實。他騎下那馬。若不能管束一拳頭。就能打倒半寸厚的鐵梗。只要放在膝蓋上。輕輕的一折。就此折曲。銀洋錢只要手指一攀。就攀做二疊了。還有一件奇事。越顯他是柏勒摩的神佛。你道何事。一千七百七十年間。本鎮正少糧食。饑民因此擾亂。本處總督發令。教把大炮對着民人要打。王爵見了。立刻走來。那放炮的正要動手。開放。誰知這位比德。拉王不偏不倚。坐在大炮口頭面上。十分舒泰。倒像坐在家裏安樂椅上的一般。那王爵對大眾。

說。了。一。段。大。道。理。亂。民。所。見。沒。個。不。佩。服。的。從。此。如。塗。如。火。的。一。場。大。禍。教。王。爵。幾。句。說。活。就。此。解。散。那。大。炮。也。就。用。不。着。了。從。此。萬。民。樂。業。天。下。太。平。都。是。王。爵。的。功。德。不。但。如。此。這。王。爵。每。日。清。晨。必。在。下。望。比。殺。馬。立。那。市。這。高。台。上。散。步。只。要。天。光。一。亮。就。把。宮。門。大。開。布。施。窮。民。所。以。他。宮。裏。每。天。進。進。出。出。的。窮。人。川。流。不。息。他。每。早。出。來。散。步。穿。一。領。鹿。皮。大。褂。那。褂。子。上。做。着。許。多。大。袋。他。的。僕。人。每。日。必。替。他。把。口。袋。裝。滿。了。銀。錢。等。到。散。步。回。來。他。那。大。口。袋。却。都。是。空。的。了。每。日。常。是。如。此。足。見。他。行。爲。了。一。天。有。個。窮。婦。領。了。一。羣。孩。子。對。王。爵。求。道。大。人。可。憐。我。一。個。婦。人。五。個。孩。子。王。爵。道。嘎。真。會。說。話。難。道。這。許。多。兒。子。我。教。你。生。的。嗎。說。罷。看。了。一。看。便。掏。出。一。把。錢。來。賞。了。這。婦。人。又。有。一。人。叫。道。大。人。吓。可。憐。我。沒。有。飯。吃。王。爵。袖。子。裏。掏。出。一。把。錢。來。給。了。他。這。把。錢。很。穀。那。人。一。禮。拜。吃。用。了。便。對。那。人。說。道。獸。子。我。豈。會。替。你。做。飯。快。去。麵。包。舖。裏。買。吃。去。他。的。行。爲。諸。如。此。類。故。此。每。逢。這。位。王。爵。走。在。街。上。正。是。萬。民。崇。拜。有。口。皆。碑。到。了。今。日。雪。黎。島。人。還。是。感。念。不。忘。倒。像。他。是。昨。日。纔。死。的。一。樣。若。說。王。爵。食。客。之。中。有。位。武。官。名。喚。阿。太。維。拉。他。却。曾。隨。同。嘎。留。尼。王。自。拍。勒。摩。到。過。意。大。利。的。奈。普。爾。回。來。時。受。了。千。金。獎。賞。誰。知。這。位。武。官。最。愛。賭。博。他。的。錢。因。此。常。不。穀。用。沒。奈。何。每。日。來。到。王。府。吃。些。白。食。吃。罷。白。食。還。把。酒。席。檯。上。銀。叉。銀。勺。偷。幾。副。去。些。些。小。事。王。府。裏。那。裏。得。知。這。位。武。官。倒。也。有。趣。每。日。定。要。偷。些。銀。器。日。子。久。了。同。人。中。自。然。也。有。看。破。他。的。便。把。情。節。回。了。王。爵。王。爵。道。若。是。偷。他。自。用。的。刀。叉。倒。也。罷。了。若。要。偷。了。傍。坐。別。人。

用的刀叉。我却饒不得他。故此那武官雖在王府照常出入。比了往時。却自有些難爲情了。且說白四哥來借錢時。王爵正在焦王尼別墅閒坐。看了來信。問道。送信人可說要等回音。僕人說不要回音。王爵便把來信插入袋裏。面上照常舒泰。並沒變一毫常度。到了白四哥約定這天晚上。他約定的所在。却是以娜火山的南坡近邊。有許多噴火的口子。口裏日夜噴着猛騰騰烈火。真時怕人。其中有一處火口。叫做巴爾多華。過此步行約十分鐘時。便是一棵極大大樹。名謂百馬大栗樹。原來這棵栗樹。直自山脚下生出。樹身周圍廣有一百七十八英尺。那樹蔭比一個大森林還大。樹蔭下足可容得一百多個馬兵。在此休憇。白四哥教王爵把銀子先放在這大樹根傍。等他自來取用。當夜約莫三更時分。白四哥離了聖托比。乘着月色。向大樹行來。遠遠裏望見巍巍樹蔭。樹蔭下有一間屋。這是專爲收存本樹所出菓品的棧房。白四哥漸行漸近。望去五根掘起大樹根邊。似乎有一個人影。仔細一看。却是一個活人。便擎着鎗問道。你是誰。那人不慌不忙。答道。也是一個人罷了。你來此不想要些錢嗎。白四哥道。看來必是替我送錢的人了。怎麼竟有胆量敢在此地。候我。那人道。這樣說來。你不會知道海居黎王爺的本量哩。白四哥看見此人。正是王爵。便脫下帽來收好。洋鎗趕上來。叫道。咦。你不是王爺嗎。王爵道。是的。你這無賴。據我想來。強盜也是人做的。既是個人。不免也有缺少錢的時候。我的口袋倒是不分貴賤。都肯賞賜的。休說是你。比你利害的土匪。我也不怕。故此自己送來。你信我也不信。白四哥道。像你大人纔算名不虛傳。王爵

問道。然則你也能名不虛傳嗎。白四哥道。我的本領。想你大人也都知道。比我名譽。只有勝過的地方。哩。王爵道。來來。我看你真不錯。我生平最愛有勇氣的漢子。你若能改邪歸正。我保舉你做個兵官。去打法國。你看好也不好。白四哥道。目前尙有大仇未報。只好後來再說罷。王爵道。好吓。你是自由的人。若能聽我說話。決不吃虧千萬。不要錯過機會。白四哥道。王爺吩咐。那有錯的。但是目下我並不是不願。只是不能。穀。王爵道。如此你拿這袋錢去。但望你將來回心學好。不要在我門前正法。那時悔也遲了。白四哥提過袋來。在手裏提了一提。說道。這口袋狠重。王爵道。你不說。只要二百兩嗎。我却偏不依你。多賞你一百。這是三百兩金子。你拿了去罷。白四哥道。無論多少。我將來必定照數奉還。決不失信。王爵道。我既肯給你。自然不望你還了。白四哥道。我生平或盜或借。決不肯受人賞賜。請大人收了錢去。讓我別處再去借去。王爵道。你這樣豪傑。倒也少有。既這樣說。時你將這錢去。就算我借與你的。是了。我去了。再會。再會。白四哥道。多謝大人。聖主佑你。王爵便把手插在自已衣袋裏。一路吹着曲子。泰然而去。白四哥一絲不動。靜候。王爵走得遠了。等到不見了影子。然後嘆了一口氣。方自回去。到了明日。店主人由阿黎手中收到三百兩金子。乃是比德拉王借與他的。要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曉。

(未完)

脚本新譯

# 拿破崙

是劇爲拿破崙  
 一生最有趣味  
 之一節與外間  
 所演拿破崙不  
 同作者囂氏現  
 年五十五歲尙  
 在北軍所編脚  
 本甚多此其最  
 得意之作也歐  
 洲近日各處劇

英蘭戲劇家囂氏原著

(綠衣女士)

(冷)



場演者甚多

譯者識

說明 是日爲一  
 千七百九十六年  
 五月十二號地在  
 意大利北方自羅  
 狄至密蘭中途名  
 塔文納日方下午  
 陽光照在亞爾帕  
 山及其旁諸小山

上。明。媚。可。愛。狼。笛。平。原。時。無。一。物。所。見。者。唯。法。奧。兩。軍。相。對。睥。睨。而。已。

先。是。三。日。奧。軍。力。拒。法。軍。於。羅。狄。對。岸。法。軍。用。巨。砲。突。然。過。之。奧。軍。遂。退。時。法。之。大。將。爲。拿。破。崙。

拿。破。崙。平。日。素。輕。戰。術。擅。砲。法。又。悉。地。勢。學。能。測。時。刻。識。遠。近。善。料。事。知。人。心。當。法。國。革。命。時。已。顯。其。長。人。多。知。之。者。其。畢。生。難。及。處。每。當。顛。沛。流。連。之。時。不。但。不。能。妨。其。成。功。且。每。助。之。以。成。奇。績。讀。拿。破。崙。全。傳。者。皆。能。證。明。之。者。也。

拿。破。崙。年。至。二。十。有。六。方。爲。將。軍。當。時。平。民。之。爲。軍。官。者。甚。難。拿。破。崙。之。得。此。寔。以。其。熟。地。勢。諳。砲。術。其。兵。法。亦。能。震。動。世。界。然。當。時。拿。破。崙。之。兵。寔。皆。破。衣。陋。食。頑。皮。不。喜。操。練。以。形。式。而。論。舉。無。足。觀。蓋。以。革。命。當。時。兵。多。無。餉。其。能。固。軍。心。者。唯。以。

甘。詞。激。動。是。故。苟。以。拿。破。崙。之。兵。與。之。常。人。必。至。朝。成。而。夕。叛。唯。一。入。拿。破。崙。手。則。價。值。陡。增。數。倍。無。異。馮。空。而。得。大。砲。數。千。尊。也。

拿。破。崙。既。不。以。威。令。嚴。規。逼。其。軍。但。語。其。軍。士。曰。汝。等。悉。忠。勇。之。輩。苦。無。錢。乏。衣。食。耳。雖。然。意。大。利。之。榮。華。富。貴。固。滿。儲。以。待。汝。輩。汝。輩。苟。能。盡。心。盡。力。以。求。之。斷。無。勿。獲。者。汝。輩。之。首。領。亦。以。劫。掠。爲。軍。人。應。享。之。權。利。而。不。汝。禁。汝。輩。其。聽。之。汝。輩。趨。前。勿。遲。我。視。汝。輩。猶。我。兒。也。斯。言。一。發。其。影。響。寔。非。意。想。所。得。料。

閱。者。宜。注。意。之。當。時。法。軍。之。來。此。非。攻。意。大。利。也。寔。欲。援。彼。意。人。出。於。奧。人。之。手。故。雖。偶。劫。掠。亦。爲。意。人。除。害。之。故。意。人。決。勿。懷。恨。

奧。軍。之。記。律。則。大。異。於。法。軍。其。隊。整。其。令。嚴。其。大。



將爲波羅波羅者循例而深知兵法者也一舉一動悉守維也納之來命然卒爲拿破崙敗拿破崙者自恃之人也勿守前人之舊法亦勿顧巴黎之命令質言之以此嚴隊密陣之奧軍拿破崙勢不能不以奇兵破之拿破崙之用奇兵亦有所不得已也

拿破崙之用兵既如此而當時人多稱其英雄而樂道其事者尤以在達文納逆旅中一事爲最此事法國戰史中未載是否信有至今人未敢斷然以所聞者言之果大有趣味

拿破崙所居之旅館爲達文納最有名之旅館凡自密蘭至羅狄旅行過此達文納者必住此旅館旅館客屋在葡萄園中中有一廣間背葡萄柵而築爲館中之納涼亭此時重子數人徘徊窗外欲

乘機一窺法國之元帥旁立一少年警兵狀至可怖少年本無鬚以漆畫鬚爲汗所流假鬚已化小繩形穿黑色之靴軍服燦然望而生畏諸童子均不敢近時有一頑女勿識軍人尊嚴竊伺警兵勿註意時趨窺其內唯所見者無大奇異在後有葡萄架架下有酒榨一具田車一輛

在少女之左有門通甬道進卽爲室室內外碗碟架一架上刀叉雜陳似備餐事者少女之右有一火爐火爐之旁有一榻榻與葡萄架之間又有一門通諸內室室中有一案案上列陳牛油麪包葡萄、撒攪等物及紅酒一瓶

逆旅主人名哥倫是一小說中人物年可四十許面黑髮亦色黑而拳性好嬉戲慧敏而狡黠寔爲逆旅中之佳主人是時興致尤佳以微律而得法

國之大將。寓此託爲保。獲可免兵士之蹂躪。盡出館中所有之金銀。盡以爲裝飾。以邀大將軍之恩。寵不復畏人。搶掠而藏。諸酒瓶架下矣。

拿破崙時面少女而坐。去其帽與刀。與鞭置諸榻上。忙迫而食。蓋欲於此十分鐘內。將文書頒布各軍使之同時攻擊。且食且檢地圖。擇其有誤者而校正之。有時且取口中所食之葡萄皮。帖之圖上。以記兵隊之方位。案上又有文具數件。雜於罇碟之間。拿破崙之長髮。有時誤入湯及紅酒杯內。時哥倫在側問拿破崙。

將軍還娶甚麼。

拿破崙目注地圖。左手進食。如機器然。吐曰。

勿多談。我忙甚。

哥倫面現和藹之色。答云。

遵將軍命。

拿爲我取紅墨水來。

哥將軍我家中沒有。

拿破崙作高雪加人滑稽態。答云。

殺你家中物。拿血來代。

哥倫強笑。答云。

我家中沒有物。有的便是將的馬門外的警兵樓上的女客和我老妻。

拿殺你的妻便得。

哥是我便去殺他。只怕我的力量小。我不能殺他。倒被他殺了我。

拿這麼便算了。

哥多謝將軍。救了我的拿。

哥倫說時。用手指酒瓶。又云。

將這酒來替也是一樣。

拿破崙急以手衛瓶叱云，

使不得這是你們活命之原那好浪費。

言時以湯汁記圖以叉代筆既而取去舉杯一吸而盡力推其椅向後取白巾伸其足後仰倚於椅背雙眉緊蹙作思想狀。

哥倫上前收拾食具置諸架上盤間徐云，

將軍用酒不是浪費我和將軍執業不同我們

不惜酒猶之將軍不惜血。

拿不同血不值一錢酒是值錢的東西。

說時從椅起立行近火爐。

拿倫又復強笑云。

人家都說將軍除了人生性命外沒有一件不愛惜的。

拿我友人生性命那是有性命的自能愛惜。

說畢縱身安臥榻上。

哥倫作欣羨狀慨歎云，

我甚羨慕將軍將軍有甚法術能得成功的祕訣可笑世人爲何這樣的愚。

拿我友你想做意大利皇麼。

哥太煩我不想做我願讓將軍做我如做了意大

利皇我這酒店交付那個我願在此奉伺將軍

將軍如能安樂他日將軍做了全歐洲我也歡

迎。

語時移去檯布將地圖與墨水瓶置諸原處手執

檯布兩角口御其中摺之。

拿歐洲的皇什麼只在歐洲

哥將軍定能做那全世界的皇。

語時將檯布置於檯上前行數步以取摺時之地勢又云

一人如此他人也如此（一摺）一國如此他國也如此（又一摺）一戰如此他戰也如此

（未次一摺）（置於桌而捲之狀甚敏捷）一處既勝無一處不能勝（置檯布於碗架抽斗內）

拿何苦！為公衆做事為公衆戰鬥名為衆人的主人寔為衆人的奴隸

哥將軍說甚麼（立於碗架旁）

拿我命你勿再說我事

哥倫行至摺旁語云

將軍恕我將軍和別的英雄不同我所說的他們喜聽的多

拿你說甚麼

哥將軍看見麼樓上有一女郎

拿破崙聞言抽身起似觸電機目視哥倫頗有趣味

拿多少年歲

哥正在妙時

拿你說他不是十七歲到三十歲麼

哥近三十歲

拿容貌如何

哥我不能知將軍意要知好否須自辨別以我眼光可稱絕妙（狀至狡猾）將軍要我邀那美人來在此同餐麼

拿破崙起立狀至匆忙答云

且勿等我那人來後（出視其表復行往來於

拿破崙起立狀至匆忙答云

火爐及葡萄架之間)

哥倫若深知其意。答云、

那人恐爲受咒的奧人所擒不然何至聽將軍久等。

拿破崙行近廊次止步回首問哥倫云、

哥倫你說的話果確我不將你全家和那樓上女郎全數殺卻怎能消我心頭之恨。

哥除那樓上女郎外悉聽將軍之命那女郎非我家內人不敢允許將軍雖然如將軍要殺女郎亦怎能拒將軍。

拿破崙復行顏色焦燥復云、

哥倫我不殺你你既不怕殺殺你我亦何快。

哥倫現可憐色答云、

勿殺我。

拿破崙復視其表面有不安色。

哥倫又云、

將軍人人稱將軍爲英雄爲豪傑因爲道將軍能忍耐倘使別的將軍爲這一個隊長一個副將的緣故等了三分多鐘定要萬分咒罵萬分咆哮。

拿破崙云、

哥倫你勿多言你的諂媚之言我已厭聽你出去！

叱後復坐案旁二手支腮二肘撐於圖上焦思慮心日均專注於圖。

哥是我不敢再擾將軍。(舉托盤方欲退)

拿那人歸速告他來。

哥是。

忽聞女聲出自隔室。

哥倫！

倫字畧高聲音清胞爲音樂。

拿破崙作驚詫狀。

這是何人這是何人。

哥倫復以托盤一端擱桌上俛身答云。

這係一女郎。

拿破崙作輕視狀詰云。

女郎女郎是誰家的女郎。

哥是一新來的客人。

拿是那裡來的新客。

哥倫微聳其肩答云。

我也不知他來時比你畧早約有半點多鐘他  
只一人沒有婢僕來時僱用街車車係波革士

的黃金鷹地方據馬夫說女郎僱車時曾經留

下一匹戰馬。

拿女郎！留下戰馬！奇哉。

女又發聲呼云。

哥倫。

倫字較前畧低。

拿破崙聳頰聽歎云。

妙哉！這音。

哥妙哉這美好的女郎（揚聲答云）來了來了。

（正欲入內室）

拿破崙力挽其臂語云。

讓他來此。

女又急呼。

哥倫哥倫。

哥倫向拿破崙作央求狀。

將軍讓我去。我去便來。我是這裡的主人。應盡主人的職分。他既叫我。我如何好不去。

忽有男聲大呼於門外。

店主人你在那裡。

呼時力叩室門。且擊馬鞭於甬道內之櫬上。

拿破崙忽變為莊嚴之色。露大將面目。棄哥倫。

他來了。（又指內室之門）你去罷。女郎叫你。

你快去。（行至火旁。背手而立。英氣勃勃。）

哥倫即奪盤而走。答云。是奔入內室。

男聲又發聲極粗暴。叱云。

你們都睡着了麼。

叱時已猛蹴其門而入。係一副將。身染塵埃。極形污穢。年約二十四歲。面色潔白。一見而知為非常。

人唇厚目誠鼻忤音爽無思無慮不懼不憂眼中不見有拿破崙亦不含拿破崙黨派氣息傲然自尊觀其外貌便可側其胸中之勇敢此時大發雷霆粗視似為旅館主人疏忽而至寔則彼精神上為憂悶所迫激而發此見拿破崙後即之行禮此時氣魄雖然古來戰事名畫家特勒路希梅沙尼等不能想見其萬一。

拿破崙厲聲問云。

先生來了。你約我六點鐘。拿你報告和巴黎的文書來。為何到了現在七點四十分鐘。纔來。你在那裡。你去時。我給你軍中的快馬。現在你又單身而回。馬在那裏。

副將忿忿去其手套。併帽與鞭。投之案上。答云。

將軍馬在那裏。我正。要尋他那馬。極快。我愛他。

已極。

拿破崙且怒且嘲弄之。答云。

不差。（忽又現懷疑色）報告文書又在那裏。

副將色極莊重似欲告訴胸中之事者。答云。

我也不知。

拿破崙現奇異之色。若不信其耳中所聞之言。如。

是者返問云。

你也不知。

副將是我寔不知。我今將往軍事裁判所聽審。我。

亦不怕聽審。但（語至此面上現其毅決之色。

）我若遇見此人。定必毀壞其姣好的面目。教。

他下次不能更以狡猾弄我心。快將軍小賊。

！小賊。

拿破崙自火旁行至檯。次問道。

誰是狡好的面目。他是誰人。

副將時在檯之彼方與拿破崙隔檯而面。答云。

他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少年將軍。我決不謊。我。

便告訴將軍亦無所害。告訴將軍後。我還要告。

訴軍事裁判。我原無罪。我便告訴亦無慚愧。將。

軍。我今立誓。我若再見他時。我必……

拿破崙中斷其語云。

我已知道。

副將挺身復憤憤而語。

我已立誓。我必不能饒他。

語已叉手於胸。唇吻緊閉。氣噓噓而立。

拿我已知道你快說明其事。

副將正色答云。

將軍請聽。我若說明將軍休要變色。



拿我決不變色。你還未死。我託帶來的文書。安在

副將我什麼還不死將軍。你說我不死。他和我永  
爲兄弟。他又說我見我的眼。宛如見他愛姊的  
眼光一般。他和我在安寄拉離別時。至於流淚。  
他又替我買酒。送我酒吃。他自己但吃麪包和  
葡萄。他又給我手槍和馬。以及文書。聽我自取。  
他卻奈何我可憐！將軍我什麼還說沒有死。  
拿破崙驚駭幾至於暈急。問云：

他爲什麼這般待你。

副將意似不屑。明道者荅云。

他的意思不過買我信。他將軍你豈不知。

拿破崙俯首領向下。垂齒牙相戰。副將怒氣勃勃。  
又續語云。

自後我果中他奸計。我亦將我手槍及馬與文。

件給他。

拿破崙大怒。叱云。

你怎敢如此。

副將將軍這小賊這奸賊這無信的畜生。他取了  
我的手槍。我的馬。我的文書。他便逃了。不來還  
我將軍（言時復以拳擊桌。重而有力）我受  
此騙。我受此辱。我什麼還不死將軍。你勿憂我  
必誓得此小賊奸賊無信的畜生！

拿破崙回首復行。若厭聽其言者。

我已知道你說了。已不止一次。

副將復恨恨道。

已不止一次。我必說至十次。百次。千次。將軍請  
聽我且告訴將軍。我當時信他。寔欲……

拿是是。我也知道他是個甚麼樣人。

副將將軍聽我言看他舉動便知他是何等樣人。拿何等樣人我那裏知道。

副將將軍不知道他若……將軍若見了他便知他的舉動了將軍若要見他我便於五分鐘內！

拿破崙其時大呼哥倫！

哥倫！

又怒語副將。

勿再多言。

副將悲聲答道。

將軍勿再逼我。

此時碗架與外門之間有一椅子副將取椅移坐桌旁又道。

將軍當能知我我今既餓且疲了。

哥倫此時已入問拿破崙道。

將軍何事呼喚。

拿破崙含怒答道。

你領他去給東西他吃吃飽後再讓他睡睡醒時然後再領他來見我我還有事問他。

又回頭對那副將道。

我知道你已經受辱了。

副將憤憤答道。

正是只有英雄能知英雄的心事。

說罷將桌上佩刀擲之於地哥倫拾而奉之拿破崙拿破崙擲諸榻上。

哥倫作憐惜色語副將道。

將軍已被臭人攻擊了麼真是可恨。

副將藐然不顧答道。

被人攻擊我怕甚麼攻擊如有人敢來攻擊我。

時我只須兩指早已斷了他的肩背但是我深悔當時不會爲此當時我因心地慈悲受了他的愚他說世上的人唯我最好他見我頸上爲蚊所咬使用巾裹我頸請你看看

說時即以手去其頸上之巾令哥倫看哥倫即受而細看回頭向拿破崙說道

這是女兒們用的白巾

又取而聞之於鼻連聲道

狠香狠香！

拿破崙取巾審視猝然道

唉！

又取向鼻間聞之又喟然道

唉！

携巾繞行屋間且行且視後終納諸懷中

副將在旁也道

無倫如何我已看見了他的手他的手他的手卻似婦人的手又細又嫩他的手近我時更有種種嫵媚的狀態可惡可惡這小狗我若！

副將說時聲愈低而顫愈甚

此時外邊女聲又起如前叫道

哥倫！

副將聞聲呆如石像問道

那是甚麼人

哥那是樓上的女客叫我

副將女客！

女哥倫哥倫你在那裏

副將面現兇猛狀急道

快取我刀來

說時不及受刀大踏步自向榻上取佩刀返身向外。

哥倫急趨前堅執其右臂叫道：

將軍！你去做甚他是一女子你難道聽不出他的聲音你去嚇他做甚將軍……你休去我去看他。

破

崙

說時脫身而走至內室門口此時內室之門啓一女子出來。娉娉婷婷美麗無匹身長貌秀一望而知爲有才有能之女子額美眼明足顯其腦力之豐富嬌態健骨柔而不弱足使英雄顛倒手足肩背咸與軀榦相稱雖以拿破崙之英姿猶不足以比擬何況副將只以其英健之姿爲彼翩翩風度所掩一時不能便睹由外貌觀之只一不好修飾之女子而已。身上衣舊衣人謂其爲旅行故裡無

短衫僅穿繡花長衣後摺一襖衣無領頸上只加紗披肩髮作深黃色睇視之實一絕世美人美人出房將入拿破崙所居室態度穩重卻係大家風範哥倫一見立刻起敬垂手而立女子美秀之眼首遇拿破崙拿破崙爲其所攝魂魄已被其牢籠色大赧幾不能自持女已覺之轉其秋波及副將副將一睹女衣如見怪物女見之色亦頓變慘白如死人未幾面泛潮紅遽失常度副將本在心疑及睹此狀知其有異因大呼復仇疾前執其腕引之入室閉門背門而立以阻其逃路力叱之云：

我兒我今已尋着了你是否假欺我速去這裙。

叱時聲若雷鳴。

哥倫向前抗辯呼道：

阿呀！副將……

女子大為驚恐且怒副將之無禮呼道

諸位！請聽我言哥倫……

呼時欲投身逃至哥倫處副將抽刀阻之叱道

勿動！

女子急逃至拿破崙身旁哀告道

先生你是個官員你是將軍你如何不肯保護

我。

副將呼道

將軍……你不要理他讓我和他理論

拿和他理論你和誰理論他是個小女子你如何

這般無禮

副將小女子……他那理是小女子他是個男他便

騙我書信的人

又前畏嚇之道

你……

女便逃至拿破崙身後拿破崙無意中以手庇之

女在恍惚間力抱拿破崙之臂拿破崙遂叱副將云

你胡說！他明明是個女子

此時女釋拿破崙臂紅暈面頰拿破崙復云

快放你刀

（未完）



●結婚奇談 六

奧國有兩女子共悅一男兩女均美麗男待之不分軒輊兩女子均欲與男  
結婚而不可得一日兩女子相約在某地一試決鬥以分前後之勝負依決  
鬥律兩方均須有一証人爲之監察於是即有兩少年來願供此職至決鬥  
場兩少年一切爲之布置甚得兩女歡心兩女心甘之遂相戀愛交談甚歡  
未至決鬥時刻而兩女各携一少年手同往禱拜堂行結婚禮矣 (冷)



## 姻緣誤

### 第十回 閱報

却說佛倫符爾敦被這一捕。雖是誤了莫釐終身。然細說起來。不是莫釐自取的。因他聽信符爾敦謊計。一心想害那羅來克蘭。所以鬧出這一番笑話。也是俗語中所說的報應不爽了。只是一層。莫釐雖和符爾敦行了婚禮。符爾敦依然符爾敦。莫釐却依然莫釐。然但無半點穢褻的事。就是話也不會談得幾句。兩人便分了手了。所以莫釐依然是冰清玉潔的人。若說到神前設誓的話。莫釐與符爾敦雖未真個做夫妻。但是既有這一舉。究竟不能說毫無牽涉了。假如在別的國裏。這種事情。翻悔的亦有。惟有英國的制度。男女兩人。既在神前設過誓。行了婚禮。男子即不能再娶。女子即不能再嫁的了。莫釐當時只想害那羅來克蘭。也想不到這層。及至符爾敦捕去。因細細想他所說的話。行了婚禮以後。教我和羅來克蘭說明。到我父親那裏。都非真意。不過借這說法。可以哄騙我行了婚禮。同了潛逃到那英國管轄不到的

地方同住下來。莫釐想着。好不恨那符爾敦。要想對別人說。終覺不敢。不對人說。心中又甚覺難過。輾轉思維。傀儡滿胸。正在思想無法的時候。忽然羅來克蘭又拿了捲新聞紙走到他的房中。羅來克蘭一見莫釐面如死灰。便問莫釐道。你今日莫非又有什麼毛病發了嗎。爲何面色如此。既然不甚適意。就可以不看新聞紙。還是安睡養神的好。莫釐道。不妨事的。還是看看新聞紙。可略解愁悶。羅來克蘭道。既是這樣。我讀給你聽好嗎。莫釐道。那可不必。任我自己看的好。今晨我亦是自尋煩惱。並沒有什麼毛病。羅來克蘭道。天下事只好得過且過。徒思亦無益的。況且你是新病初愈的人。務要格外保重。羅來克蘭說罷。也就轉身出去了。莫釐等到羅來克蘭去後。依然將新聞紙展開拿在手裏閱視。只見那上面有個題目。乃是佛倫符爾敦公判案八個大字。下面所載的小字記事。篇幅甚長。少不得從首至尾細細的看下去。那報紙記載這符爾敦。倒是一個人才。初在積儲銀行內辦事。後來因爲銀行經理人病故了。符爾敦雖是青年人。倒很有才幹。因此行東就將經理的一席托付他了。那曉得符爾敦事權到手。他就一味荒唐。遂虧空了銀行內無數的銀子。一時間周轉不靈。無奈情急生變。遂造了許多假票。行用未幾。事竟敗露。符爾敦自思。今無別計可施。惟有一不做二不休。率性竊取銀行內鈔票五萬元。隻身潛逃。今被警察署捕獲。雖然有他的兄長親戚。和那銀行的行東商量。情願賠償。然事已敗露。行東亦無權轉圓了。照裁判例。一犯再犯。偷竊鉅款。須監禁罰作苦工十年。莫釐看到此處。就將報紙放下。長歎一聲。心中暗想道。果



然。這却奈何。我當日雖未和他成婚。究竟已和他行過婚禮。就是他騙我的話。也出於愛我的心。究未嘗負我。我又何忍負他呢。只慮十年以後。不知符爾敦尚否生存。即使符爾敦無恙。我如何靜待十年。心中此時竟如滾油煎的一般。看官你想天下最可慘最可痛的事。要莫如莫釐此時看那報紙了。但是莫釐此時愁苦情形。不堪言狀。更不消說得了。再說符爾敦當日的情形。還比那莫釐更可慘。符爾敦一聽裁判官的判語。真似那萬箭穿心一般。哭又哭不出。因含着淚對裁判官說道。定我十年監禁的罪名。本是我自作之孽。更無可解免的。我亦不能怪人。獨可憐我方和那心愛女子行了婚禮。若定我十年罪名。無可更改。豈不害了那女子嗎。上官既不垂憐我。或者憐那女子。減輕我的罪名。則是上官再生之惠了。倘能法外施仁。我這一身雖爲牛馬。亦必將那虧累的銀子還清。符爾敦到了此時。仍是一味苦苦的央求。此時的符爾敦。也真可慘極了。

### 第十一回 賦歸

再說莫釐只恐符爾敦說出行婚禮的一節事。所以因疑生畏。這段報紙還未看畢。忽然拋去。少停默想一會。又將拋去的報紙拾起來。重看下去。只見那報紙上記着。有一律師聽得符爾敦苦苦央求的話。那律師不覺疑心起來。就問符爾敦道。你說和那心愛女子行過婚禮。這話確實麼。這婚禮究在何處。行的却是何日。那女子是何姓名。可一一說來。那知符爾敦無人問他。倒也罷了。一有人問他。他便悲傷起來。

頭剛一抬。不由的雙淚交垂。長歎一聲道。傷心啊。那個頭就此低了下去。伏在法堂地下。悲哽得了不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了。又據那報紙上附語說道。那符爾敦在愛那旅館被捕的時候。曾在懷中探出幾朵鮮花。託那巡捕送給他的妻子。那記者按語又說道。按符爾敦所說的妻子。定是個貴族。他所以不肯明言。但這女子不幸遇此。真個是世界中最可憐的人了。據我想來。那女子必將符爾敦一身做的事。并他自己和符爾敦做的事。一一盤旋心頭。傷痛個不了。然尚有一層。符爾敦既爲世界最不齒的人。他的說話亦未必可信。他雖說和什麼女子行過婚禮。即使他不便說出這人姓名。又何不可取件信物爲證呢。我料符爾敦並沒有這事。他是要借這樣說法。哄騙那裁判官和律師。以期減輕他的罪名。但此事真假現在雖難解決。若事果確鑿。到了將來。必有水落石出的一朝。莫釐閱畢這報。心中暗忖道。我的姓氏雖幸而符爾敦今日并未說出。只愁他將來仍不免要說出的。萬一將我的姓氏說出。各新聞紙登了出來。我豈不就是盜賊的妻子嗎。教我如何還有面目生在世上。除却一死。還有什麼善策呢。主意打定。如果大眾知道。只得一死罷了。繼而又想道。皇天如全我的體面。使我早日得病死了。倒是徼倖的事呢。看官你想莫釐年方十六歲的人。前日雖一時差錯。和符爾敦行了婚禮。未免十分可憐。自從那日有了這番心事。終日好似失魂一般。一舉一動。無時不仗着羅來克蘭扶持調護。羅來克蘭驟見莫釐變成這樣。倒反覺心中一時索解不來。深恐他有何意外事情。因此着實耽憂。暗自畫定歸計。便和莫釐說道。愛那

地方。雖山川明媚。似乎非你廬居所宜。我們倒不如就此回家去罷。莫釐道。你既打定主意歸去很好。我沒有不依從的。這話就趕緊繕就一信。立遣人送到書信館中。寄到奧國良平那裏。信中只說莫釐久病不愈。殆因客居非宜。現擬打點還計。不多幾日。已接得良平覆信。果然允許。羅來克蘭便將行李整理整理。和莫釐回家去了。先時他兩人到愛那去避暑。本預備交秋纔回來。去未多日。忽然歸家。那班守家奴。忽見他兩人回來。中心狠覺詫異。又見那莫釐面如黃蠟。越發生疑。那知莫釐到了家中。顧視一週。廳堂如故。奴僕依然。因物生感。不禁悲從中來。因自想道。一月已前。我往愛那避暑。那時何等快樂。何等歡欣。此番還來。竟有如此變端。還有何生趣呢。因此莫釐自到家以來。終日一人獨坐在房中。木偶似的不發一言。就是有人和他說話。亦不理會。只時時暗恨。當日自己不該起那害羅來克蘭的心腸。所以我今日鬧到這步田地。皆是自種禍根。倘若早曉得羅來克蘭是個好人。那裏會遭這等事情呢。又恨符爾敦到了愛那。纔幸而逃出法網。猶不自斂跡。緊防事端敗露。趕緊出境。皆因和我一面。就暗暗牽情。致結成了這個孽緣。大約是造物故意作弄人了。莫釐追念過去情節。直弄得睡不要睡。吃不想吃。到了晚間。魂夢顛倒。如此日復一日。月復一月。轉盼間已經兩年過去。良平出使期滿。轉眼就要回國了。

## 第十二回 說病由

再說良平任滿。將職守之事交代清楚。就料理回國。一路上舟車跋涉。也不覺得勞頓。一心只想着女兒

莫釐已有兩年不見。應仍舊長得娉娉婷婷的。和那出水芙蓉一般。心中想着頓增無限歡喜。一日正在思想間。忽見家中兩個僕人前來迎接。隨後羅來克蘭也到了。原來羅來克蘭因聽說良平歸家的消息。計算今日可到。故此帶着僕人等前來遠迎的。良平一見羅來克蘭不辭勞苦遠來。不勝歡喜。惟未見莫釐同來。心中又不免有些疑惑。因想莫釐是個極伶俐活潑的人。這麼別人都來接我。他反不來接我呢。因在途中。也不及細問。不到一刻。已到了河田鄉。走到家中。仍不見莫釐出來迎接。不由的越加疑惑起來。恐怕另有變故。就問羅來克蘭道。莫釐在那裏呢。爲什麼還不來見我。羅來克蘭一聽得良平這話。不覺呆了半晌。方纔回答道。沒有什麼。他在房裏呢。良平聽了這話。心中雖甚詫異。却也不說什麼。就一經到他自己素常居住的房裏去了。羅來克蘭乘這空兒。就着人去叫莫釐來見他父親。不一時莫釐來了。兩人卽同到良平房中。那知莫釐見了他父親。仍是同猷子一般。只說得父親回來了一句。以後便沒說話。就坐了下來。形神恍惚。顏色慘淡。良平一見莫釐這副形狀。不勝駭異。便對莫釐道。莫釐。只兩年我在奧國家中一切都賴你部署得法。我回來看了。好不歡喜。一面在那裏說。一面把兩個眼睛。眈眈的對着他細看。暗想莫釐這種形狀。儼然是少年盛時。彷彿遇着一件極不如意的事。刺心攪肺。墮入愁城的。隨手便將莫釐拉了過來。竟把看做小孩子一般。兩手把他抱在懷中。問道。你究竟有什麼心事。不妨對我直說來。何苦要這樣愁悶呢。莫釐一聲不响。那頭伏在良平懷中。哀哀的哭。良平着急道。我與你離別兩

年。今番回來也真真是天倫中最樂的事了。你爲什麼要這樣的傷感呢。莫釐道。女兒見了父親。真如嬰兒見了乳母一般。真真歡樂已極。只是歡樂過甚。不覺悲從中來。口裏雖是這樣說。喉中的嗚咽哭聲。倒反較前畧大了。良平因再三勸慰道。莫釐你快別要哭。父子多年不見。我此次遠道歸來。你應該放開笑顏。承歡膝下。只纔是人子事親的道理。使我亦可以心安。莫釐遂又叫了一聲父親。說道。怡色柔聲。承歡膝下。原是女兒應分的事。爭奈一時哀感過甚。改變不來。並非女兒有意如此。良平一面勸慰着。一面就將兩手放開。那知莫釐一見父親鬆手。他立刻回身就走。良平一見這樣。不覺老大的動疑。就對羅來克蘭說道。我纔離家兩年。此番回來。覺得莫釐舉動已經大變。你知道是什麼緣故嗎。羅來克蘭道。我也不知底細。自從那年到愛那避暑。他一日忽然發了厥病。灌救甦後。就這樣的到如今了。我再四的想。莫非是他在愛那避暑時。和那符爾敦終日遊談。遂覺親密。後來符爾敦又不知因以前做錯什麼事情。忽被倫敦警察捕去。莫釐這個心疾。就是因此而得的。亦未可知。然符爾敦和他不過是酒食徵逐。並沒有十分關係。他竟這樣的。亦真不可解了。良平聞說。又獨自思想了一回。亦想不出什麼緣由。因就將此事放下不提。然莫釐自從他父親回來。只恐他父親疑心他舉止改變。探出他和符爾敦的隱情。關係非輕。此後每逢見他父親時。就裝出一副嬉笑歡喜的樣子。只奈一個人有了心事。外面雖裝作無事的樣子。那副憂鬱的情狀。有時終不免要流露出來的。到了後來。莫釐的憂鬱。竟被良平窺破了。良平就想做一樁

熱鬧的事。爲莫釐排排悶。想着正好趁此和羅來克蘭成婚。便問莫釐道。莫釐我現打算和羅來克蘭行婚禮。你的意思。仍是和從前一樣嗎。莫釐並不待他父親說畢。就大聲的回答道。女兒從前未與羅來克蘭同處。他的性情。未能深悉。故父親忽然要和他結婚。女兒所以有不願意的言語。女兒今和羅來克蘭相處日久。他的脾氣。他的心腸。女兒真沒有纖毫不知。況我同他的親愛處。就是親生之母也不過如此。況且女兒倚賴羅來克蘭的事甚多。若無羅來克蘭。女兒亦不能一日自存的。父親和他結婚。有個內助。正是女兒極盼望的事。良平聽了這話。心中又不覺暗暗稱奇。前後只隔得兩年。他的心腸。竟這樣改變了。況且他的容貌。又是這樣的憔悴。想來必有一個說不出的隱衷。今日且不必問。且待我和羅來克蘭成婚後。再和他到各處名勝地方遊歷遊歷。交際場中任他去走走。叫他自己揀個才貌出衆的郎君。結爲夫婦。他的憂悶。或者可以消除了。想着不覺長歎一聲道。我一生惟此一女。若照這樣。如何是好呢。

第十三回 襲爵

却說良平打定和羅來克蘭成婚的主意。就在那個月內擇定吉日行禮。此話一傳開。那些良平的親戚故舊。以及同官僚友。都知道他續絃的事。自然都來賀喜。車馬盈門。歌管喧闐。一連鬧了好幾日。待到婚禮完畢。良平也就照那俗例。和那新人羅來克蘭。及他女兒莫釐。出外遊歷去了。那知良平纔走得不多幾日。住在一個客店裏。忽然家中來了一個僕人。面上得意洋洋的。手中拿着一封書信。良平見了亦不

暇細問他何事。就將信接着過來。折開一看。原來這信中說的。是他同姓有一個子爵。向住在諾露末鄉。家產殷富。從前良平的父親在時。和他也常常往來。及到了良平這輩。彼此也就漸漸疎遠了。今這子爵病故。又無後嗣。族中惟他可以承襲。這封信就是那子爵的遺囑。良平看畢這信。那有不歡喜的道理。立刻就同了妻女回來。承受遺產襲了子爵。良平自從出使奧國回來。聲譽本已蒸蒸日上。今又襲了子爵爵位。驟添此偌大的家產。因此聲望更大。那些王公貴族和他來往相好的更多了。除非地方上沒有宴會則已。如有宴會沒有不來邀請他一門去的。獨有莫釐心如槁木。意興索然。生怕到熱鬧場中。就是見了招他宴會的請帖。也同見那警察拿他的牌票一般。所以非他父親的至好近親戚招請。却多辭謝不去。就是去了。也是愁容滿面。默默無言。雖在熱鬧場中。依然添一種淒涼情況。人人看了莫釐。直如三冬天氣。坐對冰雪。自覺冷氣逼人。但他的容光秀麗。却偏從這冷如冰雪中透了出來。故他每到宴會時。雖一舉一動。一步一趨。人家亦必留意的。因此莫釐坐立之處。便是萬目注視之處。無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沒一個不曉得他的姓名。也沒一個不艷羨他的容貌。到了後來。人家就送他一個別號。叫做雪姑娘。因此市上賣的鞋。亦有名雪姑娘鞋的。市上賣的帽。亦有名雪姑娘帽的。甚至那紙烟香水肥皂茶酒等日用細微之物。亦有加上雪姑娘名字的。只要牌號加上此名字。購者就爭先恐後。無不立時售罄。最奇怪者。是有一個公爵。得了一盆異種蘭花。是最心愛的。他就名之為雪姑娘蘭。這些話都傳到莫釐耳中。

莫釐聽得外面虛名如此之大。又想起在愛那的舊事。更覺害怕起來。這也是他的心虛處。且說他正在名盛一時的時候。忽又轟動一個美少年出來。這少年是楠原穆德公爵。他的家產約有千萬。父親沒了。他就到各國游歷一周。出去五年。方纔回來。所以凡是英國的貴族有女兒的人家。竟沒一個不想他做東牀的。他纔一返國。各人就打聽他在外國有沒有結婚。後來打聽清楚。并未結婚。那些婦女聞知這個消息。歡喜得幾乎發狂。好似天上忽然掉下一個寶貝來。這樣的狂喜。於是假借歡迎會的題目。大開宴會。請穆德的人。每日必有數起。只要穆德一到。那些有女兒的人。就教女兒濃妝艷服。窮極修飾。來和他極意周旋。以期天湊良緣。結成佳耦。那知穆德數年在外。那婦女的千嬌百媚。已經看得不少。故而全不在意。一日適值莫釐的親戚。請那穆德筵宴。莫釐亦在座。那些女子見了穆德。都去和他扳談說笑。只有莫釐一言不發。面冷如冰。獨坐在隅。大有旁若無人氣概。忽被穆德一眼瞧見。就走過來尋着女主人問道。請問夫人。這位坐在遠處的是誰。鄙人欲請他一見。不知能見允否。女主人道。他是我的親戚。公爵欲談談。有何不可。于是介紹穆德來見莫釐。兩人同走到莫釐這邊。女主人就舉手微指着莫釐道。公爵這位就是舍親莫釐小姐。穆德一見莫釐。就垂着手低着頭彎着腰。竟似說不出的恭敬來。

#### 第十四回 求跳舞

却說那些沒有女子的人。看他兩人。直似玉人一雙。天然巧合。因想使他兩人成了眷屬。倒是世界一樁。



美事。心中都作這樣想。不由的各人眼睛就都眈眈的看著他兩人了。那時莫釐的一種風神婀娜絕世。直使滿堂士女都無顏色。默默增慚。女主人于是又對莫釐說道。只位就是公爵穆德。特爲前來相見的。莫釐略爲欠身招呼。自己仍就依然坐下。心中暗想道。他既是個公爵。又面似冠玉一般。聲望才貌總也算得無缺憾的了。但他今日見了我。竟是這樣的恭敬。想着我自己倒反覺得慚愧起來。此時莫釐心內雖是抱愧。然而他的態度。都仍是個不失從容閒雅。他究竟是個生長世家的人。不比那些貧家小戶女子。一見了尊貴的人。一遇了隆重的禮。就要露出局促不安的樣子來。所以衆人看莫釐對着穆德。只覺他的身分比穆德還高。衆人正在注意的時候。那會場中間忽然作起巴黎的音樂來。衆人聽這靡靡之音。自不覺心蕩神搖。穆德聽了也覺得餘音繞梁。不覺情爲之移。因向莫釐說道。你聽這妙音。真令人有飄飄欲仙之意。我們兩人既經相見。又何論相識不相識呢。難得逢此盛會。我要求與密西司跳舞一番如何。原來穆德素來不肯叫人同他跳舞。今日叫莫釐同他跳舞。本是希世難逢的事。那知莫釐聞穆德要和他跳舞的話。他反說還是聽音樂好。不必跳舞罷。穆德便強逼他道。我若不聞這妙音不跳舞也可。今既聞了這妙音。倒也不能不跳舞了。我且和你略略跳舞一回如何。莫釐冷冷的答道。據我看來。大可不必了。穆德又問道。我一再請你。你總見拒。難道那跳舞的事你不歡喜嗎。還是另有別情呢。莫釐道。跳舞却是歡喜的。惟今夜的跳舞。我恰恰不大歡喜。穆德見他這樣。不免頓時灰心。心中旋又轉想道。若

我這等的人。要和他跳舞一回。尚且不可。真所謂可望不可即的仙人了。想罷隨即又和莫釐說道。我們既不跳舞。且來絮談絮談如何。那知莫釐坐着。并不理會。穆德又沒有櫂坐。只好灣着腰。立在莫釐面前。良平看了莫釐這副傲慢的樣子。心中覺得狠過意不去。便走到莫釐面前責備莫釐道。公爵和你說話。你如何不讓公爵坐下。自己倒反穩穩的坐着。怎這樣的不懂禮節呢。良平一面這樣說。一面就回過頭叫人去取一張椅子來請穆德坐。又向穆德道歉道。公爵鄙人生平單生一女。他自幼便沒了娘。便是鄙人親手撫養長成的。家庭教育。未曾受過。所以交際的禮節。全然不懂。務望公爵原諒。穆德見良平過來這樣陪話。心中反覺過意不去。就拱着手滿面堆笑道。子爵休惱。那是不妨事了。兩人客氣了一會。良平一想。我且走開。任他們可以談談心。于是就略略對穆德點了點頭。便一徑走過一邊去了。良平方纔走開。穆德便離着莫釐不遠坐下。將他自己生平的履歷。一一告訴莫釐聽。那知莫釐仍是不聞不問的光景。那些旁觀的婦女。見莫釐不甚理會他。他們反覺得意。就大聲的談笑個不休。穆德和莫釐同坐了一個多時辰。莫釐終是淡淡的。不多時就要散會了。穆德見莫釐如此。立起身來。向莫釐說道。會要散了。以後如蒙允許。結爲朋友。自當到府拜謁。莫釐只得淡淡的答道。公爵如閒時要到敝處亦屬不妨。但是我時常生病。往往不能會客。却不要見怪。正說時。大家起身各各上車。莫釐坐在車中。獨自思想。當日符爾敦也是這樣巴結。以至爲其所誤。今日公爵又是這樣。我從前的事體。又追悔莫及。世界上的男子。據我

看來。竟無一個好的。大約那情最深的男子。便是世間最壞無比的人了。

第十五回 論英雄

却說莫釐坐在車中。不多時已經到家。莫釐推開車門。下了馬車。就一經走到自己房裏坐下。暗想那公爵。方纔和他的情形。就想以後總不赴人家宴會。方可脫却此難。却只怕父親不允。如果仍赴宴會。又怕愛他的糾纏不清。少停又轉念道。若是有人愛我。要和我說話。我惟有一概不理他。這個法子最妙。只有一件。倘或被人看出破綻。疑我有心愛的男子。由此得知我和符爾敦的事情。那就倒反不妙了。千思萬想。直想到天明。到了早膳時候。莫釐也就出了房門。到了膳廳上坐下。停了一刻。良平同羅來克蘭也就到了。三人同坐早膳。良平便談起昨晚宴會的事。因說道。昨晚在會的客人。有一個。真是世界第一等人。莫釐一聽。就料說的必是公爵穆德。默然不答。良平又長歎一聲道。唉。羅來克蘭就問道。你說這人就是公爵嗎。他的爵位。自然是國中第一個了。他的才貌也可算國中第一個了。良平道。不是的。那人還在公爵之上。羅來克蘭倒覺得希奇起來。就問道。啊。這人昨晚也到會沒有呢。良平道。有什麼沒到呢。可惜他到的時候畧遲了些。你們已經回來了。羅來克蘭又問道。這人是誰。良平道。就是陸軍大將曼成華。前日方從印度回來。不但是國中紳士第一。就是國內英雄。也算是第一。羅來克蘭又問道。既是這樣說。那人究竟立過什麼大功來。良平道。那年印度土人作亂。我國政府興師征討。他的姓名全國的新聞紙上已

是屢見不鮮的了。當征戰時候。他和那軍官三人。都被那印度土人設計擒去。到了要殺的時候。那軍官等三人已穀棘畏懼得了不得。含着一把淚。向他說道。我們就要殺了。如何是好呢。他却獨自慷慨激昂的說道。人人總要死的。死又何足懼哉。勸你不可失了男兒氣概。旁人看他真同無事的人一般。那時却幸我國的救兵已到。救了出來。所以軍中有個徽號。叫做敢死將軍。你想他臨死不懼。從容鎮靜如此。確是個奇男子。莫釐聽得。一徑在那裏暗想。這等的人。我在書上却是見過的。我總以為做書的人有意鋪張。照此說來。世界上真個有這等的人。那書上的話。也非全是子虛的了。況他對那軍官所說的死不足懼這話。正中我今日的病根。既到了無法的時節。也只好胸襟灑脫。一切丟開。倒可以忘憂捐慮。我今拿他這話牢記心頭。倒是個醫病的良方呢。

### 第十六回 喜信

却說停了幾日。忽傳說穆德公爵邸中。要開極大宴會。因此常赴宴會的人家。都疑是穆德和莫釐的婚姻已經說定。所以開這大宴會慶賀的。風傳一時。闔城的人都曉得了。一日良平正在家中用膳。忽接到一封書信。良平看畢這信。頓時無量歡喜。笑逐顏開。便立起身來。走到莫釐房中。得意洋洋的和莫釐說道。如今有一樁喜事要和你說知。少頃。你到我那裏來說罷。便轉身走了。莫釐聽了甚為疑慮。只得跟到房中。只見他父親獨坐書案正面椅上。拿著一封信。喜溢眉宇。一見莫釐進來。便叫莫釐坐在案旁。就向

他說道。我平日總以不能得一快婿爲憂。不料今日接著此信。竟是天從人願。我平日的憂愁。今一旦拋到九霄雲外了。莫釐不等他父親說畢。就忍不住眉頭一皺。說道。我的婚事。父親暫且不必提。良平就拿話止住他道。你且別要這樣說。你的意思我也明白的。大凡青年女子聽說談起姻事來。總不免有些害羞光景。然我是你的親父。非同別人。又何必必要這樣呢。況且那個願聘你的人。你也見過的。就是穆德公爵。門第闊闊。態度風流。在我們英國。也算是數一數二的了。莫釐一聞公爵兩字。幾如驟聞霹靂一聲。形骸震悚。端坐不牢。良平見莫釐這樣。老大吃驚。便詫異問他道。你爲何這樣吃驚呢。你以爲和他結婚。他的門第太高不成。然我們亦是縉紳門第。並非平民小戶。況且祖上也是做過將軍。和他結婚。也可稱得門當戶對。他前日見你之後。就稱羨個不了。便向我求婚。我當時雖未十分允許。却已露出個情願意思。今讀他的來信詞意之間。益復懇摯。他的敬佩你愛慕你的心腸。可見已達于極端。真不知他何故這樣的。這也是你修到之福。做了他的妻子。就是勒威伯爵的夫人。也在你下得了。如此快婿。也可稱一生無憾了。莫釐道。這段姻事。固然是好。爭奈女兒和他前生無緣。此事竟不消說得。請父親簡直回絕他罷。良平一聽莫釐這話。不覺直跳起來。說道。這直怪事。這樣的佳婿。還有什麼不稱意嗎。你的心中還是嫌他才不好呢。還是嫌他貌不好呢。還是嫌他爵位不高家產不大呢。只個道理倒教爲父的解決不來了。莫釐道。父親請休發怒。人心各各不同。亦如其面。女兒所以不願。也是心志不同的緣故。良平無精打彩的

坐下。歎了一口冷氣。又勸莫釐道。莫釐這個好機會錯過。以後就不能再得的了。這種大事。你還要仔細思量。思量。莫釐只是不作一聲。仍然滿面不願意的樣子。良平見莫釐意思堅定。似斬釘削鐵一般。毫無回意。不禁又歎了一口氣道。莫釐你真個不願。這也沒法。惟有一事。叫我爲難。前日他求婚那時。我倒大有答應的意思。今他來書言語懇切。又求我主持這事。今不給他回信。他是一定要親來的。倘或見了他面。提起這事。教我如何措詞回復呢。莫釐即時答道。那個可毋須慮。倘他來了。父親儘可托故不見。任女兒去會他。自行回覆他罷。說著就回房去了。

### 第十七回 回婚

却說不多一時。穆德果然來了。良平覺得不好意思見他。也就依着莫釐言語托故回避。任莫釐去見他。莫釐見了穆德。便將結婚的事。用簡當言語回絕。此時穆德聽得莫釐回絕。好似身登高峯。忽被罡風吹墮深潭之內。驚心奪魄。不覺淚泫泫下。帶着哭聲說道。密西司既不見允。此是我之福薄。倘或他日萬一有念我痴情。許亦未可知。我卽再等待十年廿年。亦所甘心。莫釐見他這副淒慘樣子。又聽他這番懇摯言語。心腸也覺有些酸軟了。只得硬着心腸。對他說道。公爵你何必這樣痴情呢。天下多美婦人。又何必注意一人呢。你的美意。我却永遠不忘。至于同鼓瑟琴。只恐今生終是鏡花水月。願你早早的將我忘了罷。穆德只得苦悽悽的告辭去了。因此終日悶悶。如有所失。因此人家都知他爲着婚事不成。所以如此。

這家也議論莫釐的錯。那家也議論莫釐的錯。都以為莫釐此事錯過。以後就降格相求。恐也難再得其人。後又聞得公爵穆德因婚事不成。又要到別國游歷去了。人家因又私議那公爵情痴。說道好的女子也極多。就是愛他的女子也極多。儘可捨着莫釐。另擇佳偶。又何必起那飄然遠颺的思想呢。又有那些有女子的人。要想將女子和他結婚。因而都極力運動他不到別國去游歷。那時穆德固是甚苦。就是那些議論的人運動的人。亦覺無事多忙。這且不表。且說一日曼成華將軍正在個公園中。同了四五個紳士席坐樹下閑談。談起穆德莫釐的婚事。有一個紳士先開口說道。穆德公爵開那宴會。我極想去歡暢一天。今日他忽然來函辭謝。說道宴會不開。我倒不免悵然失望。又一個紳士說道。我今早亦接他的信。他并未細說那宴會不開的緣由。只說道因有急事須赴別國。我想他這種說法。也是飾辭。又有一個紳士說道。那日他從良平家中出來。我適在途中邂逅遇着。只覺得神氣索然。淚痕在面。我就知他婚事不成。宴會一定不開。今果不出我之所料。又有一個說道。宴會開不開。倒也無關得失。不必說他。我獨不解莫釐何以不肯和他結婚。定是另有個見解。我們那裏能設曉得呢。然而他的身價。也就從此增了十倍了。那曼成華將軍聽得大眾半响的議論。心中想道。大眾都說莫釐莫釐。不知這莫釐究竟是個怎樣的人。我倒要仔細研究研究。因就問衆人道。列位所說的莫釐。我倒未曾見過。究竟是怎樣的美麗。竟能名動英倫。有個紳士答道。都來男爵的夫人。想將軍也曾見過的。他的態度風流。豐姿綽約。已可稱得傾國。

傾城。然和那莫釐比較起來。幽閑靜逸。風格瀟灑。莫釐當首居一座。曼成華一聽。不覺驚奇稱羨。正在驚愕間。忽聽得遠遠的車馬聲到了。那紳士回首一看。隱隱約約馬車中坐的正是莫釐。便立起身來拉着曼成華的手說道。將軍你看你看。這馬車中坐的就是莫釐。霎時馬車到了面前。莫釐的馬車。却如飛的過去了。儀容態度。已印入曼成華眼中。這曼成華却仍舊立在那裏。如同發痴一般看着。

### 第十八回 偷看

却說旁邊有一個紳士。見曼成華站着儘不動。知道他是因看了莫釐發呆。就抬起一隻手向他肩上一拍道。將軍你看那個公爵不肯嫁的美人。比那尋常的美人。果然有些不同嗎。曼成華答道。他的那種美麗處。固是獨標一幟。就是他的冷淡處。亦如錦上添花。那個紳士就問道。他何以要這樣的冷淡呢。曼成華道。人美者心必雅。你看世界那件不是俗事。雅人見了俗事。心頭自然煩惱。所以他終日愁眉雙鎖。沒有開顏的時候。又有一個紳士插嘴說道。倘他遇見了一個風流儒雅的人。他心花一開。露出笑顏。我想就是努目金剛。也要變作低眉菩薩。大眾說笑了一回。也就各自散了。那知良平因莫釐婚事不成。心中總想着。一樁心事。就預備開個宴會。請請那些貴族。一一都已齊備。到了那日早晨。就和羅來克蘭說道。今天的來賓。無一個不是巨室世家。其中年齡最輕。品貌最高。聲望最大的。就是那曼成華將軍了。我想莫釐見了他。總不至如見那公爵似的。也一定要喜歡。只怕莫釐愛他。他又不愛莫釐。這就無法了。你去



叫莫釐好好的裝束。不好過于簡陋。見笑于人。不多一會。羅來克蘭同了莫釐走來。良平一見莫釐。打扮得金裝玉裹。纖腰一束。雲鬢高聳。雙蛾淡掃。素質天然。覺得羅來克蘭站在一旁。相形之下。倒覺麤俗了好些。那時有僕人報道。曼成華將軍到了。良平一聽得曼成華到了。倒似蔡中郎迎王粲的一樣。連忙趨步出去。將他迎接進來。相讓坐下。彼此先說了一番寒暄傾慕的話。良平日一回顧。却見莫釐早站在屏風後。偷看那曼成華了。莫釐一面看着。心中暗暗地想道。人人都說他如何生得好。我當初尙不相信。那曉得真個是氣概非凡。相貌堂堂。一個人能生得這樣好。又這麼能教人不愛呢。心中這樣想着。那手恨不得把他拉了進來。和他談一會。心裏纔爽快。莫釐儘管在那裏想。良平一直在那裏看。看見莫釐幾同發痴一般。知道他是愛曼成華到極處了。便不欲叫他出來。茶罷就邀曼成華進去和他相見。莫釐正呆看着。忽見他父親同了曼成華進來。他不覺心花怒放。面頰微紅。就一手拉住曼成華和他並肩坐下。你的手握着我的手。我的手握着你的手。唧唧咕咕談個不休。好似那鴛鴦交頸。分飛不得的。直得了來客都齊。宴會好開。他們兩人方握着手徐徐緩步出來。到了中堂。各人都招呼過了。莫釐要想和他一同坐下。當這衆目昭彰之地。自己亦覺得有些不便。要想離開坐下。心中又覺得不捨。因此在那客廳中間躊躇躑躅。倒反弄得個無處安身。看官你想莫釐這個時候。苦也不苦。他說愛情可以預先抑制得的。今竟如何。

## 第十九回 登樓

再說莫釐自和曼成華這次宴會後。他也就把符爾敦的事忘懷了。花晨月夕。竟無時不思念曼成華。曼成華自從這次宴會後。也無時不思慕莫釐。他的心中夢中總覺得刻刻有個莫釐似的。所以你也望這裏開個宴會。兩人可以叙叙。我也望那裏開個宴會。兩人可以會會。遇著了宴會。兩人逢著都就談笑歡樂。眉挑目語。心愛個不了。到了人家散會。他們還是個戀戀不捨的。只是曼成華雖愛莫釐。莫釐雖愛曼成華。究竟莫釐已和符爾敦行過婚禮。莫釐雖有時把符爾敦忘記。究竟還有時想起。所以他雖想和曼成華結婚。又未知符爾敦的生死。猶豫不決。日復一日。此事也就耽擱下來了。且說良平自思年屆五旬。膝下又無兒子。不覺動了解組歸田的念頭。就將眷屬搬到一個僻靜鄉村居下。想優游物外。以終餘年。特地蓋造個花園。竟組織得無美不臻。亭臺樓閣。花草果木。無不應有盡有的。人生能數住在這種地方。也總算享盡清福了。那知莫釐只想那曼成華住在這個園中。倒覺得興會全無。終日悶悶不樂。一日正在凭几獨坐。以手支頤。納悶的時候。忽然良平走來和他說道。莫釐你一人獨坐做什麼呢。曼成華前日和我約定。說今日一準來的。想必傾刻就要到。你可以陪他談談。亦可解悶。莫釐一聽。真覺喜出望外。就一人跑上樓去。將四面的玻璃葉子窗打開。拖過一隻織絨湘妃椅。擺在窗前坐下。兩個眼睛只顧瞧著那路上往來的行人。不遑他視。看了多時。並不見曼成華的影兒。等得心焦。便將自己的錢取下來看看。

是何時候。又恐自己的錶。或有錯誤。復去看那壁上的時計鐘。已到了五點了。望望仍不見來。直待到夕陽將下。仍不見了曼成華的影子。莫釐急得心緒如焚。那時天已將黑。纔見一輛馬車。遠遠地奔來。隱隱約約好似曼成華坐在車裏。後來愈走愈近。果然不差。莫釐的心不由的早已飛到他車中去了。他就急忙飛步走下樓來。也不去通知他父親。就一人獨立門口等他車到。曼成華車剛停住。急急跳下車。就一手拉著莫釐的手。笑言緩步的走進門來。那時良平聞得曼成華到。也出來相接。三人同到中堂坐下。彼此客氣了一會。曼成華就立起身來。對良平說道。請子爵少閒。小生尚有要語奉達。良平明知他是爲求婚來的。就立起身來說道。將軍既有事見教。就請到房裏談罷。回頭又對莫釐說道。莫釐你且坐在這裏等候罷。曼成華便向莫釐點了點頭。就同良平進去了。莫釐一人坐著暗想。他有什麼要事。要瞞著我呢。忽又一想。自己也就明白了。停了一刻。只見曼成華帶著笑容。走了出來。莫釐剛然起身招呼。忽又聽得門外人聲。回頭一看。見有兩人走進門來。原來前面一個是土紳士的兒子鶴山。後面一個是羅來克蘭的表嫂綱子。莫釐只得一一請進坐下。少停良平踱出。又叫人去請了羅來克蘭出來。六人同席晚膳。酒方數巡。良平就先托故走了。羅來克蘭本曉得曼成華的來意。並良平所以走開的原故。裝作酒醉睡著。惟有個霍花東半球西半球。一張嘴說個不了。一息又說他們今秋收的穀子怎樣多咧。一息又說他們今年養的牲口這樣肥咧。嚕嚕嚕。說個不休。惹得曼成華和莫釐聽了好不耐煩。恨得什麼似的。曼

成華因就喚醒羅來克蘭和他說道。今宵月明如晝。木樨盛開。香風撲鼻。我們何以逢此佳景。這地是人  
生極難得的樂事。我們何不到花園一游。羅來克蘭道。可不是呢。秋景甚好。將軍既有此清興。我們儘可  
奉陪到花園中散步散步。吸些新鮮空氣也好。曼成華就站起身來說道。因夫人既這樣說。莫釐姊我們  
就同去走走罷。那個不曉得的霍花。就連聲嚷道。好好好。將軍我奉陪你去。這花園中我是最熟悉無比  
的。不拘什麼樹什麼花。我都一一知其名的。可以細細告訴你。知道。曼成華聽了。心裏甚是厭極。却是口  
裏不能攔阻他。那曉得霍花還更有討人厭的事做出來呢。他人雖粗鄙。心倒靈動。原來他也想莫釐爲  
妻。他見莫釐站著不動。就伸手拉他同行。那時曼成華看了實在忍耐不住。兩個閃電的眼睛發光。向他  
身上射來。他早嚇得心驚胆戰。將手縮回。似那本偶人一般。站在旁邊不動。曼成華便將莫釐一手拉著。  
兩人同到花園裏去了。霍花見他兩人走後。他便也約綱子同往花園裏去不提。

第二十回 遊園

却說曼成華和莫釐到了花園中。只覺得秋高氣爽。清風徐來。那時萬籟無聲。一輪明月。湧上天衢。照著  
兩人並著肩兒行走。你挽著我。我挽著你。兩人相視而笑。得意忘言。惟有那樹影婆娑。與月光相間。曼成  
華正走著。忽然心中一動。便問莫釐道。莫釐姊這園裏有什麼好所在。是你常日消遣的地方。我和你同  
去走走。莫釐就將手遙指道。轉過這假山那邊。就有一片草地。面積甚寬。草軟如茵。三面池水環繞。池邊

細柳低垂。那就是我平日消閒之處。將軍要去。便同去罷。原來莫釐所談的這個地方。就是他平日在那裏獨坐。想曼成華的所在。他於是拉了曼成華從那梧桐樹下穿了出來。轉過假山。到了那裏。就兩人並肩坐下。星眸顧盼。便含著無限深情。那時曼成華已賽如入了蓬萊仙島。消受人天無上快樂。便笑著手指那池中月影說道。你我兩人的心境。朋友情好。好到你我也總算得極好的了。莫釐又微笑說道。世界上朋友情好。有這樣的嗎。曼成華就趁此機會。附著莫釐的耳朵說道。我今日爲著什麼事來。你可曉得。莫釐也不說什麼。一隻手就按著自己的嘴。噙的一笑。曼成華一見他這樣。更覺情不自禁。便臉貼臉的說道。莫釐姊。我離開了你。真個是度日如年。心中夢中。總覺有你的聲音。有你的相貌。及至到了醒悟的。就恨不得插翅飛到這裏來。和你同談一會。心纔爽快呢。莫釐一面聽他這話。一面就至那裏暗想。他的愛我也真無以復加。就我的愛他。亦是罕有其匹。照這情形。不是就是那愛情發現麼。我當日的主意。以爲愛情如要發現。就先時抑制住他。今忽不知不覺的發現了。要想抑制。又怎樣能毅呢。因就想到穆德愛他的情形。想得好不代他難過。想了一陣。自己倒覺得心酸起來。看那曼成華。又覺得他實在可愛。兩人的心不由的竟合成了一人一般。因又和他笑語溫存。恐他寂寞。曼成華因又對莫釐說道。我們兩人的情好。世界上也算是實在少有的了。獨是今日叙談甚樂。明日又要離開。離開之後。你空想著我。我空想著你。一個天南。一個地北。弄得來相思不已。這也未免墮入苦境了。既是這樣。又何必相愛呢。想永不

墮入苦境。而又常相愛好。除非是我二人結爲夫妻。倘真果結爲夫妻。我二人那時纔能樂而無憂呢。莫釐聽他說到夫妻二字。心中不覺猛吃一驚。好似這話早在那裏已聽過的了。細心一想。就是佛倫符爾敦說的。因此舊愁新恨。一時都湧上心來。忽然心上一陣酸痛。兩淚交流。就如舊病陡發一般。一個身軀。就向曼成華的身旁撲通栽倒。

### 第二十一回 空想

却說曼成華一見莫釐栽到。他也莫名其妙。直嚇得手足失措。目瞪神搖。趕緊的定了一定神。纔把他抱起來。放在自己腿上。急急用手爲他摩擦胸前。摩擦了好一會。忽聽得咳了一聲。吐出一塊頑痰。醒了轉來。只見他兩個淚汪汪的水葡萄眼睛。儘管對著他望。曼成華仍舊兩隻手抱著他。連聲的問道。莫釐你爲何這樣。你爲何這樣。難道我這話傷了你的心不成。莫釐微微的聲音說道。沒有這話。曼成華又問道。既然沒有這話。你又爲何這樣呢。莫釐道。我自己亦不解是何原故。曼成華因又問道。你的毛病諒無大礙。暫且不說。但說我們結作夫婦一事。莫釐你究竟意下如何。曼成華話猶未說畢。忽聽得遠遠有人言語。似乎要走來的光景。他仔細一聽。乃是霍花同綱子說話聲音。曼成華暗想我們這樣。倘被他兩人走來瞧見。成何體統呢。就趕緊把莫釐扶到椅上坐著。只覺得莫釐面上頓時消瘦了幾分。便又對莫釐說道。莫釐姊。我說這話。也是我們終身的大事。非咄嗟可成的。你且回去仔細思量。明日再復我個佳音罷。

但是我這一身已盡交付與你。就是生死也不顧的了。曼成華嘴裏一面說。心中就一面想。我兩人情好如此。料想他沒有不願意的。他就是明日沒有回音。稍遲幾日。也不妨的。他儘管想。莫釐也不作一聲。那時覺得履聲漸近。曼成華因又和莫釐說道。今日你也覺得實在疲乏了。你就先回去安歇罷。霍花剛子兩人頃刻就要到了。說著又催促道。你快去罷。莫釐被他催逼著起身。只得就走。剛纔走開。霍花剛子兩人也就到了。霍花一見莫釐已去。大爲掃興。就問曼成華道。莫釐已回去了嗎。我正想來和他步月閒談一會。他如何回去這樣早呢。曼成華就答道。他覺得實在疲乏了。所以先回去的。霍花不等他說畢。也就和剛子走了。曼成華一人獨坐著無味。也只得緩步回到客廳。獨自坐下。良平聞報。曼成華由園中回來。就出來陪着。問問園中的風景。閒談了一會。夜已深了。就叫人送曼成華到書房安歇。自己也就進房睡了。且說莫釐走到房中。就叫個女僕去對他父親和羅來克蘭說知。他今日游園疲倦已極。已經安睡了。吩咐了女僕出來之後。他自己就把房門關上。和衣上床。倒在枕上。一人暗暗的飲泣。默想道。上天不罪無罪之人。細想我生來。並沒甚罪。不知上天何故叫我這樣的苦。若說我曾攔阻父親和羅來克蘭的婚事。便是罪惡。我又並沒攔阻到底。我想上天亦斷不爲這小事。就降這大罰。若謂上天不因這事罪我。他又何以生這符爾敦來欺騙我無知的女子呢。他雖未同我實行婚事。究竟已同我行了婚禮。假使沒有這事。我和曼成華結爲夫妻。豈非天生佳耦。就是父親一片愛我的心。也就放下無牽挂了。我自己得着

這個夫婿。也可算是幾生修到了。今好端端的被那符爾敦的害。鬧得個萬事不成。咳。天既生了這符爾敦。又何必生那曼成華呢。弄得我向前不得。退後不能。上天罰我也真個太酷了。莫釐想到這裏。就恨不欲生。舉手將床一拍。既狠命地跳將起來。要想尋個自盡。及至跳將起來。忽又轉念道。世界上像做了我這種事的人。料想也多著呢。何以總沒有我這樣苦。想他們也別無他法。亦惟有糊糊塗塗的就過去了。一人能穀糊塗。天就沒法擺布他。我又怎麼不學學他們這樣呢。況且我和符爾敦雖說行過婚禮。也不過握手數分鐘時候。他就被捉去了。非但無夫妻之實。亦並沒有夫妻之情。就是人家曉得。亦不過說是我的素行小疵之處。那裏就能虧損我的大德呢。至于他的真姓名明明是下林符爾敦。他對我說時假稱是佛倫符爾敦。世界上並沒有這個佛倫符爾敦的人。既沒有這個佛倫符爾敦的人。就沒有佛倫符爾敦的妻。我行婚禮。是和那佛倫符爾敦行的。非和那下林符爾敦行的。他既不能說我是他的妻。又誰能說他是我的夫呢。照着法律斷。這個婚禮也全是假的。況且他在牢獄多年。諒已經死了。亦未可知。他如死了。我便成了個望門寡。可以婚嫁自由。他就未死。再等過了七年出來。我已做了曼成華夫人。他又怎樣奈何我呢。也只得忍氣吞聲罷了。且曼成華娶了我。他就要到別國遊歷去的。符爾敦就出來也不知我到了那裏。大凡天下事。要做儘管做。有什麼要緊。何苦要畏首畏尾。怕到這樣呢。



再說莫釐打定主意預備到了明日。就答應曼成華的姻事。因就想到成婚以後。同他如何的親愛如何的歡樂。儘管從那好處一面著想。直想得心神搖曳。喜上眉梢。覺也不睡。就從那床上爬了起來。走到窗前。將窻子打開。覺得涼風習習。頓暢襟懷。抬頭看時。只見斜月西沈。疎星歷歷在天。眺望未久。不覺愁緒又上心頭。暗想我和曼成華一經成婚。前事只得拋去九霄雲外。然一身兩字。縱使人家不知。我心又何以自安呢。且曼成華一心愛我。定要娶我爲妻。他必以爲我是個全德女子。那曉得我做過這等事來。我如對他說明。他必以我爲無志節鮮廉恥之人。頓時改變初心了。況我自己做出這種的事。又怎樣說得出口呢。如不對他說明。他是個有名譽的好男子。倒娶了個有慚德的婦人。他就一毫不知。安之若素。我問心又何以對他呢。況且照那印度教佛家說的。有今世報。有來世報。我回想害羅來克蘭。便受了今世報。我若再軟騙他。豈不又要受那來世報麼。一世之苦。尙吃不了。如何尙尋那來世的苦吃呢。且這個還是作符爾敦已死之想。他倘或未死。一日出來。他雖不能復強奪我爲妻。他故意到來胡纏。也是情理中應有的事。我又怎樣奈何他呢。不知底細的人。必以爲是。曼成華奪他的妻子。他是個名滿天下。身爲大將的人。倘因奪人之妻。這句話敗壞了名譽。非但他要怨我。就是我亦不能怪他相怨了。這事又如何使得呢。想來想去。此事是萬萬不妥的。咳。還是回絕了他罷。但是回絕他。原是不難。所痛者一回了他。兩人的親愛也就成空了。歡喜也就成空了。從前的事事俱空。以後的事也無一件不是空了。這真是春夢無

憑醒來皆成幻境呢。咳。我和他向來何等情好。尙且不忍一日離。若一回絕了他。便相會無期。日月甚長。此情此景。又那堪回首呢。莫釐正在想入苦趣。忽然東方發白。旭日上升。那時莫釐也柔腸千斷。無可再思了。就走出房門。要想到膳廳去用早膳。剛纏一舉步。只覺得身搖膽戰。寸步難移。只得轉身回到房中。向書案邊坐下。自取紙筆繕就一信。叫個女僕進來。交給他送與曼成華看。自己仍就和衣貼在床上睡著。且說曼成華正在那裏和良平羅來克蘭同用早膳。忽見個女僕送封信來。接著拆開看時。只見上面寫道。昨宵之約。何幸得此。遊倦歸來。直坐到明。百計千慮。終未能決。如聞玉珮。側耳有情。今夕月上柳梢。請仍待我。延秋池畔。再當面罄一一。曼成華看畢這信。心中恍惚若有所失。就將早膳放下。也不吃了。儘管低着了頭。思索那信上的言語。想來想去。終不能明白他允與不允。又想他和我這樣好。意中直似天下更無個人了。若不允嫁我。還當嫁誰呢。諒來也不至于不允我的。或者當有約法三章的言語。要當面商訂的。亦未可知。無論有何邀求。但凡在情理之中的事。我無有不應允的。此時則正如俗語所說的。未來事黑如漆了。他擺這個悶葫蘆。不漏一絲風兒。教我如何能猜得著咧。罷罷。胡思亂想做什麼呢。且耐他幾個時辰。到了晚上會面就時知道了。何苦理這個亂絲兒。真沒來由。其時良平羅來克蘭二人也用完早膳。就起身來。各自散了。曼成華仍回書房。良平夫婦回到自己房裏。羅來克蘭就笑著對良平說道。今日曼成華受莫釐的磨難也毅了。既然性情相洽。言論相投。似乎不應該使出這種手段。逼人太甚。大

凡男子性情多半若強。剛因怨成怒。改變初心。那時就難挽回。更無人做撮合山了。良平笑道。你別着急。曼成華他看莫釐已如蘇姑仙人下凡一般。一心欽慕。矢死無二的了。古語說得好。從來好事多魔。我看莫釐這回故意留難。是有意要試試他的心呢。這正是莫釐見識深遠處。你那裏曉得咧。羅來克蘭當下也就不言了。

### 第二十三回 重會

再說莫釐座在床上。千思萬想。直比那臨終斷氣還難過些。那裏睡得着呢。要想個回報的法子。一時却又想不出。繼又想到。倘或沒有個回報的法子。他是一定要生氣。要叫他不生氣。除非是把話說好。然說話也要說出個道理。如果說得沒頭沒腦。他一經追問起來。我又怎樣是好呢。若要想個騙他的法子。原是不難。只是同他這樣親密。他來求婚。不依著他。已經辜負了他。又況再騙他那裏使得的咧。做了個人。那能這樣的忍心呢。獨恨我這事件上不能告父母。又怎能和他說明呢。倘使不對他說明。他又是一個性情多疑的人。必要疑心我有了別意。直教我左右為難。如何是好呢。想求想去覺得實在無法可想。到了後來。久而久之。竟從那無法中想出一個妙法來。就打算得秘密結婚的事。大意和他說明。至于在那裏行的婚禮。那人是何姓名。則均不說出。主意想定。就立起身下床。走出房門。直到那花園裏來。莫釐此時看到花園這條路。直同那上法場一般。只因心有所畏。就視為畏途了。單說那曼成華看得莫釐的信後。他就一經在庭中踱來踱去。暗中揣度那莫釐的信。一刻以為他信。何以這樣的短。一刻又以為他信上

的字。又何以寫得這樣淡。他必無意著我。所以這樣的。然他同我的情好。就是真個夫妻。也不過如此。左想右想。直想得比那年在印度時交鋒疆場的時候還苦。盼到夕陽下去。用過晚膳。他就依著時刻。向花園裏來。抬頭一看。明月當頭。依然昨宵風景。再加那梧桐掩映。桂子飄香。胸懷益覺寬暢。轉過假山。遙見莫釐弱不禁風的樣子。已先坐在那裏。曼成華一見好不歡喜。暗想他倘不依我的話。他必來得遲。他既先到了。那總是一定肯允的。心中一頭的想。兩隻脚已不覺走到他的面前。低頭一看。只覺得他面色焦黃了好些。心中倒不免大吃一驚。因就向莫釐道。莫釐姊。我昨夜同你說的事。你已熟籌定了嗎。我等待回音。已驚心了一晝夜。你赶快說了罷。倘能如我的願。那就是我如天的幸福。我也別無餘望的了。曼成華嘴裏這樣的說。兩個眼睛又儘管看那莫釐。只覺得莫釐滿面愁容。坐立不安。他儘管問。莫釐坐著儘管不嚮。等了一會。心中倒覺得著實驚訝起來。因想他倘肯和我結婚。現在見了面。可以回覆我的時候。怎樣見了我。倒反這種樣子呢。直急得那曼成華心血如潮湧。連眼淚都下來了。

#### 第二十四回 議婚

再說莫釐一見他這樣。覺得他已動了疑心。也不待他發言。就和他說道。將軍你愛我的心腸。我也知道的。只是結婚一事。我雖情願。無奈有個極難的原因。在裏頭牽掣住了。曼成華一聽。這話似大夢初醒。覺得婚事可諧。莫釐是故意這樣說的。面上就帶着笑容說道。莫釐姊。你別要說頑話了。你把真意告訴我罷。莫釐頓時躊躇了一會。纔說道。我說的話。確是真的。並不是頑話。曼成華聽了他這話。又看看他的樣

子就想照這情狀看去。却似乎不是說頑話。或者是他面嫩害羞。不便說這結婚的話來。也未可知。就用手拉著莫釐的手說道。莫釐姊。論你我的情好。真是舉世無比的。真個可以生同衾死同穴了。還有什麼話。不好說得呢。況且這事是我們終身的大事。你快說罷。不要嘔我了。莫釐又叫道。將軍你別亂想。我的話真個無半句虛假。莫釐說到那裏時。已如骨梗在喉。吞吞吐吐的。再說不出來。曼成華看見他這樣。也知道他所說的是真話。因就長歎一聲說道。莫釐姊。你的愛我。我的愛你。就是夫妻。也不過這樣。那曉得有頭無尾。仍是個假的呢。莫釐聽到這話。自己也覺得心上實在難過。就說道。人生情好得長。本是樂事。如今好了。倒反成恨。又何苦當初這樣要好呢。曼成華回心一想。只覺得從前的要好。都變成過眼烟雲。心頭一痛。雙淚交流。就對莫釐說道。莫釐姊。我倒有一句話。要問你。你除了我。還有什麼心愛的人沒有。莫釐道。沒有的。曼成華一聽沒有的三個字。就說道。莫釐姊。你除了我。既然沒有心愛的人。我們結了婚。真是再好沒有的了。你何苦遲疑不決。矢口的回報我呢。況且你父親和羅來克蘭聽說我們結婚。他們都甚歡喜。既沒有家庭阻力。又出于自己情願要做便做。還有什麼爲難處呢。就是論起世交來。我的先人和你的先人。當初也是同僚。我的家產怎樣的。我的出身怎樣的。你也早就知道。可以不用我再說。我看來雖不能滿你的意。當亦不至于全灰你的心。你這不肯和我結婚。果然是爲著那椿呢。莫釐道。我也這樣想過。我的不肯。實在是回爲從前有個秘密婚禮牽制住的。說著那眼淚就如珠的滾下來了。曼成華道。你有什麼秘密的事。儘管對我說。這並不算什麼大事。你別以爲有了這種秘密事。就不可和我結

婚。那就是你自己大錯了。從前的事。儘管拋開。我們儘管做我們的事。到了我們的事做成了。就是天大的事。也掃了烟銷火滅。莫釐聽了就連聲的說道。不能不能。曼成華道。你別這樣。你究竟年輕不諳世情。所以小小的事件。也當作了大事。據我看來。你非但行了一個秘密婚禮。就行了十個百個也不算事的。只要你肯嫁我。我必擔這責任。你莫要自尋苦惱。就答應了我罷。莫釐道。我所以不能答應。實在是有說不出的苦情。只有局中人可以知道。局外人是不能知道的。曼成華又用話逼緊他道。既是這樣。究竟有什麼爲難之處。你何妨對我說明呢。你如同我說明。我或者可以替你想個法子。倒也未可定。總覺得有益無損的。你何必要這樣秘而不宣呢。莫釐道。將軍你教我說。原是你的好意。我固不能不說。只是我從前已發了誓。至死不說的。如今我亦沒有別的法。最好是不活在世間。將軍你亦不必細問了我。只恨我當初年幼無知。受人欺騙。弄得今日這樣的苦。話未說畢。不由的痛哭起來。曼成華一見他哭。心頭頓覺一陣酸痛。也就陪著他掉淚。兩人哭了一會。曼成華又道。莫釐姊。你究竟行過什麼婚禮。你且說給我聽。莫釐道。大錯已成。就是說也無用了。還不如不說的好。想來我們今生沒有夫妻的緣分。就是有緣也只好等待來生了。曼成華聽他說出這斷絕話。歛了許久纔長歎一聲道。咳。既這樣說。我就走罷。還在這裏做什麼呢。莫釐帶著哭聲道。將軍你要走也只好走。我也無法再留你。曼成華道。走却容易。只可憐我們離開之後。就無會面之期了。莫釐又歎了一口氣道。咳。還要會面做甚呢。就能會面。也不過多添了一番悲慘。還不如不會面的倒好。說著又大哭起來。



## 平等閣雜記

馬湘伯先生言。歐洲有瞽者。設一書肆。凡人之索書者。向架上索取。歷歷不爽。人猶以爲其記憶力強也。一日偕衆人出獵。夜深迷路。且失方向。衆皆惶急。於是此瞽乃凝神片時。先定方向。次指歸途。報紙喧傳。以爲神異。楊仁山先生言。凡人五根均有二。一爲浮塵根。一爲勝義根。楞嚴經中阿那律陀。以喜眠佛訶之。乃七日夜不眠。失其雙目。佛示以照明金剛三昧。得不因眼。觀見十方。精真洞然。如觀掌果。（阿那律陀。佛堂第。過去以一飯施辟支佛。感九十一劫。受如意樂。多樂睡眠。如來訶云。咄。胡爲睡。螺螄蚌蛤類。一睡一千年。不聞佛名字。乃不睡。失目。後修金剛三昧。得天眼通。）浮塵根者。眼如蒲萄。耳如新卷葉。鼻如雙垂爪。舌如初偃月。身如腰鼓。類意如幽室。見勝義根者。卽如來藏性。顯發妙用。寄於六根。而能見聞。鼻嘗覺知者也。浮塵根。因四大假合而成。若非勝義根。卽同死人。此瞽者之識塗。亦勝義根之用事也。常州天寧寺內。有西堂師名不二者。禪定功深。不預世事。一日聞砲聲隆隆。偶詢香火。香火答以今日爲

冬至節。武營中例須放砲。師曰。明年此日。我有些事須料理。爾可寫出。貼之壁間。屆時可告我知。勿忘也。至次年冬至日。香火聞砲聲。猛憶所囑。急告之。師曰。爾可取溫水來。我欲浴。香火曰。今日甚寒。且例浴在。即何必今日。師曰。第取水來。勿違我囑。香火取水至。師入浴畢。即披衣坐榻上。圓寂矣。此十餘年前事。友人親目所覩者。嗚呼。生死自由。可謂之大自由。

今人崇尚自由。佛則說自在。今人之自由者。往往有侵害他人之自由。佛之自在者。不但使一己自在。并欲使人人自在。物物自在。

宋時有紫陽之徒。與人爭辯。謂男女有別。實人類之至理。世傳天人天女。隨意游嬉。乃必無之事。凡事非我目所親見者。我必不信。人無以難也。惜此人生宋時。不見今日歐美男女之交際耳。夫同一地球。同一人類。便已有種種不同之處。而欲以鼠目寸光。測無量世界之事理。亦見其不自量而已矣。

西人言無龍鳳。亦彼未之見耳。前清光緒三十三年五月間。山西平陽府姑射山。曾來一鳳。駐於隔河之高岡。遙見百鳥同隨而舞。月霞法師親見之。至八月始去。上古之時。人與禽獸相雜而處。迨至後世。人之業力。與禽獸暫相隔離。是以鬼魅精靈之感。亦日希也。





# 蕁鄉漫錄

光緒壬寅張香濤署江督。整飭鹽綱。奏派蒯禮卿為儀棧總辦。資以兵輪。實力緝私。張親赴十二圩。相度形勢。自集一聯。懸之儀棧。以配曾文正。（儀棧舊有曾文正一聯。龐省三所請也。）先得上聯。命禮卿及黃仲弢對之。文為積雪中春。飛雪暑路。此張融海賦語。禮卿退以屬余。余對以郭璞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湘。禮卿稱善。言於張。張自以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易之。文襄議論學問。好上人。海島刷馬。皆不精切。似不如余聯較有着落也。

楊仁山居士。文會佛家尊宿。父官杭州府。自言十八九時。馳逐聲色。不異裘馬少年。二十後始潛心西方聖人之書。屏絕嗜好。少亦工詩。有客味鵝兒酒。鄉心燕子魚。余遇居士在光緒癸卯。脫帽傾談。儼然一苦行頭陀也。日余及禮卿皆宿世為僧。幸無忘卻本來面目云云。先生於辛亥秋病沒。聞其處分後事。神明不亂。亦可敬異。先生言譚復生臨刑呼剛毅欲有所言。即此一念。尚須墮入輪迴。

王廉生祭酒未第時已領袖後進。名刺凡有三種。一楷書。一隸書。一小篆。公車舉子慕王者多。每求識面。王答拜用刺極有分別。其尋常稍能談詩文者刺用楷書。學兼漢宋不名一師者用隸書。精研漢學。旁通金石者。則用小篆。此歙縣汪仲伊先生言。余問汪。王答君用何刺。云用隸書。尙是看同年之面。語畢大笑。

以上拭觚三則與化李詳寄稿

友人告余曰。年前曾宴於武林林家。武林林者。杭人。以奴婢而改爲妓者也。房中懸有東方亞猛所書聯額。余怪而問友。友曰。君不知此主人者。爲中國茶花女乎。其時酒正闌。所謂茶花女者。出局方歸。座客力陳其似巴黎茶花女處。余則但見其以堆庸積俗之資。貌烟視媚行之態。極意描撫。令人胸胃作惡。或曰。中國之茶花女。固應如是。猶之近日自命中國之華盛頓。自命中國之拿破崙。

又前清有某京卿。宴客於滬妓林黛玉家。座客未齊。而主人適病。乃擁被臥於床。客有以賈寶玉調之者。京卿雖抱病。聞之不覺笑逐顏開。似儼然以怡紅自居。而其時既老且陋之妓。亦故故作嬌痴之態。此時真令見者欲嘔。與前事正相同。又有某西學家。嘗自訴其在歐美時風流之歷史。以西洋賈寶玉自命。天然妙對。今有偶矣。 秋風錄二則無我投稿

### 林文忠公遺事

林文忠公督楚時。大旱。米價騰貴。民不聊生。公倡議捐廉販米。平價便民。勸僚屬亦量力輸助。公有難色。

遂不果。因牌示某日虔誠新雨。自撫司下至營令。例應先期齊戒。及期公徒步謁壇。各官齋至拈香畢。席蘆于地。以次列坐。時驕陽正午。不張蓋。不設茶。衆公苦之。公曰。我輩養尊處優。不識民間疾苦。今日願與諸君共堂之約。坐三炷香。退。衆曰。諾。公命取茶。僕抱甕至。公先飲。餘以次分給。渴甚者。稱量與之。少頃。公大吐。衆亦吐。公正色曰。此足驗我輩心腸也。戒弗掩其吐物。公起親驗。命侍者按物籍記。衆吐。公腥暈厚。味纍纍在目。獨公所吐。麥飯藜藿而已。公作色曰。爲民請命者。顧若是邪。无怪天心不仁。愛寔君等。視民命。爲兒戲。行衆聞言。懼公彈劾。各願按籍捐輸。頃刻金盈婁萬。採買運糧。絡繹不絕。米价遂平。時有塊肉。值千金之語。不數日而大雨亦成渠矣。

借古人以自況

常熟翁相疾革時。自撰挽聯。屬張季直書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而後。吾知免夫。又京都宣武門外。柞子橋松筠庵。東明楊椒山先生故宅。改建爲先生祠。其揭嚴嵩罪狀之三疏。原稿摹勒石上。即皮庵中。前年江春霖以言事罷官。出都時。曾撰一聯。懸諸庵中。聯云。三疏流傳枷鎖。當年稱義事。一官歸去錦衣。此曰愧先生。借古人以自況。具見懷抱。

張文襄逸事

張文襄督學四川時。有某君。饒才藝。疏狂自喜。極承賞識。拔爲尋經書院高材生。張後督鄂。某生幕中。一

日。張見某武弁扇上。續一非人非猴之物。盤辟雙桂間。題昌谷句云。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脚斜飛濕寒兔。無下款。印曰將家。詢知爲某作。大怒。某亦負氣去。時人公不解其故。後同弁之妻名雙桂。即張之寵婢。而吳質隱寓南皮。兔則寓武弁也。一時傳爲雅謔。

## 滑稽壽聯

前清甲午之役。龔照璵棄旅順而逃。其罪與衛達三等。後衛被誅。龔運動得法。得久羈獄中。庚子拳匪亂。遂自出獄。和議成。復大加運動。脫身南歸。其年六月六日。爲其六十壽期。乃預定宴客三日。其邑人張陸先生者。素與龔有隙。第一日忽肅衣冠而入。長揖曰。六哥今日樂矣。容弟一言乎。龔曰。請見教。寔願聞之。曰。弟近看新書數本。始知國民乃國家之主體。弟亦國民也。則中國土地之存亡。應負一分之責任。請聞六哥前年將弟之旅順。送向何處去也。今日能見還乎。龔大窘。狂呼遂客。二日晨。其門首忽有聯云。稱六太爺上六旬壽。欣占六月六日良辰。六數適相逢。曾聽得張陸先生大踏步闖進門來。口叫六哥還旅順。坐三年監陪。三次斬賺得三代三品封典。三生願已足。最可憐。達三故友小錢頭。不如咱洒冤沉三字。赴黃泉。龔憤甚。大索數日。不得其人。小錢頭不如咱洒者。合肥土語。言衛用錢之法不及龔。故卒得禍也。以上四則漢農投稿。

# 小 說 時 報 價 目

中華民國元年七月初一印刷

中華民國元年七月廿六發行

編輯兼發行者 **小說時報社**

總發行所 **有正書局**

## 總發行所

北京廠西門有正書局  
上海望平街有正書局

## 分發行所

上海大馬路泥城橋有正分局  
蘇州都亭橋有正書局  
南京奇望街有正書局  
漢口黃陂街有正書局  
天津東馬路有正書局  
四川成都粹記書局  
四川重慶梓記書局

## 定價目表

全年五十冊 郵費在內 二元五角  
每一冊 六角 郵費五分

## 廣告價目

頁數	價目
一頁	廿元
半頁	十元

河南開封茹古山房  
河南彰德茹古山房  
安慶新學書局  
常州新羣書局  
蘇州文怡福記  
蘇州振新書局  
揚州世界交通社  
平湖綺春閣  
湖南長沙羣益書局  
山西太原文元書局  
山西太谷文成堂記  
山東濟南維新書局  
山東濟南全昌官書局  
奉天省城文明書局  
廣東雙門底蒙學書局  
廣東雙門底寶記書局  
廣東廣智書局  
南通州翰墨林  
烟台誠文信記  
營口承文信記  
天津文美齋  
漢口昌明公司  
常熟孚記書局  
天津新車站楊桂林代派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碑帖價目

●漢碑

- 西嶽華山廟碑三冊 定價五元
- 虞世南夫子廟堂碑 定價三元
- 海內無二本東海廟殘碑 定價四角
- 黃小松藏漢碑五種 定價一元二角
- 明拓漢隸四種 定價六角
- 漢石經殘字 定價二角
- 明拓史晨饗孔廟碑 定價五角
- 海內第一 漢劉熊碑 定價三角
- 宋拓孔宙碑 定價七角
- 最初拓禮器碑及碑陰本二冊 定價八角
- 陶齋藏魯相乙瑛碑 定價三角
- 宋拓魯峻碑及碑陰 定價六角
- 宋拓薛少保書信行禪師碑 定價五角
- 又珂羅版印精本 定價二元
- 明拓曹全碑 定價三角
- 附篆 明拓石鼓文 每冊三角
- 篆 吳天發神鐵碑 定價四角
- 明拓秦嶧山碑 定價六角
- 泰山秦篆二十九字 定價二角半
- 魏碑
- 海內 大代華岳廟碑 定價四角
- 初拓崔敬邕墓誌 定價四角
- 初拓刁惠公墓誌 定價四角
- 初拓張猛龍碑 定價五角

最初拓劉懿墓誌銘

- 初拓鄭文公碑 定價六角
- 魏孝昌石窟碑 定價三角半
- 原拓魏鄭道忠墓誌 定價三角
- 宋拓黃初修孔廟碑 定價二角半
- 魏墓誌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半
- 龍門二十品 定價六角
- 魏齊造像二十品 定價四角
- 珂羅版何媛叟藏張黑女誌 定價一元

●晉碑

- 小宋拓晉唐小楷十一種 共一元六角
- 常熟翁氏藏青玉版十三行 定價八角
- 小宋拓十三行 定價三角
- 唐拓十七帖 每冊定價六角
- 草宋拓河南本十七帖 定價四角
- 宋拓十七帖 定價四角
- 宋拓黃庭內景經 定價四角
- 陶齋藏瘞鶴銘二種合冊 定價一元
- 大水前拓本瘞鶴銘 定價四角
- 宋拓定武蘭亭 定價二角半
- 開皇本蘭亭序 定價二角
- 內府藏王獻之玉版 十三行原拓片洋六角
- 珂羅版印 柯丹邱藏定武蘭亭瘦本定價一元
- 附最初精拓魯顏碑 定價五角

●隋碑

- 宋拓龍藏寺碑 每冊四角
- 隋上方塔寺鑿遺刻漢暹池五瑞圖題名合冊 定價四角
- 初拓董美人墓誌銘誌 定價三角
- 初拓張陶二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 初拓元公姬夫人墓誌 定價四角
- 宋拓智永正草千字文 定價五角
- 唐碑 (帖類附)
- 五代拓聖教序 定價五角
- 北宋拓聖教序 定價六角
- 宋拓褚河南雁塔聖教序 定價五角
- 寸唐拓顏魯公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 寸北宋拓多寶塔碑 定價六角
- 寸宋拓顏魯公大麻姑仙壇記 定價五角
- 大宋拓顏平原東方畫贊 定價八角
- 北宋拓顏魯公爭坐位帖 定價三角
- 寸明拓顏真卿元次山碑 定價四角
- 大宋拓柳公權玄秘塔 定價五角
-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八角
- 宋拓九成宮醴泉銘 定價五角
- 寸宋拓皇甫君碑 定價五角
- 寸真宋拓道因法師碑 定價五角
- 寸楷宋拓褚河南哀冊 定價兩角
- 行宋拓 褚河南枯樹賦合冊 定價四角
- 行宋拓 褚河南同州聖教序 定價四角

#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碑帖墨蹟價目

人間孤本珂羅李北海法華寺碑 定價四元  
 何煥叟藏版印又太史手鈎重刻本一冊  
 行書陶齋藏宋拓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  
 行書北宋拓李北海麓山寺碑 定價七角  
 行書宋拓李北海雲麾碑 每冊六角  
 草書宋拓薛紹彭書譜 定價七角  
 草書宋拓太清樓書譜 每冊七角  
 草書大本初拓書譜 每冊六角  
 寸楷原拓塙塔銘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半  
 寸楷羅原拓塙塔銘 定價三角  
 楷版印宋拓唐姜柔遠碑 定價四角  
 草書唐賀季真草書孝經 定價四角  
 草書初拓懷素草書自叙帖 定價五角  
 唐國子祭酒曲阜孔達冲碑 定價三角  
 初拓出土本虞世南東廟堂碑 定價五角  
 張司直書李元靜碑 定價六角  
 小楷舊拓靈飛經 定價五角  
 初拓滋蕙堂靈飛經 定價四角  
 ●宋元明帖類  
 行書宋拓蘇長公雪堂帖 定價四角  
 宋拓東坡西樓帖 定價五角半  
 大楷北宋拓蘇書醉翁亭記 定價八角  
 宋拓蘇書豐樂亭記 定價七角  
 行書新拓蘇文忠公習字帖 定價三角  
 三希堂蘇長公法書帖三冊 一元四角  
 三希堂黃山谷法書一冊 定價六角

三希堂米南宮法書帖上下兩冊定價八角  
 三希堂蔡君模法書一冊 定價三角  
 三希堂小楷八種 定價四角  
 三希堂小楷五種 定價三角  
 小舊拓王右軍樂毅論 合刻 定價三角  
 楷趙松雪蘭亭十三跋 定價二角半  
 行舊拓趙松雪正草千文 定價二角  
 正舊拓趙松雪正草千文 定價二角  
 趙松雪小楷金剛經 定價三角  
 小宋拓王右軍金剛 定價三角  
 寸楷趙松雪蕭山大成殿記 定價二角  
 行金拓蜀先主廟碑 定價五角  
 行新拓董香光習字帖 定價三角  
 ●叢帖  
 精印三希堂法帖三十二大冊定價十四元  
 宋拓淳化閣帖十冊一套 定價七元  
 宋拓淳熙秘閣續法帖 定價一元半  
 初拓快雪堂帖五大冊 定價一元半  
 思古齋真本足榻 定價三角  
 初拓真賞齋法帖 定價四角  
 初拓南田叢帖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雜類  
 甸齋吉金錄 定價十元  
 鐘鼎款識原器拓片第一 定價四角  
 秘殿珠林 八冊 定價大洋二元

●墨蹟一 (六朝唐宋元)  
 中國內府藏右軍千文墨跡合冊一元四角  
 日本內府藏右軍尺牘 定價四角  
 六朝人書左氏傳墨蹟 定價四角  
 到羅虞世南書汝南公主墓誌墨蹟洋七角  
 版印唐李懷琳草書絕交書鈎本 每冊四角  
 草書蘇黃米蔡墨寶 一元二角  
 宋元墨寶第一集 定價六角  
 黃山谷書發願文墨蹟 定價六角  
 黃山谷書屏 綾裝四條 洋一元六角  
 宋人手寫發願經 定價二角  
 趙松雪淨土詞墨寶 定價四角  
 行趙松雪書海賦墨蹟 定價四角  
 行趙松雪心經墨寶 定價二角  
 宋張樛察寫華嚴經 定價三角半  
 楊鐵崖書張氏通陂阡表墨蹟定價三角  
 元明古德手跡 定價大洋三角  
 遺民爲僧之遺墨 定價四角  
 ●墨蹟二 (明代)  
 明代名臣墨寶第一至第八 每冊四角  
 明代名人手蹟第一至第五集每冊四角  
 黃石齋書張天如墓誌 定價四角  
 吳穀人手書有正味齋續之九集定價四角  
 黃石齋手書孝經 合冊 定價六角  
 黃石齋夫人書孝經 定價六角  
 文衡山行 北山移文合璧墨蹟 定價三角半  
 王雅宜草 正文徵明正草千文墨蹟 每冊三角

# 有正書局發行各種墨蹟價目

行董香光行書錢忠所神道碑墨蹟洋四角

行董香光墨蹟三種合刻 定價四角

董香光四種墨蹟 定價五角

董香光五種合冊 定價四角

祝枝山草書詩稿墨蹟 定價四角

祝枝山草書杜詩墨蹟 定價三角

草王覺斯草書 每冊三角半

沈文合璧 定價三角

沈文恪公妙法蓮華經楷書墨蹟定價二角

### ●墨蹟三 (國朝)

國朝名人手跡第一至第八集每冊四角

劉石庵墨蹟 定價三角

劉石庵楷書墨蹟 定價三角

劉梁合璧 定價四角

行張文敏公真蹟 每冊三角半

行姜西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趙搗叔吳讓胡荻甫篆書合冊定價三角

王夢樓行書墨蹟 定價三角半

行王夢樓行書墨蹟二三集 每冊二角半

王夢樓書壽屏十二幅合冊 定價四角

小陳玉方小楷墨蹟 每冊三角

行王虛舟先生墨蹟 定價三角

王虛舟臨萬歲通天帖墨蹟 每冊三角半

寸汪退谷臨河南聖教序墨蹟定價二角

包安吳家書臨帖兩種合冊 定價三角

錢南園楷書墨蹟 定價二角

書鄧石如書司馬溫公家訓 定價三角

鄧石如楷書隸書三種合冊 定價四角

書鄭谷口隸書姜敬亭傳 定價二角

何子貞臨張遷碑 定價五角

何子貞書石門頌禮器碑 定價四角

翁叔平相國楷書龔宜人墓誌銘洋四角

翁覃溪手鈎宋拓化度寺碑墨蹟洋二角半

寸成親王臨宋拓化度寺碑墨蹟洋二角半

大楷張廉卿墨蹟 定價四角

明姚廣孝手書金剛經正楷 定價三角

汪由敦臨多寶塔楷書墨蹟 定價三角

何煖叟行書墨蹟 定價二角半

梁聞山水陰符經 定價一角半

檀聯墨迹第一輯 定價五角

翁松禪寫書譜墨蹟 定價四角

小楷習字帖詞林硯滴 定價三角

板橋書道情詞墨跡 定價大洋三角

### ●墨蹟四 (手札二十一種)

行三希堂藏趙松雪手札墨跡每冊四角半

明代名賢手札墨蹟一二三集每冊洋四角

明清兩代名人尺牘 定價一元半

翁覃溪手札 定價六角

行書陳曼生先生尺牘 定價四角

常熟翁相國手札墨蹟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二集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三集 定價三角

翁相國手札四五集 每冊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六集 定價三角

翁相國手札第七集 定價四角

翁相國手札第八集 定價四角

十家手札 定價六角

奚鐵生手札 定價二角半

瑛夢祥致竹軒夫人手札 定價四角

高鳳翰左手書手札 定價二角半

劉石庵手札 定價三角

李申敏公手札 定價三角

完白山民手札 定價大洋二角

董香光手札 定價三角

王文敏手札 每冊大洋五角

### ●墨蹟五 (手寫詩稿八種)

林和靖先生手書詩稿 定價四角

舒鉄雲往來手札及詩曲稿合冊大洋四角

王仲瞿 定價四角

行傅青主先生自書詩稿墨蹟每冊四角半

元楊孟載手錄詩稿眉菴集 兩冊八角

草行文徵明書懷歸詩墨蹟 每冊二角

草書祝枝山草書豔嗣墨蹟 每冊三角

汪退谷楷書御製說經詩 每冊六角

小楷金冬心先生自書詩稿墨蹟定價三角



#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

**精製名畫外集已出五十二種** 可任選取  
 木匣四十種用木匣裝為一匣極為精雅送人最  
 佳購者連匣實洋念四元不折不扣

第一冊 **董香光山水册** 山水八開題字十  
 得意之作共十八頁平等閣藏本全册價一  
 元二角

第二冊 **南田山水册** 紙本墨筆山水八  
 開題字八開共十  
 六頁王氏寄青霞軒藏本全册定價一元二  
 角郵費五分

第三冊 **王山水合册** 南田墨筆山水四  
 開石谷山水八開  
 合為一册誠精妙之品現為陶齋尚書所藏  
 定價一元

第四冊 **王石谷洞庭秋色長卷** 有翁  
 叔平相國題誌共為一册定價六角

第五冊 **石濤山水册** 陶齋尚書藏為石濤最  
 佳之作每册定價七角

第六冊 **南田花卉山水合册** 程聽彝觀  
 察藏每册  
 定價八角

第七冊 **御賜竹籬山房王孟端畫**  
 卷此卷乃高宗賜惠山竹籬山房者高宗  
 有巡三次皆有御題於上誠著名之至  
 寶也合一册定價一元二角

第八冊 **畫中九友山水合册** 陶齋尚書  
 以所藏九  
 君及董香光十人之軸擇選佳品彙為一册  
 一元

第九冊 **扇面第一集** 唐六如應真像○文  
 徵明書羅漢贊○文  
 休承○惲南田○王石谷○漸江上人○鄒  
 虎臣○龔半千○查梅壑書畫各一定價一  
 元

第十冊 **藍田叔山水册** 計十六頁極精之  
 作平等閣藏定價  
 一元五角

十一冊 **國朝六大家四王惲吳山水合册**  
 計煙客一頁廉州一頁石谷二頁麓台四頁  
 南田三頁墨井一頁皆極精之作願鶴逸觀  
 察藏八角

十二冊 **金冬心畫梅小册** 此册為冬心  
 最精之作畫  
 之超逸字之可愛題句之有味均稱得未曾  
 有共十二頁一册定價八角

十三冊 **王石谷仿古山水册** 此册十  
 二頁乃  
 石谷中年用功時仿臨宋元名家誠為石谷  
 生平合作此册與印入中國名畫集內陶齋  
 尚書所藏之册端稱雙壁明眼人當自知之  
 後有吳榮光題誌一頁辛仿蘇部郎藏茲用  
 珂羅版精印以供同好每册定價一元五角

十四冊 **石谷太白觀泉圖長卷** 此卷  
 為增  
 蕪民觀察所藏極工秀之能事最便于臨學  
 共印成一册定價六角

十五冊 **扇面第二集** 石谷巨然烟浮岫遠  
 圖○惲南田秋聲圖  
 ○大滌子○趙左○張子羽○蔣南沙○張  
 賜甯○王忘菴○王宸○王虛舟定價一元

十六冊 **錢叔美山水人物册** 此册精  
 秀絕倫  
 為中國美術品之佳者全册十二頁樊樊山  
 方伯藏定價一元二角

十七冊 **羅兩峯畫册** 此册為兩峰精意之  
 作樊樊山方伯藏每  
 頁有伯題詠方于上端稱三絕也每册十帖  
 定價一元

十八冊 **王廉州山水册** 此册為王氏家  
 傳之寶世守勿  
 失者有王氏昆季子孫題誌畫乃仿宋元各  
 家初為六幅後復增仿倪一幅又自題兩幅  
 共九頁誠為廉州得意之筆也定價八角

十九冊 **黃子久秋山無盡圖卷** 此  
 卷此

二十冊 **明代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賽  
 會審定精品

二十一冊 **國朝名畫集錦册** 金石書畫賽  
 會審定精品

為著名劇迹屢著錄燬火焚缺少許有五  
 孟陽沈峯程清溪王蓬心錢茶山諸誌誠程  
 實也陶齋尚書藏定價大洋五角

二十二冊 **蔡觀察藏浩伯每册定價八角**  
 蔡伯浩觀察藏每册定價一元

二十三冊 **扇面第二集** 定價一元

二十四冊 **湯雨生全家夫婦子女畫**  
 山水花鳥仕女草虫合册  
 定價一元

二十五冊 **戴醇士山水花卉册**  
 定價大洋八角

二十六冊 **石谷臨安山色圖長卷** 此  
 嵐萬壑筆墨生動欲飛本用大片照為十八  
 開茲合印為九頁定價洋八角

二十七冊 **戴醇士三卷合册** 一山居圖有  
 何子貞題首  
 一香雪草堂圖有俞蔭甫香雪草堂記一篇  
 附後一春江帆影圖三卷共裝一册定價六  
 角

二十八冊 **扇面第四集** 三松居士○南田仿  
 留韻圖○醇士雲風烟樹圖○藍田叔○文  
 衡山張君度○徐侯齋○南田仿趙大年畫  
 柳○王伯毅寫詩扇定價大洋一元

二十九冊 **蔣南沙花鳥草虫册** 此册為  
 生翹翹  
 欲活精秀絕倫可稱美術之精十珂羅版印  
 原畫底清楚因此印出亦清朗見此册品可  
 以觀本局印刷之程度矣此册於學堂中臨  
 摹最為合宜樊樊山方伯藏者計二大頁洋  
 一元二角

三十冊 **扇面第一集** 唐六如應真像○文  
 徵明書羅漢贊○文  
 休承○惲南田○王石谷○漸江上人○鄒  
 虎臣○龔半千○查梅壑書畫各一定價一  
 元

三十一冊 **藍田叔山水册** 計十六頁極精之  
 作平等閣藏定價  
 一元五角

有正書局精印美術圖畫價目

外册第 翁松禪人物山水册 相國畫極難得  
且上有小楷題詩極精共十一頁定價八角  
外册第 李復堂寫生册 爲復堂最得意之作題詩亦可  
愛之至計十頁定價洋八角

外册第 草花中蝶合册 定價一元  
外册第 扇面第五集 石谷六幅○南田一幅○麓台二幅○廉州一幅定價一元

外册第 徐青藤墨筆花卉 青藤老人此法移寫花樹令見者嘆觀止始知向所見草都皆僞作矣後有翁覃溪作青藤墨筆卷首歌一長大又用青藤畫法作爲狂草題之真人間雙璧也每册大洋九角

外册第 華新羅八段錦畫册 新羅此八段做名八段錦乃著名之件計山水花草鳥獸草蟲人物皆全精印成册袁珏生太史藏定價大洋七角

外册第 御題南田山水花卉册 是册八中國名畫全集內惟因欲單購此册者紛紛不絕今特用珂羅版印出單行誠爲無上之品計十頁定價一元二角

外册第 張華南山水册 此册乃聚精會作樊樊山方伯藏有題誌于後連跋共九開定價六角  
外册第 南老樓人鳥花山水册 陳氏號南樓老人錢陳羣之母也此册乃生平最得意作有其翁題首其夫題詩於上爲角錢氏家藏定價八角  
外册第 顧橫波女史蘭竹石卷 有黃石齋

夫人蔡玉鄉黃女史媛介姜實節之妹桂蔣南沙之妹蘋南等諸女史題詩於上又有錢香樹爲各女史書傳於卷後更有錢籀石何運舫等多人題誌定價八角

外册第 江左三大家詩畫合璧 吳梅西湖圖卷錢牧齋題西湖雜感三十首此詩外間所未經見平等閣詩話中只選刊十首尚有一首以有忌語未便選入茲將原跡用珂羅版印出又有龔芝麓題詩跋於後江左三大家天然蒼聚於一卷真至寶也一元

外册第 改七香紅樓夢臨本 定價六角  
外册第 費曉樓臨耕烟十萬圖 定價六角  
外册第 八大山人石濤上人畫合册 定價一元二角

外册第 翼半千細筆畫册 定價八角  
外册第 改七香百美嬉春圖長卷 此卷共美人一百人窮態盡妍乃改七香臨仇十洲畫本洵爲美術界精品珂羅版精印爲十五大幅共訂一册王氏寄青霞軒藏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外册第 王石谷谿山霽雪圖卷 此卷甚多凡墨色濃滯用筆粗俗者皆僞作也此爲顏伯藏清靈絕俗洵精品也每册定價大洋五角裱爲橫幅者加裱工四角

外册第 董思翁山水兩種合册 第一種開用濕筆潑墨爲香光別開生面之作二梅居士藏第二種做古六種并字六開共爲一册定價大洋八角  
外册第 邊頤公花果草虫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册第 王烟客山水册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册第 華新羅山水册 定價大洋二元  
外册第 王耕烟墨筆山水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册第 吳墨井畫王石谷小影留耕圖卷 定價大洋一元

外册第 顧西眉仕女人物大册 七角  
外册第 顧西眉畫册 定價大洋八角  
外册第 大滌子大水册 定價大洋一元

元柯九思竹譜 丹邱墨跡竹石譜人舊藏庚子之役失之嗣後於滬上以千元購歸計畫竹十幅畫石二幅於初學者入手最佳精印每册定價七角

天然習畫帖 第一册 此册乃選卉攝影由美術家精心安置非種種畫稿所能及亦非種種習畫帖所能及凡寫生者得此真爲無上妙品矣此册無論中學堂小學堂以及女子學堂無不相宜而於習鉛筆畫水彩畫鋼筆畫毛筆畫亦無不相宜共十幅用珂羅版彩色精印翻印以便活中國美術家向所未會夢見者本局以便宜學子之故取價格外從廉每册定價大洋六角每張一角十册以上八折二十册以上七折百册以上六五折

南田樵古花卉册 本局現印袖珍名畫第一册 定價大洋六角

袖珍名畫第二册 耕烟山水小册 大洋六角  
袖珍名畫第三册 李復堂畫小册 大洋六角  
袖珍名畫第四册 董東山畫册 定價大洋六角

中國名畫第一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楊昇雪霽圖幅。元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幅。元陸天游丹臺春曉圖幅。元吳仲圭墨竹幅。明文徵明溪橋策杖圖幅。明董香光山水幅。王烟客仿大痴山水幅。王麓臺仿大痴山水幅。王石谷仿荆浩山水幅。王石谷山水畫冊之一二。御題南田畫冊第一第二第三。羅兩峯妻方白蓮夫人畫杜鵑花

中國名畫第二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唐尉遲乙僧畫天王像。宋趙松雪畫馬橫幅。宋管仲姬竹亭高逸圖橫幅。明沈石田山水仿古九段錦畫冊一二。明唐六如山水雲槎圖卷。明仇十洲山水雲槎圖卷。王麓臺仿倪高士設色平遠立軸。王麓臺仿大痴山水立軸。王石谷畫冊之三四。御題南田畫冊第四第五。湯雨生桐蔭書屋橫幅。戴醇士山水卷第一第二第三

中國名畫第三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王齊翰挑耳圖。挑耳圖題跋。元九龍山人層巒疊嶂圖。元馬文璧秋山遠寺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三。唐六如秋林叢竹圖。陳老蓮仿唐人眷秋圖。藍田叔喬岳高秋圖。王廉州畫冊之一。吳墨井摹黃鶴山人山水。王石谷山水冊之五。御題南田畫冊第六。王麓臺仿黃鶴山樵丹台春曉圖。王麓臺仿梅道人山水。大滌子溪山釣艇圖。石溪風雨圖。暉南田秋聲圖扇面

中國名畫第四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孫太古達摩像。趙松雪楊妃簪花圖。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四。沈石田杏花書屋圖。唐六如桐陰玩月圖。王烟客南山松柏圖。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七。石谷山水冊之六。王石谷奇峯出雲圖。王麓臺仿高尙書雲山圖。張大風草堂讀書圖。錢南園畫馬。郎世甯畫虎

中國名畫第五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宋夏珪山水卷一二。闕名雪景仕女圖。元梅道人水竹居圖。明沈石田秋林黃葉圖。明唐六如秋風紈扇圖。王廉州雲壑松陰圖。湯雨生石橋流水圖。王石谷雪景圖。王麓臺畫贈石谷山水。石溪上人秋山釣艇圖。戴醇士擬退思巖圖。蔣廷錫御園瑞蔬圖。羅兩峯畫蘭石梅花雙軸

中國名畫第六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南唐董元萬木奇峰圖。北宋趙昌粉花。元盛子昭秋林漁隱圖。明程孟陽山水軸。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五。御題文衡山山水軸。明仇十洲擣衣圖。王煙客擬一峰筆意山水。王麓臺瀟湘夜雨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八。王石谷山水冊之七。王石谷溪堂詩思圖。戴醇士山水軸。王石谷楊西亭合作松鶴竹石軸。黃尊古山水軸

中國名畫第七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蒙葛稚川移居圖。明沈石田山水九段錦之六。吳墨井仿趙大年湖天春色圖。御題南田畫冊第九。王烟客仿梅道人夏木垂陰圖。王廉州陡壑密林圖。石谷畫冊之八。王石谷泰嶽松風圖。王麓臺富春大嶺圖。王麓臺仿趙松雪館溪松仙圖。查二瞻風雨歸舟圖。蔣南沙着色萱花沈。南蘆秋棠錦雞圖。鄭板橋畫菊。金冬心畫鍾馗

中國名畫第八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北宋范華原秋山蕭寺圖卷。王石谷臨柯敬仲竹石小幅。明楊龍友深谷吟秋圖。王石谷山水冊之九。明唐六如藕香圖。御題南田畫冊第十。王烟客仿大癡山水。吳墨井南嶽松雲圖。王麓臺仿子久擬北苑夏山圖。改七疇天女散花圖。王麓臺平岡曲澗圖。沈南蘋設色雙鳳圖。王石谷盧鴻草堂圖。禹之鼎畫王漁洋踏雪尋梅小影

中國名畫第九集 每冊洋

宋靈修寺觀音畫像。王石谷山水冊之十。元錢舜舉畫陶淵明策杖圖。王麓臺赭色山水。明李流芳山水。新羅山人竹林雙兔。明仇十洲秋林聽瀑圖。明莫雲卿山水。明馬湘蘭畫蘭竹。查士標山水。王烟客墨筆花卉。王東莊淺絳山水。王廉州翠峰萬木圖。董蔗林芝仙祝圖。壽王石谷仿巨然秋江漁樂圖。禹之鼎畫納蘭成性小照天香滿院圖

中國名畫第十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元王叔明秋林晚翠圖。明丁南羽菩提樹下佛像。明仇十洲春龍起蟄圖。王廉州松湖泉聲圖。王石谷楊子鶴王漢藻合作歲寒三友圖。王麓臺溪橋流水圖。八大山人山水。新羅山人采蓮圖。漸江上人做倪雲林小景。蕭晨教子圖。錢南園三馬圖。王東莊山水。御題李世倬殘臘分粥。羅雨峰飲篠園圖。錢叔美仙壑螺舟圖。金冬心畫竹

中國名畫第十一集 每冊二元五角

南唐徐熙百鳥圖卷長分三幅。暉南田做惠崇花塢夕陽卷分二幅。元錢舜舉漁舟風雨圖卷分二幅。黃瓊瓢人物橫幅。陳老蓮人物長卷分三幅。王蓬心山水小冊計六開。明項子京深谷幽花圖長卷分八幅。高花佩指頭畫卷分三幅。王廉州山水小冊計六開

中國名畫第十二集 每冊二元五角

宋馬遠問道圖。明唐六如秋樹豆藤圖。明王元度畫牡丹貓。明金本清太僕畫雙鉤竹石圖。明張二山水。明藍田叔雲壑秋高圖。暉南田做宋人畫鷄。王石谷畫冊之十一。王麓臺晴峯疊翠圖。石濤上人山水大軸。石溪上人山水大軸。黃瓊瓢東坡得硯圖。黃尊古歲寒圖。金俊明梅花。梅遠公山水。樊會公山水。樊青若山水。鄭板橋畫竹。鄭板橋行書幅。蔡松原山水冊。錢玉魚山水花果冊。奚鐵生仿王叔明畫扇。戴醇士枯木竹石扇。張得天楷書扇

中國名畫第十三集 每冊二元五角

宋人畫鶴鶉秋菊宮扇。元人畫嬰戲圖。顧見龍仕女停琴圖。王烟客仿黃鶴山樵山水。王烟客仿惠崇山水。王廉州柳溪泛舟圖。王廉州仿叔明松溪高隱圖。暉南田豔菊圖。王石谷畫蘇子美詩意。石谷冊之十二。王麓臺畫虞山圖。楊子鶴牧牛圖。八大山人山水。高其佩山水。高西園山水。錢叔美着色工筆山水雙幅。戴醇士畫翠簾高捲圖

中國名畫第十四集 每冊二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宋人畫工筆梅花。趙松雪雙松平園圖卷。趙仲穆畫馬橫幅文衡山筆墨山水卷。唐六如山居圖卷。吳墨井雨散煙巒圖卷上。吳墨井雨散煙巒圖卷下。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第一。王烟客做大痴筆意長卷第二。王石谷谿山霽雪圖。五彩珂羅版印暉南田做子于久富春山圖。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上。邊壽民畫蘆雁圍屏十二軸下。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一。楊子鶴百禽圖精品卷二。戴文節湘帆歸隱圖卷。戴文節為湖春權圖卷。顧西樸摹亭送別圖卷。戴醇士秋樹讀書圖

中國名畫第十五集 每冊洋一元五角

五彩珂羅版印暉水女士工筆花卉卷一。黃皆令女士山水立軸。徐湘蘋夫人渡海觀音像。冒巢民姪人金陵珠花鳥立軸。冒巢民姪人蔡女蘿荷花為鴛。范雪儀女士木蘭從軍圖。范雪儀女士張敞畫眉圖。馬湘蘭畫蘭竹石。韻香女士蘭竹石。隨園女弟子廖織雲女士設色花蝶冊一二三四。明韓媛絲繡寫生冊一二。五彩珂羅版印吳香翰女士牡丹中國名畫集全年一分共十集洋十二元郵費不取

有正書局精印各種美術圖畫楹聯目錄

大畫片類

八彩珂羅版印

南田艷菊圖大幅

定價大洋二元四角

五彩珂羅版印

○五彩大中堂四種

沈南蘋柳陰鷺禽圖  
郎世寧羣兒戲鷓鴣圖

唐六如羣鴉高樹圖  
吳墨井村莊歸棹圖  
每幅大洋一元八角

○五彩小中堂五種

戴醇士深山讀易圖立幅  
王小梅美人立幅

王石谷巖深谷迥圖  
陳老蓮美人採菊圖  
每幅大洋一元

一號中堂大畫片十五種

蔡松原水怪獻寶圖  
唐六如南州借宿圖大幅

每張八角

高其佩鍾馗像  
沈南蘋五倫圖

沈翠蘋柳陰鷺禽圖  
慈禧太后硃筆葡萄圖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

方白蓮夫人杜鵑花  
蘇東坡畫竹墨寶圖

石濤溪山釣艇圖  
董香光山水大幅  
仇十洲墨筆人物大幅

丁南羽淵明酒圖  
仇十洲青山綠水漁村圖

顧見龍仕女  
宣紙每張一元  
綾綾一元三角

黃一峰天池石壁圖  
沈石田秋江泛舟圖

二號條幅畫片六種

樂民桐蔭整環圖  
王小梅柳蔭驚影仕女條幅

王小梅人比黃花瘦仕女條幅  
彩色黃華道人花卉  
顧西眉仕女條屏四張共一元二角

顧南田竹石古柏小軸  
順治御筆畫達摩渡江圖

每張大洋五角 綾綾一元

珂羅二號大畫片十二種

王叔明青卞隱居圖大幅  
王石谷竹林棲鴉圖大幅  
王廉州仿梅道人溪亭山色圖大幅  
天下第一董元畫山水大幅  
王石谷平坡曲澗圖大幅  
王石谷青山春樹圖大幅  
王烟客擬峯一筆意山水大幅  
今上宣統皇帝二尺餘大幅御容

王石谷仿天游生山水大幅  
御題仇十洲畫臘梅水仙大幅  
仇十洲彈箏簫美人大幅  
王石谷冷光濕翠圖大幅  
郎世甯嬰戲圖大幅  
每張大洋三角

楹聯類

新法印宣紙大楹聯五種

用特別新法印出與石印不同比真蹟無絲毫之異計先出

劉石菴七言一  
左宗棠七言一  
翁覃溪六言對一  
又八言一  
張廉卿八言一  
每對大洋一元

石印書房掛小楹聯十一種

選擇名人最精之聯縮成三尺左右計  
王夢樓七言一  
翁覃溪七言一  
劉石菴七言一  
鐵梅菴書與夫人七言一  
陳勾山七言一  
梁山舟七言一

張得天七言一  
李春湖七言一  
陳玉方七言一  
戴醇士七言一  
顧南雅七言一

石印名人墨迹楹聯橫幅

每對定價大洋兩角已裱者加裱工洋四角  
湯金釗 聯裱成五尺對 每副大洋六角  
每堂定價六角

翁相國字屏片

共二冊 定價大洋五角  
定價大洋四角

楹聯第一輯

楹聯第二輯

錄目圖畫術美種各局書正有

條屏類

五彩珂羅版印王小明小梅小青詩意條屏影畫小詩小  
羅版印王小明小梅小青詩意條屏影畫小詩小  
用小青詩意幽艷可愛四幅共洋二元

石印名人書小單條三種

張船山行書一幅  
李春湖行書一幅 每幅大洋兩角已識者加洋三角

彩色精印秦淮八艷小像八條屏

此為壁雲女史所畫明末八名姬小影共八幅用彩色網目版精  
印定價大洋二角半全屏八幅定價洋一元六角

李香君小影 陳圓圓小影 寇白門小影  
畫小宛小影 馬湘蘭小影 柳如是小影  
顧橫波小影 卞玉京小影

照相類

瓶水秋波小影册子 此舒鐵雲之情人小影也用  
間情秋波小影册子 珂羅版印出有鐵雲題詩詞  
文曲聯畫等共數十起之多誠為瓶水齋前事也 定價四角

艷籖花影 一名全國各埠名姬小影  
此册乃收全國各省會各商埠凡著名妓女及女優影  
相用五彩精印洋裝成册

北京為 洪媛媛 洪彩玉 洪寶寶 蘇寶寶  
雲屏別墅 金月香 王韻秋 于品一 花寶琴 翠蘭  
妙香閣 蘇映雪 花五寶 韓月娥 喜鳳 桂蘭  
金桂 蕙芬 湘雲 小萍果 賽金花 謝珊瑚  
洪鶯鶯 金仙 金紅 月仙 玉福 金喜

天津為 金月梅 賈玉文 王克琴 楊琴喜 孟金子  
蔣玉文 李金花等七十影

南京為 小喬 小四子 小五子 小五寶 薛文仙等  
十七影

杭州為 江山船上諸妓十九影

蘇州為 金鳳 李雙珠 小白蘭花 湘妃閣 阿毛等

五十影

上海為 胡四寶 洪四寶 文柱香 花瑞英 高細玉  
金文仙 孫鳳雲 茶花女 怡情別墅 時鳳來 張娟娟  
其餘尚有 漢口 江西 九江 鎮江 揚州 奉天 山東  
保定 烟台 河南 陝西 安慶 蕪湖 回部  
福建 廣東等共六百餘影不及細載較驚鴻影頁數多加  
一倍洋裝精製每册定價三元五角

海上驚鴻影 亦名五百美人照相册  
上海一埠為中國最繁盛之區茲徵集得三十年來名妓照相齊  
全以及現在最時髦之信人影片共計五百人上海一埠之名妓  
畫在此册中矣用五色新法銅版精印較原片清朗鮮麗過之遠  
甚西國美術館中之陳列美人照片然則此册於畫士及美術家  
當有益不少茲擇其最著名者列於後

花佩珍 秦美雲 潘逢春 繡雲閣  
翁梅情 沈寶雲 趙斐雲 紅水館  
身雲小樹 胡玉蓮 王寶雲 花蘭芬  
王桂英 陳蕊寶 吟香館 凌鈺卿  
蔡新寶 花寶林 洪如意 文素琴  
金媛媛 秦芳 林月英 十二樓  
秦薇雲 左芸臺 夏月閣 天香閣  
林四寶 張麗 四金剛 後補金剛  
張雅雲 張波小樹 趙香玉三張 賽金花三張  
花奇玉 林小星星 時鳳儀 胡玉梅  
花元春 小林寶珠 金元仙 妙香閣  
朱小二寶 洪媛媛 高金秀 韓翠蘋  
名女優 金月梅 阿小 林鳳仙  
冶葉 阿金 文鍾  
葉榜狀元等 金字洋裝每册定價三元

全國學堂影相 此册萃聚全國男女各學堂各式  
六十人現用精墨大紙印刷與原片無分毫差異洋式裝訂共為  
一大册特別從廉取價定價大洋八角合之照相每片僅取小錢  
三四文可為廉極矣

戰地照相 漢口大戰真相 初集一角六分  
戰地照相 南京大戰真相 二集四角  
戰地照相 南京大戰真相 定價大洋二角

漢族遺像 頭顱影 每册大洋三角

英雄遺像 頭顱影 每册大洋三角

漢族遺像 頭顱影 每册大洋三角

漢族遺像 頭顱影 每册大洋三角

漢族遺像 頭顱影 每册大洋三角

漢族遺像 頭顱影 每册大洋三角

漢族遺像 頭顱影 每册大洋三角

漢族遺像 頭顱影 每册大洋三角

漢族遺像 頭顱影 每册大洋三角

珂羅敦煌石室秘寶 全書出版

一 唐人畫壁彌陀法會圖 二 唐人藻井畫佛堂內諸

三 唐人畫壁千佛岩圖 四 唐人畫壁明王像

五 唐人畫壁太子求佛舍利圖 六 唐太宗溫泉銘

七 化度寺嵩禪師塔銘 八 柳公權書金剛經

九 西州志殘卷 十 尚書廳命

十一 摩尼教經殘卷 十二 景教三威靈度證

十三 老子西昇化胡經 十四 佛頂陀羅尼經

十五 金剛經刻本

江邨消夏錄 照初版 此等書籍不能有絲毫

鑒于此弊用初印本點石精印好古家請一觀便知言之不謬

共三冊定價大洋八角

麓臺題畫藁 定價大洋

吳墨井畫跋 定價大洋

聖嘆選古文 一名天下才子必讀書

聖嘆批左傳 幼時讀聖嘆批西廂讀法云昔因兒子及甥姪

聖嘆批國策 聖嘆批史記 聖嘆批漢書 聖嘆批唐文 聖嘆批宋文

聖嘆選批唐才子詩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金聖嘆尺牘 定價大洋二角五分

宋稗類鈔 本局自去年秋間即將此書排印現已

東坡筆記 凡屬黃唐惠嶺嶺林小品遊記短筆

品共二卷為一本定價大洋三角

到本局現售者五角

簷曝雜記 此書為趙翼雲 所著其中關於掌故以及

詞苑叢談 此為吳江徐電發先生所輯詞話將歷朝名

詞苑叢談 佳之作 四本定價大洋七角

中華大事紀 元年 二月第一冊 每冊大洋三角

鄒容革命軍 此書為著名革命黨志士鄒容遺著為清故

遺著 府所嚴禁以此書無存者茲重為印行二角

革命軍文牘 初三集 每集二角

風倒梧桐記 是書專記明亡時諸逸事為三山何是

共訂一冊定價大洋二角

東塘日劄 朱子素著皆明末國初遺事二卷

定價大洋二角半

汴圍濕襟錄 亦紀明末遺事定價大洋二角半

滄洲紀事 做指南錄 此皆定末紀事之

納蘭飲水詞全稿 此為成德詞全稿共三百四十

學適用 女子書翰文 第一冊 出版 吳門天笑

書本編以為課生之用筆優美雅達洵為書翰文中最出色

之本一洗坊間庸劣之尺牘課本又復寫以行楷足為臨

摹之本一見當愛不忍釋也 第一冊每冊二角 第二冊每

冊二角半

中國裁縫手工教科書 每冊定價大洋

女子裁縫手工教科書 二角半

中國裁縫手工教科書 第一冊 目錄

禪之法記 禪之名目及尺寸之大概一覽表 裁禪之算法

裁大檔時須留意之處 女禪之裁法十種並圖 袴之裁法

二 小兒缺襟衣 小兒和尚襟衣 雨衣 西式半臂

**水雲樓詩詞稿合本**  
二卷餘稿詩一卷合為一冊定價大洋三角  
絕詣此冊計水雲樓詞

**筆記叢書第一集出版**  
本及近人所作凡坊間所通行之筆記概不編入每集長或二  
三種短或六七種不等售大洋五角陸續出書購者從速為快  
茲將第一集目錄摘錄於後  
夢談隨錄此為政治筆記 隆福寺隨  
話小紀此為遊覽筆記 遊梁瑣記此為軼聞筆記 柏林劇  
話記此為考察筆記 蝸廬雜錄此為掌故筆記  
本 **本事詩** 關於宮掖閨闈寵姬愛妾青樓歌童以及幽期冥  
感種種艷情逸事全行選錄有尤西堂王漁洋諸序評共上下  
二冊 定價大洋六角

**烟霞萬古樓殘稿**  
之作每冊大洋二角  
本付刊皆已刻稿中所未見

**平等閣詩話一二卷合本**  
定價大洋四角半

**大清新刑律**  
計由諮政院通過總則計分十七章所  
列出最便查閱 定價大洋三角半批發從廉

**袖珍本大清現行刑律**  
此書照原本精印  
無一錯字且字體  
尚大又便于攜帶共十冊定價一元六角

**明末四百家遺民詩**  
有二臣傳行於世也四百家者近  
人所知者不及十之三則非賴此書則亦淹沒久矣嗚呼  
吾黃帝之子孫僅此四百家也告知凡有血氣者必欲一讀此  
詩以考證當日情狀及種種佚事又必欲知此四百人之  
姓氏聆其言論焉照原印厚冊定價二元

**庚子秋詞**  
崇殿撰宋芸子檢討等於庚子秋間共  
在都門所作當時諸君同處危城躬自閱歷凡所以怵魄而愴  
神者皆寄之吟詠令讀者悲憤交集當與庾信之哀江南少凌  
之悲陳陶並傳千古又得劉伯崇殿撰端楷寫成字體秀凝攢  
花端稱雙絕茲照式印成二冊定價大洋四角

**鬱華閣遺集**  
一冊定價大洋三角  
湯臨川尺牘世少流行茲印成二本  
定價大洋三角

**玉茗堂尺牘**  
定價大洋三角

**秘本原本紅樓夢出版**  
此秘本紅樓夢與流行  
本絕然不同現用重價  
租得版權並請著名小說家加以批評先印上半部十冊共為  
一套 定價一元八角

**原本批聊齋誌異**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  
守秘不示人以其法頗多抱  
族不平之語俗刻本皆經刪改以見犯忌今設法借抄付印以  
廣流傳其頂批旁批除標明與俗本不同者外皆係原稿有議  
極精極妙可與聖嘆接席但不知何人手筆是與想聊齋同時  
儔侶也全部八本 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白石道人歌曲**  
定價大洋四角

**白石道人詩集**  
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項蓮生憶雲詞**  
定價大洋三角

**松壺畫憶**  
定價大洋一角

**初等小學歌詩**  
定價大洋一角

**紫桃軒綴四冊**  
定價大洋一元

**電報密碼**  
定價大洋一角

**華嚴原人論合解**  
定價一元五分

**阿難小傳**  
定價大洋五角

**環球旅行**  
定價大洋四角

**銷金窟**  
定價大洋四角

**雙淚碑**  
定價大洋三角

**情網上下**  
定價大洋八角

**莫愛雙麗傳**  
定價大洋三角

**士裏罪人**  
定價大洋四角

**新西遊記**  
定價大洋三角

**寄寶書**  
定價大洋六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六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三角

定價大洋三角



# 國初原本紅樓夢

此秘本紅樓夢與流行本絕然不同現用重價租得版權並請著名小說家加以批評先印上半部十冊共為一套 定價一元八角

# 原本加批聊齋誌異

知何人手筆是與想聊齋同時儔侶也全部八本

此書原稿存山東蒲氏子孫世守秘不示人以其中頗多抱漢族不平之語俗刻本皆經刪改以見犯忌今設法借抄付印以廣流傳其頂批旁批除標明與俗本不同者外皆係原自議論極精極妙可與聖嘆接席但不定價大洋一元八角

# 秘殿珠林出版

前清一代內府收藏珍品向無刻本茲用抄本精印八冊 定價大洋二元

# 板橋書道情詞墨迹

道情詞久膾炙人口此為其原稿有何子貞題跋誠為妙品裴伯謙先生藏 定價大洋三角

# 完白山民手札

所有元明古德如梵崎衍宗派憨山諸大師墨寶共為一冊誠人天至寶裴伯謙先生藏 定價大洋三角

# 舒鑣雲往來手札及詩曲稿合冊

此冊為舒王手札及小楷書團扇夫人曲及琵琶賺傳奇等真極有趣味之墨寶也 定價大洋四角

# 元明古德手跡

此鄧石如書陳寄鶴事長札數千言印成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五彩珂羅版名人書畫招扇**  
 南田牡丹六角 ○ 南田荷花六角 ○ 蔣南沙翠禽六角 ○ 改七香仕女六角 ○ 仇十洲人物六角 ○ 石谷竹村圖二角 ○ 石谷青綠雪景四角 ○ 劉石庵字二角 ○ 另加

○石谷荷亭消夏二角 ○ 戴熙山水二角 ○ 翁叔平畫二角 ○ 翁叔平字二角 ○ 批發從廉

**玩羅版新式團扇多種**  
 改七香畫寶釵撲蝶每把七角 ○ 改七香畫黛玉掃花每把七角 ○ 七香畫妙玉參禪七角 ○ 七香畫湘雲眠芍七角 ○ 七香畫香菱鬥草七角 ○ 蔣南沙花柳飛鶯六角 ○ 蔣南沙杏林雙燕六角 ○ 玉石谷松瀑圖六角 ○ 王烟客傲子久六角

**顧西眉仕女人物大冊**  
 一潯陽琵琶圖 一歸去來兮圖 一岳陽樓圖 一放鶴圖 畫筆極精印成大冊 定價大洋七角

**吳墨井畫王右谷小影留耕圖**  
 此卷為耕烟嗣孫瑞峰茂才世藏卷有耕烟父子肖像圖中樹為墨井用意之筆且題詩於後翁松禪英欽卿等多跋印成特別大冊 定價大洋一元

**顧西眉畫冊**  
 定價大洋八角

**大徐子山水冊**  
 定價大洋一元

**上海新髮式信箋**  
 上海自光復以後婦女頭髻形式翻新茲擇八種繪為信箋 ○ 堆雲托日式 ○ 綠雲鎖鳳式 ○ 東來鬢影式 ○ 綠鬢堆雲式 ○ 樣翻墮馬式 ○ 雙鴛戲影式 ○ 雲鬢倭墮式 ○ 舞鳳堆鴉式 ○ 共一百張為一套大洋一角五分

**時裝仕女新信箋**  
 一打網球圖 ○ 一打絨線手工圖 ○ 一姊妹上學圖 ○ 一聽德律風圖 ○ 一騎自由車圖 ○ 一湖絲阿姊圖 ○ 一讀情書圖 ○ 一對鏡新妝圖 ○ 計八種共一百張為一套大洋一角五分

一封面定價大洋一角五分 奏本紙者每套三角 新設分發行所 泥城橋西有正分局